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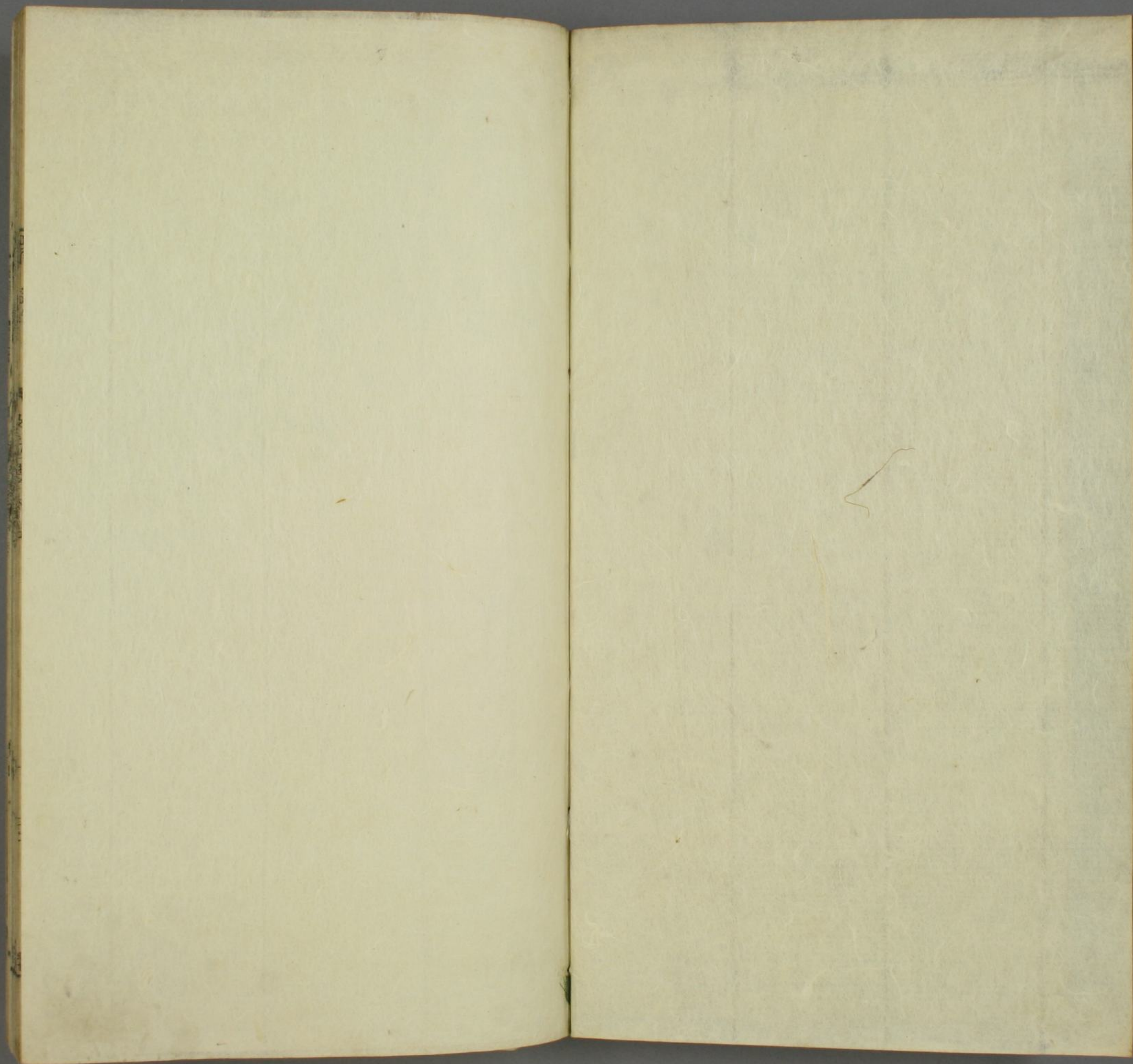
通考

自十五至二十

五

442
100
5





4 12
100
5



文獻通考卷之十五

征權考

鹽鐵卷

宋鄱陽 馬端臨

明蘄陽 馮天馭



齊管子曰海王之國

海王者言以負海之利謹正鹽茨正稅也音征

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

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吾子謂小男小

也此其大曆也曆數鹽百升而釜釜十三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

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今鹽之重升加分強釜五十也分

二累為釜當米六斗四升為強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為之強升加一強釜百

也升加二強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十鍾

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舉

大數而言之也開口謂大男大女之所食鹽也禹筭之商曰二百萬禹讀為偶偶對也

大男大女之所食鹽也禹筭之商曰二百萬禹讀為偶偶對也

文獻通考卷之十五

大女食鹽者之口數而立筭以計所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
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台為二百鍾十口二千鍾一月六千
萬乘之正九百萬也之鹽一日二百鍾十口二千鍾一月六千
鍾也今又施其鹽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則所稅月人
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十四百鍾
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計一月每人籍錢三十九千萬人
為錢二萬萬矣以此籍之數而比其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
常籍則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諸君謂老男女也六十以上為老女
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也既不籍於老男女又不籍於小男
小女乃能以十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
利既然則鐵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鐵官
者六千萬人耳其常籍人之數猶在此外使君施令曰吾將
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天給之鹽筭則百倍歸於上人無
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
若猶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鈹若其事立大鉏謂之行服連名
所以載作軺羊昭反輦居王反者大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
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金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

人之籍鐵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為強強取刀之重加六五六三
十五刀一人之籍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強而取之耜
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
三耜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器彌多則舉臂勝音事無不
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山海假之
名有海之國雖無海而假各有海則售鹽於吾國彼國有鹽而
耳雖無海而假各有海則售鹽於吾國彼國有鹽而
來之也既得彼鹽則令吾國鹽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
官又出而糴之釜以百錢也我未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受
人之事以重相推以重相推謂加五錢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
為我渠展齊地沛水所流入海之處請君
用也又曰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沛水所流入海之處請君
伐菹薪草枯曰菹煮水為鹽煮海正征而積之十月始征至于
正月成三萬鍾下令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
理宮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庸功而煮鹽北海

正征 孟春 既至 農事 且起 大夫 無得 繕冢 墓
理宮 室立 臺榭 築墻 垣北 海之 衆無 得聚 庸而 煮鹽

謂北海煮鹽之人本意禁人煮鹽下令託以農事此則坐長十慮有妨奪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為權術倍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國本國自無鹽遠饋而食無鹽則腫守圉之國圍與樂同古通用用鹽獨甚桓公乃使糶之得成金萬斤

按周禮所建山澤之官雖多然大槩不過掌其政令之厲禁不在於征權取財也至管夷吾相齊負山海之利始有鹽鐵之征觀其論鹽則雖少男少女所食論鐵則雖一鍼一刀所用皆欲計之苛碎甚矣故其言曰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人之養養利也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又曰夫人予則喜奪則怒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而不見奪之理故民可愛而洽於上也其意不過欲

巧為之法陰奪民利而盡取之既以此相桓公伯諸侯而齊世守其法故晏子曰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山林之木衡麓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市常無藝徵斂無度蓋極言其苛如此然則桑孔之為有自來矣

漢高祖接秦之敝量利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自為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秦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漢興循而未改

按史既言高祖省賦而復言鹽鐵之賦仍秦者蓋當時封國至多山澤之利在諸侯王國者皆循秦法取之以自豐非縣官經費所權也

孝惠高后時吳有豫章銅山即招致天下亡命盜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

班固贊曰吳王擅山海之利能薄斂以使其眾逆亂之萌自其子興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蓋防此矣

武帝元狩四年置鹽鐵官

元狩中兵連不解縣官大空富商大賈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

鐵事五年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

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為牢盆蘇林曰牢

價直也今世人言僅千年如烹日浮食寄民欲擅幹山海之

牢廩食也古者各廩盆煮鹽盆也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

鬻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

者為吏吏益多賈人矣孔僅使天下鑄作器而縣官以鹽鐵

緡錢之故用少饒矣益廣開直左右鋪初大農幹鹽鐵官布

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眾乃令水衡

主上林既充滿益廣卜式為御史大夫見郡國多不便縣官

作鹽鐵苦惡鹽味若器脆惡賈貴強令民買之乃因孔僅言事上不

說

先公曰孔僅咸陽所言前之屬少府者其利微今改屬大

農則其利盡此聚斂之臣飾說以蓋其私也管仲之鹽鐵

其大法稅之而已鹽雖官嘗自煮之以權時取利亦非久

行鐵則官未嘗冶鑄也與孔桑之法異矣

元封元年因桑弘羊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

往置均輸鹽鐵官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所在縣

鹽官凡二十八郡

河東	安邑	太原	晉陽	南郡	巫	鉅鹿	堂陽
勃海	章武	千乘		琅琊	海曲	會稽	海鹽
捷為	南安	蜀	臨邛	益州	速然	巴	胸臆
安定	三水	北地	弋居	上郡	獨藥	西河	富昌
朔方	沃墜	五原	城宜	鴈門	樓煩	沃陽	
漁陽	泉州	龍西		遼西	海陽	遼東	
南海	番禺	蒼梧	安高	東平		北海	
東萊	曲城	東萊	東萊	扶風	雍	弘農	宜陽
鐵官	凡四十郡	京兆	鄭	左馮翊	夏陽	扶風	雍
太原	大陵	河東	安邑	河內	隆慮	河南	
潁川	陽城	汝南	西平	南陽	宛	廬江	皖
山陽		沛	沛	魏	武安	常山	都鄉

千乘	郡千乘	齊	臨淄	東萊	東萊	東海	下邳
濟南	東平陵	泰山	瀛	臨淮	鹽濱	桂陽	
漢中	沔陽	捷為	武陽	蜀	臨邛	琅琊	
漁陽	漁陽	右北平	夕陽	遼東	平郭	隴西	
膠東	郁秩	魯	楚	彭城		廣陵	
中山	北平	東平	城陽	涿			

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徙為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楊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有詔下終軍問狀軍詰偃膠東南近琅琊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塩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塩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勢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之重問偃已前三奏

無詔不報也不惟所為不許惟思也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

名采譽此明聖之所必誅也也偃矯制顛行非奉使體請下御

史徵偃即罪上善其請奏可

昭帝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

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毋得與天下爭利視以儉勤御

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

本不可廢也

弘羊言往者豪強之家得管山海之利采石鼓鑄煮鹽一家

聚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流放之人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

家相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偽之業家人有寶器尚猶押而

藏之况天地之山澤乎夫權利之處必在山澤非豪人不能

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耶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

饒薄賦其人贍窮乏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

人於權利罷鹽鐵以資彊暴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

則彊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矣鹽鐵之利佐百姓

之急奉軍旅之費不可廢也文學曰庶人藏於家諸侯藏於

國天子藏於海內是以王者不蓄下藏於人遠浮利務民之

義利立而人怨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代無所容其廬工商

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冶

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牆不在胸

邴大夫曰山海有禁而人不傾貴賦有平而人不疑縣官設

衡立準而人得其所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之

則豪人擅其用而專其利也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路也

鐵器者農之死士也死士用則仇讐滅田野闢而五穀熟寶

路開則百姓贍而人用給人用給則富國而教之以禮禮行

則道有讓而人敦朴以相接而莫相利也夫秦楚燕齊士乃

不同剛柔異氣巨小之用倨勾之宜黨殊俗異各有所便縣
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人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
夫罷於野而草萊不闢草萊不闢則人困乏也大夫曰昔商
君理秦也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人彊蓄積有餘是
以征伐敵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軍師以贍故利用不竭而
人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佐百姓之急奉
軍旅之費務於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於用無害於
人文學曰昔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人富當今有之而百
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所害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
出所出於人間而爲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夫李梅實多者
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滿盈而況於
人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晝夜之代長短
也商鞅峭七叫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

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乎於是丞相
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猥以鹽鐵爲不便宜罷郡國權醢
酒關內鐵奏可於是利復流下庶人休息

宣帝地節四年詔鹽民之食而賈咸貴其減天下塩賈

元帝初元五年罷塩鐵官

永光二年復塩鐵官

成帝綏和二年賜丞相翟方進策曰百僚用度各有數君增益
塩鐵更變無常朕旣不明隨奏許可云云方進自殺

東漢郡有塩官鐵官者隨事廣狹置令長及丞本注曰凡郡縣
出塩多者置塩官主塩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鼓鑄

明帝時官自鬻塩

時穀貴縣官給用不足尚書張林言塩食之急雖貴人不得
不須官可自鬻詔諸尚書通議朱暉等言塩利歸官則人貧

怨非明主所宜行帝卒以林言為然

永平十五年復置涿郡故安鐵官

肅宗建初中議復鹽鐵官鄭眾諫以為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眾執之不移帝不從

按鹽鐵官顯宗已嘗置矣今言復豈中間嘗罷耶

和帝即位罷鹽鐵禁

詔曰昔孝武皇帝致誅胡越故權收鹽鐵之利以奉師旅之費自中興以來匈奴未賓永平末年復修征伐先帝即位務休力役然猶深思遠慮安不忘危探觀舊典復收鹽鐵欲以防備不虞寧安邊境而吏多不良動失其便以違上意先帝恨之故遺戒郡國罷鹽鐵之禁縱民煮鑄入稅縣官如故事其申勅刺史二千石奉順聖旨勉行德化布告天下使明朕意

獻帝建安初置使者監賣鹽

時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及聞本土安寧皆企願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覲議以為鹽者國家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依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勸耕積粟以豐實關中遠者聞之必競還魏武於是遣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

後秦主姚興以國用不足增關津之稅鹽竹木皆有賦羣臣咸諫以為天殖品物以養羣生王者子育萬邦不宜節約以奪其利興曰能踰關梁通利於山水者皆豪富之家吾損有餘以裨不足何不可遂行之

陳文帝天嘉二年太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煮海鹽稅遂從之

後魏宣武時河東郡有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先是罷之而
 人有富彊者專擅其食貧弱者不能資益延興末復立監司量
 其貴賤節其賦入公私兼利孝明即位復罷其禁與百姓共之
 時御史中尉甄琛表稱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為之厲
 禁蓋取之以時不使戕賊而已故雖置有司實為民守之也
 夫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為民
 父母而吝其醢醢富有羣生而摧其一物者也今縣官郵護
 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蓋天子富
 有四海何患於貧乞弛鹽禁與民共之錄尚書彭城王勰曰
 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
 儲取此與彼皆非為身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鹽池
 之禁為日已久積而散之以濟國用非專為供太官之用宜
 如舊魏主卒從琛議

致堂胡氏曰鹽之為物天地自然之利所以養人也盡攬
 之民則縱末作資游惰盡屬之官則奪民日用而公室有
 近寶之害琛勰之言皆未得中道也官為厲禁俾民取之
 而裁入其稅則政平而害息矣

魏自弛鹽禁之後官雖無權而豪貴之家復乘勢占奪近池之
 人又輒障恪神龜初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河清王懌等奏請依
 先朝禁之為便於是復置監官以監檢焉其後更罷更立至於
 永熙自遷鄴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莫鹽滄州置竈一
 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竈一百五十二幽州置竈一百八十青
 州置竈五百四十六又於邯鄲置竈四計終歲合收鹽二十萬
 九千七百八斛四斗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

後周文帝霸政之初置掌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煮海以成之二
 曰監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掘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戎以

取之凡監鹽每池爲之禁百姓取之皆稅焉

按東南之鹽煮海而已西北之鹽則所出不一而名亦各異南史張暢傳魏太武至瓜洲餉武陵王以九種鹽曰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是魏主所食黑者療腹脹氣滿細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療目痛柔鹽不用食療馬瘠創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不中食是也隋文帝開皇三年先是尚依周末之弊鹽池鹽井皆禁百姓採用至是通鹽池鹽井與百姓共之

唐肅宗卽位時兩京陷沒民物耗弊天下用度不足於是吳塩蜀麻銅冶皆有稅市輕貨繇江陵襄陽上津路轉至鳳翔

唐開元元年河中尹姜師度以安邑塩池漸涸開拓疏決水道置爲塩屯公私大收其利左拾遺劉彤請檢校海內塩鐵之利從之

彤上表曰臣聞漢孝武爲政廩馬三十萬後宮數萬人外討戎夷內興宮室殫費之甚實百當今然而古費多而貨有餘今用少而財不足者何豈古取山澤而今取貧人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人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濟人盛事也臣實爲當今宜之夫煮海爲塩採山鑄鐵伐木爲室豐餘之輩也寒而無衣飢而無食傭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收山海厚利奪豐餘之人蠲調斂重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謂乎然臣願陛下詔塩鐵木等官各收其利資遷於人則不及數年府有餘儲矣然後下寬貸之令蠲窮獨之徭可以惠羣生可以柔荒服雖戎狄降服堯湯水旱無足虞也奉天適變惟在陛下行之上令宰臣議其可否咸以塩鐵之利甚益國

用遂令將佐大匠姜師度戶部侍郎強循俱攝御史中丞與諸道案察使檢校海內鹽鐵之課至十年八月十日勅諸州所造鹽鐵每年合有官課比令人勾當除此更無別求在外不細委知如聞稱有侵尅宜令本州刺史上佐一人檢校依令式收稅如有落帳欺沒仍委按察糾覺奏聞其姜師度除蒲州鹽池以外自餘處更不須巡檢

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蒲州安邑解縣有池五總曰兩池歲得鹽萬斛以供京師鹽州五原有烏池白池瓦池細項池靈州有溫泉池兩井池長尾池五泉池紅桃池回樂池弘靜池會州有河池三州皆輸米以代鹽安北都護府有胡落池歲得鹽萬四千斛以給振武天德黔州有井四十一成州舊州井各一果浪開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領之邛眉嘉有井十三劍南西川院領之梓遂錦合昌渝瀘資榮陵簡有井四百

六十劍南東川院領之皆隨月督課幽州大同橫點軍有鹽屯每屯有丁有兵歲得鹽二千八百斛下者千五百斛負海州歲免租爲鹽二萬斛以輸司農青楚滄海棣杭蘇等州以鹽價市輕貨亦輸司農天寶至德間鹽每斗十錢乾元元年鹽鐵鑄錢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監院游民業鹽者爲亭戶免雜徭盜鬻者論法及琦爲諸州權鹽鐵使盡摧天下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爲錢一百一十自兵起流庸未復稅賦不足供費鹽鐵使劉晏以爲因民所急而稅之則穀用足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以鹽利多則州縣擾出鹽鄉因舊監置吏亭戶糶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鹽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糶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晏又以鹽生霖潦則鹵薄曠旱則土溜墳乃隨時爲令遣吏曉導倍於勸農吳越揚楚塩廩至數千積塩二萬餘石有連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場嘉

興海陵鹽城新亭臨平蘭亭永嘉大昌候官富都十監歲得錢百餘萬緡以當百餘州之賦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曰揚州陳許汴州廬壽白沙淮西甬橋浙西宋州泗州嶺南兗鄆鄭滑捕私鹽者姦盜爲之衰息然諸道加推鹽錢商人舟所過有稅晏奏罷州縣率稅禁堰埭邀以利者晏之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餼百官祿俸皆仰給焉明年而晏罷貞元四年淮西節度使陳少游奏加民賦自此江淮鹽每斗亦增二百爲錢三百一十其後復增六十河中兩池鹽每斗爲錢三百七十江淮豪賈射利或時倍之官收不能過半民始怨矣劉晏鹽法旣成商人納緡以代鹽利者每緡加錢二百以備將士春服包估爲汴東水陸運兩稅鹽鐵使許以漆器瑇瑁綺代鹽價雖不可用者亦高估而售之廣虛數以罔上亭戶冒法私鬻不絕巡捕之卒遍於州

縣鹽估益貴商人乘時射利遠鄉貧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巡吏旣多官冗傷財當時病之其後軍費日增鹽價寔又貴有以穀數斗易鹽一升私糶犯法未嘗少息順宗時始減江淮鹽價每斗爲錢二百五十河中兩池鹽斗錢三百增雲安渙陽塗沓三監其後鹽鐵使李錡奏江淮鹽斗減錢十以便民未幾復舊方是時錡盛貢獻以固寵朝廷大臣皆餌以厚貨鹽鐵之利積于私室而國用耗屈推鹽法大壞多爲虛估率千錢不滿百三十而已兵部侍郎李巽爲使以鹽利皆爲度支物無虛估天下糶鹽稅茶其贏六百六十五萬緡初歲之利如劉晏之季年其後則三倍晏時矣兩池鹽利歲收百五十餘萬緡四方豪商猾賈雜處解縣主以郎官其佐貳皆御史鹽民田園籍於縣而令不得以縣民治之

元和中皇甫鏘奏應管鹽戶及鹽商并諸監院停場官吏

所由等前後制勅除兩稅外不許差役追擾今請更有違越者縣令奏聞貶黜刺史罰俸再罰奏取旨施行從之

貞元二十一年停鹽鐵使月進舊鹽鐵錢總悉入正庫以助給費而主此務者稍以時市珍玩時新物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羨餘而給入益少及正元末逐月有獻謂之月進及是而罷

憲宗之討淮西也度支使皇甫鏗加劍南東西兩川山南西道鹽估以供軍貞元中盜鬻兩池鹽一石者死至元和中減死流天德五城鏗奏論死如初一斗以上杖背沒其車驢能捕斗鹽者賞千錢州縣團保相察比於貞元加酷矣自兵興河北鹽法羈縻而已至皇甫鏗又奏置權鹽使如江淮權法犯禁歲多

元和十三年鹽鐵使程昇奏赦文諸州府因用兵以來或慮有權置職名及擅加科配事非常禁一切禁斷者伏以推稅

茶鹽本資財賦贍濟軍鎮蓋是從權兵罷自合便停事又實為重斂其諸道先所置店及收諸色錢物等雖非擅加且異常制伏請準勅文勒停從之

按皇甫鏗程昇皆聚斂小人元和十三年則憲宗平淮西之後浸以驕侈二人以進羨餘有寵為相之時也然鏗加鹽估峻權法靡所不至而昇能上此奏猶為彼善於此史稱昇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謙退為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故終免於禍觀此奏亦其一節也

穆宗時田弘正舉魏博歸朝廷乃命河北罷權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推鹽法敝請官自賣鹽可以富國詔公卿議其可否中書舍人韋處厚兵部侍郎韓愈條詰之以為不可遂不行

愈奏畧謂平叔請今州府差人自糶官鹽可以獲利一倍臣以為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糶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

不取或賒貸徐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吏人坐鋪自賣利不關已罪則加身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則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又欲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而糶之必索百姓供應搔擾極多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土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四民僧道并兼游手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迺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為此數色人等官未糶鹽之時從來糶鹽而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也國家推鹽糶與商人商人納糶糶與百姓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為輸錢於官也

時奉天鹵池生水栢以灰一斛得鹽十二斤利倍謙文宗時采灰一斗比鹽一斤論罪開成末詔私鹽月再犯者易縣令罰刺史俸十犯則罰觀察判官課料宣宗即位茶鹽之法益密糶鹽少私盜多者謫觀察判官不計十犯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弘止以兩池鹽法敝遣巡院官司與更立新法其課倍入遷權鹽使以壕籬者鹽池之隄禁有盜壞與鬻籬皆死鹽盜持弓矢者亦皆死刑兵部侍郎判度支周焜又言兩池鹽盜販者迹其居處保社按罪鬻五碩市二碩亭戶盜糶二石皆死是時江吳羣盜以剽物易茶鹽不受者焚其室廬吏不敢枝梧鎮戍場鋪堰埭以關通致富宣宗乃擇嘗更兩畿輔望縣令者為監院官戶部侍郎裴休為鹽鐵使上鹽法八事其法皆施行兩池權課大增其後兵遍天下諸鎮擅利兩池為河中節度使王重榮所有歲貢鹽三千車中官田令攷募新軍五十四都餽轉不足仍

倡議兩池復歸鹽鐵使而重禁不奉詔至舉兵反僖宗為再出

然而卒不能奪

後唐同光三年勅魏府每年所徵隨絲鹽錢每兩與減放五文
逐年俵賣蠶鹽食鹽大塩甜次冷塩每斗與減五十樂塩與減
三十

天成元年勅諸州府百姓合散蠶塩二月內一度俵散依夏稅
限納錢

晉天福元年勅京洛管內所配人戶食塩起來年每斗放減十
文

七年宣旨下三司應有往來塩貨悉稅之過稅每斤七文住稅
每斤十文其諸道應有保屬州府塩務並令省司差人勾當
先是諸州府除俵散蠶塩徵錢外每年末塩界分場務約糶
錢一十七萬貫有餘言事者稱雖得此錢百姓多犯塩法請

將上件食塩錢於諸道州府計戶每戶一貫至二百為五等
配之然後任人逐便興販既不虧官又益百姓朝廷行之諸
處場務且仍舊俄而塩貨頓賤去出塩遠處州每斤不過二
十掌事者又稱驟改其法奏請重置稅焉蓋欲絕興販歸利
於官場院糶塩雖多人戶塩錢又不放免民甚苦之

按塩之為利自齊管仲發之後之為國者權利日至其
初也奪竈戶之利而官自煮之甚則奪商販之利而官
自賣之然官賣未必能周徧而細民之食塩者不能皆
與官交易則課利反虧於商稅於是立為蠶塩食塩等
名分貧富五等之戶而俵散抑配之蓋唐張平叔所獻
官自賣塩之策而昌黎公所以駁議之者其慮已略及
此矣迨其極敝也則官復取塩自賣之別取其錢而人
戶所納塩錢遂同常賦無名之橫斂永不可除矣當時

江南亦配鹽於民而徵米在後鹽不給而徵米如故其
敝歷三百年而未除守縣分割國自為政而苛斂如出
一轍異哉

周廣順二年勅令慶州權鹽務今後每青鹽一石依舊抽稅錢
八百八十五陌鹽一斗白鹽一石抽稅錢五百八十五陌鹽五
升此外不得別有邀求

青白鹽池在鹽州北唐朝元管四池曰烏池白池瓦窰池細
項池今出稅置吏唯有青白二池

勅諸色犯鹽麴五斤以上並重杖處死以下科斷有差 刮鹽
煎鍊私鹽所犯一斤以上斷死以下科斷有差 人戶所請蠶
鹽祇得將歸裏鹽供食不得博易貨賣違者照私鹽科斷 州
城縣鎮郭下人戶係屋稅合請蠶者若是州府並於城內請給
若是外縣鎮郭下人戶亦許將蠶歸家供食仰本縣預取逐戶

合請蠶數日攢定文帳部領人戶請給勒本處官吏及所在場
務同點檢入城若縣鎮郭下人戶城外別有莊田亦仰本縣預
先分擘開坐勿令一處分給供使

三年勅諸州府并外縣鎮城內其居人屋稅鹽今後不俵其鹽
錢亦不徵納所有鄉村人戶合請蠶鹽所在州城縣鎮嚴切檢
校不得放入城門

顯德元年上謂侍臣曰朕覽食禾鹽州郡犯私鹽多於顆鹽界
分蓋卑濕之地易為刮鹽煎造豈唯違我權法兼又污我好鹽
况末鹽煎鍊搬運費用倍於顆鹽今宜分割十餘州令食顆鹽
不唯輦運省力兼亦少人犯禁自是曹宋已西十餘州皆食顆
鹽種者曰顆鹽出解州
煮者曰末鹽出頻海

三年勅漳河已北州府管界元是官場糶鹽今後除城郭草市
內仍舊禁法其鄉村並不許鹽貨通商逐處有鹹鹵之地一任

人戶煎鍊興販則不得踰越漳河入不通商界

五年既取江北諸州唐主奉表入貢因白帝以江南無鹵田

願得海陵鹽監南屬以贍軍帝曰海陵在江北難以交居當

別有處分乃詔歲支鹽三十萬斛以給江南士卒稍稍歸之

宋朝之制顆鹽出解州安邑解縣兩池以戶民為畦夫悉蠲其

他役每歲自三月一日墾畦四月始種八月乃罷官廩給之安

邑池每戶歲種鹽千席解池減二十席至道二年兩池得鹽三

五席席一百一十六斤半此其最多之數也大中祥符九年四

月陝西轉運張象中言兩池見貯鹽三千二百七十六卷計三

億八千八百八十二萬八千九百二十八斤計直二千一百七

十六萬一千八百八十貫慮尚有遺利望行條約上曰地財之阜此

亦至矣若過求增羨慮

有時而闕不可許也

募兵百人目為護寶都以巡邏之以給本州及五京京東之齊

充曹濮單鄆州廣濟軍京西之滑鄭陳潁汝許孟州陝西之河

中府陝虢州慶成軍河東之晉絳慈隰州淮南之宿亳州河北

之懷州及澶州諸縣之在南河者解齊宿州舊食末鹽建隆二

年以沂沭等州鹽運勞費始改食

監末鹽煮海則楚州鹽城監歲煮四十一萬七千餘石通州豐

利監四十八萬九千餘石泰州海陵監如臯倉小海場六十五

萬六千餘石給本州及淮南之廬和舒蘄黃州無為軍江南之

江寧府宣洪袁吉筠江池太平饒信歙撫州廣德臨江軍兩浙

之常潤湖睦州荆湖之江陵府安復潭鼎鄂岳衡永州漢陽軍

廬和舒蘄黃州漢陽軍舊通商太平興國二年始令官賣信歙

舊食兩折鹽後改焉江浙舊皆禁九年鹽鐵使王明請開禁計

歲賣鹽錢五十三萬五千餘貫二十八萬七千餘貫給鹽與民

隨稅收其錢二十四萬餘貫商人販易收其筭雍熙二年六月

依舊海州板浦惠澤洛要三場歲煮四十七萬七千餘石連水

軍海口場十一萬五千餘石以給本州軍及京東之徐州淮南

之光壽濠泗州兩浙之杭蘇湖常潤州江陰軍密州濤洛場歲

煮三萬二千餘石以給本州及沂濰州杭州場歲煮七萬七千

餘石温州天富南北監密纓永嘉二場七萬四千餘石台州黃

巖監一萬五千餘石以給本州及越處衢婺州越州舊有鹽潤監歲煮五千餘石

石後福州長清場歲煮五百一萬五千餘斤以給福建路初得罷

即禁鹽太平興國八年開其禁後復禁廣州東莞靜安等十三

場歲煮二萬四千餘石以給本州及封康英韶端潮連賀恩新

惠梅循南雄州西路之昭桂州江南之南安軍舊潮州有松口等四場歲煮以

給本州及梅循二廉州白石石康二場歲煮一百五十萬斤以

給本州及容白欽化蒙襲藤象宜柳邕潯貴濱梧橫南儀鬱林

州又高竇春雷融瓊崖儋萬安州各煮以給本州無定額太率

煮海有亭戶鹽丁鬻於官或折租稅亦有役軍士定課煮者通泰

亭戶每一石并耗三石給錢五百文以布帛茶米充直民甚苦

之開寶七年始詔並給實錢初平嶺南令民煮鹽以百一十斤

為石給錢二百後廉州言鹽田荒穢民新鋤治舊鹽課月

入石至三石凡五等不能充其數望差減之詔蠲其半又有

濱州場歲煮二萬一千餘石以給本州及棣祁州雜支并京東

之青淄齊州舊瀋州二州禁推吳井者益州路則陵井監及二

十八井歲煮一百十四萬五千餘斤乾德五年偽蜀知陵井監

是歲得八十萬斤擢元吉綿州二十四萬餘斤邛州九井二百

永清令是後寢增其數五十萬斤眉州一井一萬餘斤簡州十九井二十七萬斤嘉州

十五井五萬九千餘斤雅州一井一千六百餘斤漢州一井五

百餘斤梓州路則梓州一百四十八井三百六十六萬餘斤資

州九十四井六十四萬二千餘斤遂州三十五井四十一萬六

十餘斤果州四十三井十四萬六千餘斤普州三十八井二十

二萬九千餘斤昌州八井四萬餘斤瀘州清井監及五井七十

八萬三千餘斤富順監十四井一百一十七萬三千餘斤利州

路則閬州一百二十九井六十一萬餘斤夔州路則夔州永安

監十一萬七千餘斤忠州五井五十一萬三千餘斤達州三井

十九萬餘斤萬州五井二十萬九千餘斤黔州四井二十九萬

餘斤

餘斤

餘斤

餘斤

餘斤

餘斤

餘斤

七千斤開州一井二十萬四千斤雲安軍雲安監及一井八十萬四千餘斤大寧監一井一百九十五萬餘斤以各給本路監

則官寧井則土民幹嚮如數輸課聽往旁境販賣唯不得出川

峽川嶽鹽初承偽制官嚮之開寶七年詔斤十錢又今幹嚮其

諸州官糶鹽斤為錢七十鹽井濟深煮鹽極苦推薪益貴置

彌艱加以風水之虞或至漂喪而豪民黠吏相與為姦賤糶於

官貴糶於民至有斤獲錢百者有司虧失歲額而民間不得賤

鹽望稍增舊價為百五十文則豪滑無以規利民有望以給食

矣從之有司言昌州歲收虛額鹽萬八千五百餘斤乃開寶

中知州李佩率意倍欲以希課最廢諸井薪錢於歲額課部民

資益民不習其事甚以為苦至破產不能償其數多流移入他

部而積年之征不可遽免欲均於諸州作兩稅草估錢米以輸

官詔悉除之其舊額二萬七千六百斤即令井戶煮馬端拱元

年七月以四川食鹽不足許商人販階文州青白鹽峽路井鹽

永康軍崖鹽入川勿收算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詔瀘州南井

竈戶遇正至寒食各給假三日所收日額仍與除放三年正月

課瀘州南井鹽 袁鹵者井州永利監咸平四年改名院 歲煮十

二萬五千餘石以給本州及忻代石嵐憲遼澤潞麟府州威勝

昔嵐火山平定寧化保德軍許商人販賣如川峽之制凡顆不

鹽皆以五斤為斗顆鹽賣價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錢有三

等末鹽賣價每斤自四十七至八錢有二十一等 開寶初嘗詔

六十錢者減為五十四十者為三十後顆鹽減至四十四九年

又減四錢太平興國初新禁推之地以轉送回遠又有增顆鹽

至五十末鹽至四十錢處至道二年楊允恭等後請定和州無

為軍斤三十六舒廬州加二錢蘄黃濠壽州又加二錢安復州

又加二錢止 至道末賣顆鹽錢七十二萬八千餘貫末鹽一百

六十三萬三千餘貫凡禁摧之地官立標識候望以曉民其顆

鹽通商之地京西則蔡襄鄧隨唐金房均郢州光化信陽軍陝

西則京兆鳳翔府同華輝乾商涇原邠寧儀渭廊坊丹延環慶

秦隴鳳階成州保安鎮戎軍 舊緣邊諸州兼食烏白池之青白

李繼遷叛換請禁止之許商人販解池鹽可以資國計詔可自

陝以西取私市者抵死其後戎人之食復商販解鹽利薄多取

他徑越唐鄧以邀善價吏不能禁關隴民無益食四年八月除

其禁咸平中有請官運解鹽就邊州置吏嚮之命度支使梁鼎

馳往經畫度支負外郎李士衡上言輦運勞民非便請行解鹽

通商從之而以舊推年額錢分配諸州隨稅輸納景德三年士

衡又言京兆同華耀錢額 及澶州諸縣之在河北者 蔡襄等州

正隆 五十八

文獻通考卷五

七

文四

州舊通商太平興國初令商禁食解鹽餘食海鹽並官賣後以運路不通復許通商惟安後則禁之末鹽通商之

地京東則登萊州河北則大名真定府貝冀相衛邢洛深趙滄

磁德博棣祁定保瀛莫雄霸州德清通利永靜乾寧定遠保定

廣信安肅永定軍河北舊禁鹽建隆四年始令邢洛磁鎮冀趙

推官收其秤斤一錢性責者倍之舊權利錢均賦城郭居民及門戶形要戶隨夏稅輸之亦差減舊數

五代時鹽法太峻建隆二年始定官鹽闌入禁法貿易至十斤

煮鹽至三斤乃坐死民所受蠶鹽以入城市三十斤以上徒三

年增闌入三十斤煮鹽至十斤坐死蠶鹽入城市百斤以上奏

裁自後每詔優寬至太平興國二年乃詔闌入至二百斤以上

煮鹽及主吏盜販至百斤以上蠶鹽入城市五百斤以上並黥

面送闕下

止齋陳氏曰國初鹽筴只聽州縣給賣歲以所入課利申

省而轉運司操其贏以佐一路之費初未有客鈔也雍熙

二年三月令河東北商人如要折博茶鹽令所在納銀赴

京請領交引蓋邊郡入納筭請始見於此端拱二年十月

置折中倉令商人入中斛斗給茶鹽鈔蓋在京入中斛斗

筭請始見於此天聖七年令商人於在京權貨務入納錢

銀筭請末鹽蓋在京入納見錢筭請始見於此而解鹽筭

請始天聖八年福建廣東鹽筭請始景祐二年京師歲入

見錢至二百二十萬諸路斛斗至十萬碩見是年八月淮

建等路提舉祖宗之意慮客鈔行而州縣之鹽不足則為

之限制至道二年二月敕江浙淮南官賣鹽並赴永豐鹽

商均等十一州為陝西入納筭請始見於此端拱二年十月

豐新法增長鹽價福建路額賣鹽引地分可謂詳密矣熙

十六萬五千三百餘貫三年收六十萬餘貫見轉運司賈

青奏河北路自元豐七年正月推行鹽法至十一月終收

元豐八年四月六日勅可以畧見當時鹽課於是河北復

正惟

文獻通考卷之

七

官鹽而廣鹽亦通入江湖置便糴司以所封樁諸路增剩
鹽利錢充糴本元祐裁損剩數且罷封樁三年令任公裕
裁定增損九路鹽價未幾復新法紹聖三年二月江湖淮
浙六路通筭鈔引見錢充足元祐八年額額外有增收到
五分入朝廷封樁五分轉運司元符元年九月令福建准
此崇寧元年二月勅鹽鈔每一百貫於在京入納九十五
貫於請鹽處納充鹽本其紹聖三年五分指揮不行自二
年十二月行法至三年十一月在京已及一千二百餘萬
貫遂盡罷諸路官以鹽鈔每百貫撥一貫與轉運司於是
東南官賣與西北折博之利盡歸京師而州縣之橫斂起
矣

開寶七年詔三司校諸州鹽麩市征課而殿最之
令諸州知州判官兵馬都監縣令所掌鹽麩及市征地課等

並親臨之月具籍供三司秩滿較其殿最欺隱者置于法寡
告者賞錢三十萬

止齋陳氏曰太平興國以後雖有比較歲入增虧酬獎之
法而累朝多不果行至景德以後且命諸鹽場監受課出
剩不得理為勞績嘉祐赦文又申嚴希求恩賞苛阻商旅
之禁至熙寧五年始令逐年轉運司每歲比較州縣鹽酒
課利最多最少者兩處開坐增虧及知通令尉名銜聞奏
當行賞罰合黜者不以去官赦降原減

雍熙四年禁代州寶興軍等處民私市北虜骨堆渡及桃山鹽
犯者論罪有差

雍熙後以用兵乏饋餉令商人輸芻粟塞下增其直令江淮荆
湖給以顆末鹽

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茶鹽

咸平四年十月秘書奉直史館孫冕上言曰茶鹽之制利害相須若或江南荆湖通商賣鹽緣邊折中糧草在京納金銀錢帛則公私皆便為利實多今若便放行即南中州軍且令官賣商人既已入中候其換易交引往至亭場川路脩遐風波阻滯計須二年以上方到江潭未即間官賣鹽課已倍獲利入縱其空集稍侵官賣之額然以增補虧於官無損緣邊入中又委輸愈多况三路官賣舊額止百三十萬貫臣計在北所入已多在南所虧至少舊額錢數必甚增盈其淮南禁鹽有長江之限但嚴切警巡明立賞罰則官賣鹽課必不虧懸設使淮南因江南荆湖通商之後官吏怠慢或至年額稍虧則國家以折中糧草贍得邊兵以中納金銀實之官庫且免和雇車乘差擾戶民冒涉凜寒經歷遐遠借加荆湖運錢萬貫淮南運米千石地里脚力送至窮邊則官費民勞何啻

數倍詔吏部侍郎陳恕等議其事恕等上議曰江湖之地素來官自賣鹽禁絕私商良亦有以蓋由近煮海之地息犯禁之人官得緡錢頗資經費且江湖之壤租賦之中穀帛雖多錢刀蓋寡每歲買茶入推市銅鑄錢準糧斛以益運輸平金銀以充貢入乃至京師便易南土支還贍用之名實籍鹽錢飲助居常度費猶或闕供今若悉許通商則必頓無儲擬未有別錢備用鹽法詎可更張且變制改圖事非細故若匪官鹽住賣則又私商不行即令住賣官鹽立之一年課額况行商筭畫必務十全豈有江湖官猶賣鹽邊塞私肯入粟假令敢入私物獲請官鹽首初運到江湖必須官私競買既而官價高大私價低平多難商鹽則官鹽不售並依官價則私價大高公私兩途矛盾不已則官利失而私商困矣况不即住價而望商人入中蒙榮者未之有也既入中蒙榮而望課利

不虧者亦未之有也向者淮南通商亦於邊上折中一歲之內入數甚微糧則不及萬鍾草則都無一束近者陝西鹽法亦今納結資邊一年之間數亦無幾全亡實驗但有虛名江湖若放通商淮南亦須撤禁三處既私商雜擾兩浙必官塩流離透漏侵淫禁不可止乍變易則江湖為首終紊亂則淮浙相兼大失公儲莫救邊備施於今日恐未叶宜從之

摧礮者唐於晉州置平陽院以收其利開成三年度支奏罷之以礮山歸州縣五代以來初務置官吏宋朝之制白礮出晉晉坊州無為軍汾州之靈石縣無為軍場曰崑山自大中祥符元年又廢其礮徒就晉州慈州場曰芥泉綠礮出慈州池州之銅陵縣年本州牙吏卜美請募工造鑊黃礮輸官課詔從其請銅陵場雍熙二年廢天禧五年復置又汾州靈石亦有綠礮各置官典領有鑊戶莫造入官市晉汾慈州礮以一百四十斤為一駄給錢六十二給見錢三之二餘準以茶

絲隰州礮馱減三十斤給錢八百賣白百綠礮汾州每馱二十四貫五百慈州又增五百隰州每馱四貫六百皆博賣於人又有散賣者白礮坊州斤八十錢汾州百九十二錢無為軍六十錢綠礮斤七十錢至道中白礮歲課九十七萬六千斤綠礮四十萬五千餘斤賣錢十七萬餘貫真宗末白礮增二十萬一千餘斤綠礮增二萬三千餘斤賣錢增六萬九千餘貫建隆三年詔禁商人私販幽州礮官司嚴捕沒入之其後定令私販河東幽州礮一兩以上私煮礮三斤及盜官礮至十斤者棄市開寶三年二月增私販至十斤私煮及盜滿五十斤者死餘論罪有差太平興國初以歲鬻不充有司請嚴禁法詔私販化外礮一兩以上及私煮至十斤並如律論決而再犯者悉配流遠復犯者死淳化元年有司言慈州官礮帶積蓋小民多就山谷僻處私煮以侵其利而綠礮價賤不可以晉州礮均法詔如犯私

茶論罪

建隆時命晉州制置礬務許商人輸金帛絲綿茶及緡錢官以礬償凡歲增課八十萬貫淳化初有司言國家以見錢酬礬直商客以陳茶入博有利豪商無資國用請今後惟以金銀見錢入博從之

止齋陳氏曰太祖礬禁為契丹北漢設也其後開鹽酒皆摧之非本意也

文獻通考卷之十五

文獻通考卷之十六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征權考 鹽鉄礬

仁宗時詔天下茶鹽酒稅取一歲中數為額後雖羨益勿增無得抑配人戶苛阻商旅

天聖八年上書者言陝西禁鹽得利微而為害博兩池積鹽為阜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校請聽通商平估以售可寬百姓之力乃詔罷三京二十八軍州權法聽商賈入錢若金銀京師權貨務受鹽兩池自是高賈流行然稅課之入官者頗耗自元昊反聚兵西邊用度不足因詔入中他貨予絹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錢炭瓦木之屬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賈乘時昧吏為姦至入椽木二估千錢給鹽一太席為鹽二百二十斤虛

費池鹽不可勝計直益賤販者不行公私無利朝廷知其敝乃詔復京師推法凡商人以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為置場增價而出之復禁永興同華耀河中陝魏解晉絳慶成十一州軍高鹽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於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自禁推之後量民之厚薄役令輓車轉致諸郡道洛縻費役人竭產不貲償往往亡匿關內騷然所得鹽利不足以佐縣官之急並邊誘人入中芻粟皆為虛估騰踊至數倍歲費京師錢幣不可勝教帑藏愈虛太常博士范祥乃請舊禁鹽地一切通商鹽入蜀者亦恣不問罷並邊九州軍入中芻粟券令入實錢以鹽償之視入錢州軍遠近及所指東南西鹽第優其估東南鹽又聽入錢永興鳳翔河中歲課入錢凡通商州軍在京西者為南鹽在陝西者為西鹽若築鹽池則為東鹽總為鹽三十

七萬五千大席受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詔從之數年猾商貪賈無所僥倖關內民安其業其後三司言京師商賈罕至則鹽直踊貴請得公私並買而誅則禁止官鬻皆從之兩歲從畦戶以解河中陝魏慶成民為之官司旁沿侵剝為苦乃詔二歲一代嘗積連鹽課至三百三十七萬餘席詔蠲其半中間以積鹽多特罷種鹽一歲或二歲三歲以寬其力其後減畦戶半又稍傭夫代之五州之民得安田里無追逮侵剝之擾

沈氏筆談曰陝西鹽課舊法官自搬運置務拘責兵部員外郎范祥始為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四貫入百售一鈔至解池請鹽二百斤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搬運之勞異日輦車牛驢以鹽役死者歲以萬計昌禁抵罪者不可勝數至是悉免行之既久鹽價時有低昂又

於京師置都鹽院陝西轉運司自遣官主之京師食鹽斤
不足三十五錢則斂而不發以長下價過四十則大發庫
鹽以歷商利使鹽價有常而鈔法有定數行之數年至今
以爲利

青白鹽出烏白池西羌檀以爲利自純遷叛乃禁毋入塞未幾
罷慶曆中元昊納款請歲入十萬石售於縣官諫官孫甫等言
輦運疲勞又並邊戶嘗言青鹽價賤而味甘故食解鹽者少雖
刑不能禁今若許之則並邊蕃漢盡食羗人所販青鹽不能禁
止解鹽利削陝西財用屈矣乃不許其請

慶曆元年冬以淄濰青齊沂密徐淮陽八州軍仍歲凶災乃詔
弛禁聽人貿易官收其筭而罷密登歲課第令戶輸租錢其後
鄆兗皆以壤地相接請罷食池鹽得通海鹽收筭如淄濰等州
許之自是諸州官不貯鹽而歲應投百姓蠶鹽皆罷給然百姓

輸蠶鹽錢如故至和中始詔百姓輸錢以十分爲率聽減三分
云

河北滄瀆二州鹽自開寶以來聽人貿易官收其筭歲爲額錢
十五萬緡上封者請禁推以收其利余靖爲諫官言前歲軍興
以來河北揀點義勇及諸色科率數年未得休息臣嘗痛燕薊
之地陷虜且百年而民無南顧之思者戎狄之法大率簡易鹽
麴俱賤科役不煩故也昔太祖皇帝特推恩以惠河朔故許通
鹽商止令收稅若一旦推絕價必騰踴民苟懷怨悔將何及伏
緣河朔土多鹽鹵小民稅地不生五穀惟刮鹽煎之以納二稅
今若禁止便須逃亡鹽價若高犯者必衆近民怨望非國之福
其議遂寢後王拱辰爲三司使復建議推二州鹽下其議與周
詢等以爲不可請重筭商人可得緡錢七十餘萬上曰使人頓
食貴鹽非朕之意於是三司更立推法而未下張方平見上問

曰河北再推鹽何也上曰始議立法非再推也方平曰周世宗
推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遯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
兩稅錢而弛其禁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推乎且今未推也
而契丹常盜販不已若推之則鹽貴虜鹽益售是為我歛怨而
使虜獲福也虜鹽滋多非用兵不能禁邊隙一開所得鹽利能
補用兵之費乎上大悟立以手詔罷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
澶州為佛會七日以報且刻詔書北京後父老過其下輒流涕
按授人以鹽而徵其錢謂之蠶鹽行之東京諸路免鹽
之推而均諸稅謂之兩稅鹽錢行河北此皆五代法也
及其弊也鹽不給而徵錢如故稅已納而禁推再行蓋
誤以二者為經常之賦而不知其源出於鹽也河北之
推方平言之仁皇聽之惠及一道矣獨蠶鹽錢之輸未
有詔如方平者力言之至和中僅免其十之三惜哉

東南鹽利視天下為最厚鹽之入官淮南福建斤為錢四兩浙
杭秀為錢六溫台明亦為錢四廣南為錢五其出視去鹽道里
遠迤而上下其估利有至十倍者先是天禧初募人入緡錢粟
帛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鹽乾興元年入錢貨京師總
為緡錢一百十四萬會通泰鬻鹽歲損所在貯積無幾因罷入
粟帛第令人錢久之積鹽復多明道二年參知政事王隨建言
淮南鹽初甚善自通泰楚運至真州自真州運至江浙荆湖綱
吏舟卒侵盜販鬻從而雜以砂土涉道愈遠雜惡殆不可食吏
卒坐鞭笞配徙相繼而莫能止比歲運河淺澗漕挽不行遠州
村民頓乏鹽食而淮南所積一千五百萬石至無屋以貯則露
積宮覆歲以損耗又亭戶輸鹽應得本錢或無以給故亭戶貧
困往往起為盜賊其害如此願得權聽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
錢京師又置折博務於揚州使輸錢及粟帛計直予鹽一石

約售錢二千則一千五百萬石可得緡錢三千萬以資困用一利也江湖遠近皆食白鹽二利也歲罷漕運糜費風水覆溺舟人不陷刑辟三利也昔時漕鹽舟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錢可取以償亭戶五利也贍國濟民無出於此時范仲淹安撫江淮亦以疏通鹽利為言即詔翰林侍讀宋綬樞密直學士張若谷知制誥丁度與三司使江淮制置使同議可否皆以謂聽通商則恐私販肆行侵蠹縣官請敕制置司益漕船運至諸路使皆有二三年之蓄天禧元年制聽商人入錢粟京師及淮浙江南荊湖州軍易鹽在通秦楚海真揚連水高郵貿易者毋得出城餘州聽縣鎮毋在鄉村其入錢京師者增鹽予之并敕轉運司經畫本錢以償亭戶詔皆施行

景祐二年三司言諸路博易無利遂罷而入錢京師如故
康定元年詔商人入粟陝西並邊願受東南鹽者加教予之

而河北復出三稅法亦以鹽代京師所給緡錢然東西鹽利特厚商旅不厭受金帛皆願得鹽

江湖漕鹽既雜惡又官估高故百姓利食私鹽而並海民以魚鹽為業用工省而得利厚無賴之徒盜販者衆捕之急則起為盜賊江淮間雖衣冠士人狃於厚利或以販鹽為事江西則虔州地連廣南而建之江州與虔接虔鹽既不善汀故不產鹽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每歲秋冬田事既畢往來數十百為羣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循惠廣八州之地所至汚人婦女掠人穀帛與巡捕吏鬪格至殺傷吏卒則起為盜依阻險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歲月浸淫滋多而虔州官糶鹽歲總及百萬斤朝廷以為患職方員外郎黃炳請增近歲所增官估斤為錢四十以虔州十縣五等戶夏秋稅率百錢令糶鹽一斤隨夏稅錢入償官從之然歲總增糶六十餘萬汀江西提點刑獄蔡挺

乃令民首納私藏帶兵械以給巡捕吏兵而令販黃魚籠挾鹽不及二十竹徒不及五人不以兵甲自隨者止輸糶勿捕淮南既團新綱漕鹽挺增爲十二綱二十五艘錄挾至州乃發輸官有餘則以界漕州吏卒官復以羊賈取之繇是咸侵盜之敝鹽遂差善又損糶價歲課視舊增至三百萬餘斤乃罷扶等所率糶鹽錢

嘉祐間兩浙轉運使沈立李肅之奏本路鹽課緡錢歲七十九萬嘉祐三年終及五十三萬而一歲之內私販坐罪者三千九十九人其弊在於官鹽估高私販不止而官課益虧請權官估罷鹽綱令鋪戶衙前自趨山場取鹽如此則鹽善而估平人不肯冒禁私售官課必溢詔從之

皇祐以來屢下詔書命亭戶給官本皆以實錢其售額外鹽者給粟帛必良連歲課久者悉蠲之所以存恤之甚厚而有司罕能秉上意焉蜀煮井爲鹽者井源或發或微而責課如故任事者多務增課以爲功貽患後人朝廷加於陳民害尤以遠人爲意有司上言輒爲蠲減前後不可悉數

鬻鹹爲鹽大抵鹹土或厚或薄則利微鑄戶破產不能足其課至和初韓琦請戶滿三歲地力盡得自言搗他戶代之明年又詔鑄戶輸歲以分數爲率蠲復有差復遇水災又聽得他戶代役百姓便之鑿初亦官置務煮之天聖已後聽民自煮官置場售之私售鑿禁如私售茶法兩蜀舊亦推鑿天聖間詔弛其禁初晉慈鑿募人入金帛茶絲易之其後河東轉運使薛顏請一切入緡錢以助邊糶久之鑿積益多復聽入金帛芻粟芻粟虛估高商人利於入中麟州斗粟直錢百萬估增至三百六十鑿之出官爲錢二萬一千五百終易粟六石以麟州粟實直較之爲錢六千而鑿一駟已費本錢六千縣官徒有推鑿之名其

實無利嘉祐六年乃罷入芻粟復令入緡錢礬以百四斤爲一
馱入錢京師權貨務者爲錢十萬七千入錢麟州府者又減三
十自是商賈不得專其利矣

神宗熙寧七年中書議陝西鹽鈔大出多虛鈔而鹽益輕以鈔
折兌粮草有慮提邊糴之患請用西蜀交子法使其數與錢相
當可濟緩急詔以內藏錢二百萬緡錢三司遣市易吏行四路
諸買鹽引又令秦鳳永興鹽鈔歲以百八十萬爲額

八年中書又言買鈔本錢有限而出錢過多則鈔賤而糴貴
故出鈔不可無限然入中商人或欲變易見錢而官不爲買
卽爲兼并所抑則鈔價賤而邊境有急鈔未免多出故當置
鈔以市價平之今當定買兩路實賣鹽二百二十萬緡以當
用鈔數立額永興軍遣官買鈔歲支轉運司錢十萬緡買西
鹽鈔又用市易務賒請法募人賒鈔變易卽民間鈔多而帶

則送解池毀之詔從其請然有司給鈔溢額猶視其故

舊制河南北曹濮以西秦鳳以東皆食解鹽自仁宗時解鹽通
商官不復權熙寧中市易司始權開封曹濮等州八年大理寺
丞張景温提舉出賣解鹽於是開封府界陽武酸棗封丘考城
東明白馬中牟陳留長垣昨城章城曹濮澶懷洹單解州河中
府等州縣皆官自賣未幾復用高人議以唐鄆襄均房高蔡郟
隨金晉絳魏陳許汝穎隰州西京信陽軍通商畿縣及澶曹濮
懷衛洹單解同華陝河中府

南京

河陽令提舉解鹽司運鹽賣之

自禁權之後鹽價旣增民不肯買乃課民買官鹽隨其貧富
作業爲多少之差重賞構捕私鹽民間騷怨鹽鈔舊法每席
六緡至是二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備乃議所以更之皮
公弼沈括等言官賣當罷於是河陽同華解州河中陝府陳
留雍丘襄邑中牟管城尉氏陽陵扶溝太康咸平新鄭聽通

高其入不及官賣者官復自賣澶濮洺單曹懷州南京陽武
酸棗封丘考城東明自馬長垣昨城章城九縣官賣如故又
詔商鹽入京悉賣之市易務每席無減千民鹽皆買之市易
務私與商人爲市許告沒其鹽又詔京師置七場買東南鈔
市易務計爲錢五十九萬三千餘緡三司闕錢請頗還其鈔
令買之於西買者其三給錢其七準緣邊價給新引庶得民
間舊鈔而新引易於變易詔用其議

哲宗元祐元年戶部及陝西制置解鹽司議延慶渭原環鎮戎
保安德順等八州軍皆禁權官自鬻以萬五千五百席爲額聽
高旅入納於八州軍折博務筭給交引一如范祥舊法其出賣
到鹽錢以給轉運司糴買從之

徽宗崇寧元年解州賈瓦南北圓池修治畦眼拍磨布種通得
鹽百七十八萬二千七百餘斤州具以聞初解梁之東有大鹽
澤綿亘百餘里歲得億萬計自元符元年霖潦池壞至是乃議
修復四年池成凡開二千四百餘畦百官皆賀其役內侍王仲
千實董之仲千以額課數溢爲功然議者或謂解池灌水盈尺
暴以烈日鼓以南風須臾成鹽其利則博苟欲溢額不俟風日
之便厚灌以水積水而成味苦不適口

沈氏筆談曰解州鹽澤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
其中未嘗溢大旱未嘗涸滷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謂
之蚩尤血唯中間有一泉乃是其泉得此水然後可以聚
人其北有堯稍水一謂之巫咸河大滷之水不得其泉和
之不能成鹽唯巫咸水入則鹽不復結故人謂之無鹹河
爲鹽澤之患築大堤以防之甚於備寇盜原其理蓋巫咸
乃滷水入滷中則淤澱鹵脉鹽遂不成非有他異也
又曰鹽之品至多前史所載夷狄間自有十餘種中國所

出亦不減數十種今公私通行者四種末鹽顆鹽井鹽崖
鹽是也惟陝西路顆鹽有定課歲為錢二百三十萬緡自
餘盈虛不常大約歲入二千餘萬緡唯末鹽歲自收三百
萬緡供河北邊羅其他皆給本處給費而已緣邊羅買仰
給於度支者河北則海末鹽河東陝西則顆鹽及蜀茶為
多運鹽之法凡行百里陸運斤四錢船運斤一錢以此為
率

祖宗以來行鹽鈔以實西邊其法積鹽于解池積錢于在京
權貨務積鈔于陝西沿邊諸郡商賈以物解至邊入中請鈔
以歸物斛至邊有數倍之息惟患無回貨故極利於得鈔徑
請鹽於解池舊制通行解鹽池甚寬或請錢於京師每鈔六
千二百登時給與但輸頭子等錢數十而已以此所由州縣
貿易熾盛至為良法崇寧間蔡京姪凌法俾商人先輸錢

請鈔赴產鹽郡投鹽欲囊括四方之錢盡入中都以進羨要
寵鈔法遂廢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東南鹽禁加密犯法被罪
者眾民間食鹽雜以灰土解池天產美利乃與糞壤俱積矣
大槩常使見行之法售給不通輒復變易名對帶法季年又
變對帶為循環々々者已積賣鈔未投鹽復更鈔已更鈔鹽
未給復貼輸錢凡三輪始獲一直之貨民無貨更鈔已輸錢
悉乾沒數十萬券一夕廢棄朝為豪商夕僭流丐有赴水投
繯而死者時有魏伯留者本三省大胥也蔡京委信之專主
權貨務政和六年鹽課通及四千萬緡官吏皆進秩七年又
以課羨筭賞其後伯留年除歲遷官通議大夫徽猷閣待制
既而黨附王黼京惡而黜之伯留非有心計但與交引戶關
通凡商旅筭請率剋留十分之四以充入納之數務入納數
多以時人主而張虛最初政和再更鹽法伯留方為蔡京所

倚信建言朝廷所以開圖利柄馳走商賈不煩號令億萬之錢
錢輻湊而並至御府須索百司支費歲用之外沛然有餘則
權鹽之入可謂厚矣頃年鹽法未有一定之制隨時變革以
便公私防閑未定姦弊百出自政和立法之後頓絕弊源公
私兼利異時一日所收不過二萬緡則已詭其太多今日之
納乃常及四五萬貫以歲計之有一郡而客鈔錢及五十餘
萬貫者處州是也有一州倉而客人請鹽及四十萬袋者秦
州是也新法於今終二年而所收已及四千萬貫雖傳記所
載貫朽錢流者實未足爲今日道也伏乞以通收四千萬貫
之數宣付史館以示富國裕民之政小人得時毀志無所顧
憚遂至於此于時御府用度日廣課入欲豐申歲較季比之
令在職而暫取告其月日皆毋得計折害法者不以官蔭並
處極坐微至於塩袋養塩莫不有禁州縣惟務歲增課以避

罪法上下程督加厲七年乃降御筆昨改塩法立賞至重抑
配者衆計口數及嬰孩廣數下逮馳畜使良民受弊比屋愁
歎悉從初令以利百姓三省其申嚴迹制改奉新鈔蓋帝意
未嘗不欲審法定令寬濟斯民有司不能將明帝恩故比較
已罷而復用鈔劄既免而復行塩囊增饒而復止一囊之價
裁爲十一千既又復爲三十三千矣民力因以擾匱盜賊滋
焉

南塩 熙寧五年盧秉提點兩浙刑獄仍專提舉塩事令塩場
約得塩之多寡而定其分数自六分至十分三竈為一甲而煮
塩地什五其民以相機察及募酒坊戶賦占課額取塩於官賣
之月以錢輸官毋得越所酤地又嚴捕盜販刑禁苛酷 蹇周
輔措置福建塩以建劔汀邵武官賣塩價苦高漳泉福興化煮
塩價賤故多盜販賣於貴處請減建劔汀邵武塩價募上戶為

鋪戶官給券定月所賣從官場買之如是則民易得鹽盜販不能規厚利 周輔又措置江西鹽法言汀州運路險遠淮鹽至者不能多請罷運淮鹽通搬廣鹽一千萬斤於江西虔州南安軍復均淮鹽六百一十六萬斤於洪吉筠袁撫臨江建昌興國軍以補舊額大率峻利民被其害 哲宗卽位御史言周輔議江西鹽法倍刻誕謾乃削職貶官

河北鹽 舊不推熙寧八年三司使章惇言河北陝西並爲邊防今陝西推鹽而河北獨不推此祖宗一時誤恩請遣使詣海陽及煮小鹽州縣小鹽傳也與兩路轉運司度利害施行而文彥博論其不便詔如舊元豐三年京東轉運李察言南京海濮曹澶行解鹽餘十有二州行海鹽請用今稅法置買鹽場盡電戶所煮鹽官自賣之禁私爲市歲收錢二十七萬三千餘緡而息幾半之乃詔以京東法推之河北自大名府澶恩信安雄霸瀛

莫冀等州盡推賣以增其利 哲宗卽位監察御史王巖叟言其不便遂罷河北推法 紹聖中復之

河東鹽 熙寧八年三司使章惇言東西永利兩監鹽歲課舊額二十五萬緡緡自許商人入中糧草增饒給錢支鹽商人得鈔千錢售價半之縣官陰有所亡坐賈獲利不贖又私鹽不禁歲課日減今總十萬四千緡緡若計糧草慮估官終得實錢五萬緡緡視舊虧十之八請如解鹽例募商人入錢請買或官自鬻重私販之禁歲課且大增並邊市糧草一用見錢乃詔官自運鹽鬻於本路知太原府韓絳言其不便請通商乃令商人輸錢於邊給券於東西監請鹽以除加饒折糶之弊仍令商人自占所賣地卽官鹽已運至場務者令商人買之加運費

蜀鹽 熙寧中患井鹽不可禁欲盡實私井而運解鹽以足之脩起居注沈括以爲不可遂寢 九年劉侏入蜀經度茶事乃

歲運解鹽十萬席未幾罷之 崇寧二年川峽利洋興劍蓬園
巴綿漢興元府等州並通行東北鹽 四年梓遂夔綿漢大寧
監等鹽仍舊鬻於蜀惟禁侵解池鹽

蠶鹽 熙寧五年京西漕臣陳知儉言蠶鹽畸零非民所願乃
罷之第令輸錢 七年復詔開封府界蠶鹽折以糧者三等戶
以下許代以前願輸本色者聽 元祐初有司言罷所依蠶鹽
而令虛納鹽錢於義未安乃詔舊經蠶鹽處仍舊散斂有司復
奏府界京西京東等路用蚕鹽三万二千五十席頑出鹽引募
人第請於解鹽司以給用六年徐州淮陽軍仍舊散斂京東及
晉絳隍磁州皆罷 元符三年重定散蚕鹽給納之限開封府
界京東西河北澶州皆罷初東南歲支蚕鹽卽不欲鹽計其數
輸價錢六分如京東西之制 政和三年慮州縣抑民詔罷兩
浙淮南支俵其江湖四路下鹽事常平司共相度聞奏遂後詔

淮浙支俵蚕鹽去處依市賣客鹽價例支給價錢俵散依舊來
數輸納物帛其丁口鹽錢亦依上件指揮散納 中興後亦不
復散鹽而差損民間所納之直

東萊呂氏曰洪範初一日五行一曰水水曰潤下潤下作
鹹此鹽之根源五行之氣無所不在水周流於天地之間
潤下之性無所不在其味作鹹凝結爲鹽亦無所不在種
類呂目甚多世所共知者有三如出於海出於井出於地
三者鹽之尤多世共知之如青州出於東井幽薊東海嶺
南南海皆出於海劍南西川出於井如河東鹽出於池如
解池鹽之尤著者大畧三種之外所出亦多如河北
有鹵池此出於地者如永康軍鹽出於崖此出於山者又
有出於石出於木品類不一大抵鹽生民之日用不可一
日缺者所以天地之間無處不有自禹貢青州貢鹽締此

海鹽之見於經三代之時鹽雖入貢與民共之未嘗有禁法自管仲相桓公當時始興鹽筴以奪民利自此後鹽禁方開雖漢興除山沢之禁到武帝時孔僅桑弘羊祖管仲之法鹽始禁推至昭帝之世召賢良文學論民疾苦請罷鹽鐵又桑弘羊反覆論難所以鹽權不能廢元帝雖暫罷之卒以用度不足復建自此之後雖鹽法有寬有急然禁推與古今相為終始以此知天下利源不可開一開不可復塞於是論其作備出於管仲計近功淺効奪民利以開鹽禁自此天下之鹽皆入禁推論禁推之利惟是海鹽與解池之鹽最資國用南方之鹽皆出於海北方之鹽皆出於池如蜀中井鹽自贍一方之用於大農之國計不與焉前代鹽法興衰皆不出於所論今且論本朝鹽本末本朝就海論之惟是淮鹽最資國用方其國初鈔鹽未行是時

建安軍置鹽倉乃令真州發運在真州是時李沆為發運使運米轉入其倉空船回皆載鹽散於江浙湖廣諸路各得鹽資船運而民力寬此南方之鹽其利廣而鹽推最資國用至道二年十一月西京坊使楊名恭言淮南十八州軍其九禁鹽餘不不禁商人由海上販鹽官倍數而取之至禁蓋地則上下其價且行法恒一今諸悉禁者益衆至有持兵詣往來者盜者且行法恒一今諸悉禁者益衆主之詔知恭再三為請乃從之是歲收利巨萬解池之鹽朝廷專置使以領之北方之鹽盡出於解池大中祥符九年陝西簿運副使張象中言安邑解縣販鹽三千二百七十六萬計三億八千八百八十八萬八千九百九十二條計直二十六萬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八萬八千九百九十二條計直二十六萬當時南方之鹽全在海北方全在解池然而南方之鹽管得其人則其害少惟北方解池之鹽有契丹西夏之鹽嘗相參雜奪解池之利所以本朝議論最詳大抵解池之鹽味不及西夏西夏優而解池劣價直西北之鹽又賤所以

沿邊多盜販二國鹽以奪解池所以國家常措置關防西

夏常護視入中國界大抵南方所出是海鹽自漢以來海
鹽井鹽用煎燉之制皆烹煉然後成兩處之鹽必資人力
如解池之鹽大抵如耕種疏為畦壟決水灌其間必俟南
風起此鹽遂熟風一夜起水一夜結成鹽所以北方皆坐
食鹽如南風不起則課利遂失夫海鹽井鹽全資於人解
池之鹽全資於天而人不與至徽宗時如兩浙之鹽多有
賣更自蔡京秉政費轉般倉之法使商賈入納於官自此
為鈔鹽法請鈔於京師商賈運於四方有長引短引長以
時日各適所適之地遠近以為差蔡京專利罔民所以鹽
法數十日一變鹽法既變則鈔鹽亦不可用商賈既納錢
之後鈔皆不用所以商賈折閱甚多此海鹽之一變也解
鹽之變緣徽廟初雨水不常圍墾不密守者護視不固為

外水參雜雨水不常外水瀟瀟流入解池不復成鹽此所
以數年大失課利後大興徭役盡車出外水漸可再復此
是解鹽之一變也若論禁推之利天下之鹽固皆禁推惟
是河北之鹽自安史亂河北一路緣藩鎮據有河北鹽後
本朝因而以鹽定稅所以河北一路鹽無禁推唐志自兵
羈縻而巳至皇申鑄委置推使如江淮推法犯禁者歲
多及田弘正率魏博歸朝延穆宗命河北罷推法罷國朝
要開寶三年四月詔河北諸州並許通行量收稅錢
每介過稅一文住賣二文隱而不稅悉沒官以其手給
人定仁宗時議者要禁推仁宗不肯神宗時荆公章惇亦
欲禁推神宗亦不許自後章惇為相方始行禁推犯刑禁
者甚多盜賊滋起河北所以不可禁推並河北之鹽又與
其他不同如時鹽官司只統一井改井鹽可推如解池之
鹽毫釐封守亦可禁推海鹽亦待煎起爐非一旦所成官
司又勤禁察亦可禁推惟河北鹽是鹵地其地甚廣非如

井池可以爲墻園籬墜封守又却絕煎便成非如海鹽必待煎煮可以禁察所以最易得犯禁自章惇推河北一到靖康之末盜賊愈多河北風俗慄悍鹽又易成小人圖利所以不體朝廷之法遂輕末相犯鹽大畧如是然推大綱論之鹽固是三代之前與民共之若就後世不得已彼善於此論之取諸山澤不猶勝取之於民蓋所謂興販煎鹽皆非地著之人因而取之以寬民力本之民力然而取欲寬不盡其利則鹽可以公行若迫而取之必有官刑此見小失大鹽法所以不行

鑿 自熙寧初始復鑿法歲課所入元年爲錢三萬六千四百緡有畸並增者五歲乃取熙寧六年中數定以一十八萬二千一百緡有畸爲新額至元豐六年課增至三十二萬七千九百緡而無爲軍鑿聽民自鬻官置場售之歲課一百五十萬介用本錢萬八千緡自治平至元祐數無增損 初熙寧間東南九路官自賣鑿發運司總領焉元祐初通商紹聖復熙寧之制大觀元年定河北河東鑿額各一十四萬緡淮南九萬緡復罷官賣聽客販政和初以虧損額數於是復官賣罷客販如舊制高宗建炎初淮浙亭戶官給本錢諸州置倉令商人買鈔等請五十斤爲一石六石爲一袋輸鈔錢十八千 又詔運司勿得將鹽本錢支給它用

紹興元年詔臨安府秀州亭戶合給二稅依皇祐專法計納鹽貨以亭戶皆煎鹽爲生未嘗墾田故也

二年詔淮浙鹽每商人每袋貼納通貨錢三千已筭請而未售者亦如之十日不自陳如私鹽律 十一月詔淮浙鹽場所出鹽以十分爲率四分支今降指揮以後文鈔二分支今年九月以後文鈔四分支建炎渡江以後交鈔先是呂頤浩以對帶法

不可用令商人貼納錢至是復以分数如對帶法於是始加嚴
察矣 三月詔鹽場官煎賣鹽比祖額增者推賞

四年詔淮浙鹽每袋增貼細錢三貫文並計綱赴行在尋命廣
鹽亦如之九月以入納遲細減所添錢然自建炎三年改鈔法
紹興三年九月又改十一月又改今年正月又改及令所改凡
五變而建炎舊鈔支發未絕乃命以資次前後從上并支焉

六年趙鼎奏久不變法建康日納鹽錢甚盛上曰法既可信
自然悠久

孝宗乾道六年戶部侍郎葉衡奏今日財賦之源煮海之利居
其半然年來課入不增商賈不行者皆私販之害也且以淮東
二浙鹽貨出入之數言之論鹽額則淮東之數多於兩浙五之
一以去歲賣鹽所得錢數論之淮東多於二浙三之二及以電
之多寡論之兩浙反多淮東之三蓋二浙無非私販故也乞委

官分路措置十三年臣僚言總轄權制亭 刻剝木錢却縱亭
戶私煎盜賣詔淮浙場見差總轄並罷

朝野雜記曰淮浙鹽額最多者秦州歲產鹽一百六十一
萬石嘉興八十一萬石通州七十八萬石慶元三十九萬
石淮浙鹽一場十竈每竈晝夜煎鹽六盤一盤三百斤遇
雨則停淳熙末議者謂總轄甲頭權制亭竈堯請本錢恣
行刻剝懼其赴愬縱令私煎且如一日雨乃妄作三日申
若一季之間十日雨則一場私鹽三十六萬斤矣而又有
所謂鑊子鹽亭戶小火一竈之下無慮二十家家皆有鑊
一家通夜必煎兩鑊得鹽六十斤十竈二百家以一季計
之則鑊子鹽又百餘萬斤矣一場之數已如此諸路可知
十三年九月己未遂罷總轄令亭戶自請本錢焉

寧宗慶元元年二月詔循環鹽鈔住罷將增刺鈔名改作正支

文鈔給筭與日前已投在倉通理資次支散以淮東提舉陳損之言循環增刺兩等文鈔據客人稱循環鈔多有弊蓋自宣和間客人先買一鈔却更重買一鈔其先鈔號為舊鈔而重買謂之新鈔舊鈔可以換支重買復為舊鈔如此循環實商賈之利也凡截日住罷只用一色增刺鈔支請於是富商巨賈有頃為貧民者矣嘉泰四年十二月詔支客鹽並以舊鈔七分新鈔三分以舊鈔理資次

開禧以後節次有繳納舊鈔換新鈔指揮不一

唐乾元初第五琦為鹽鐵使變鹽法劉晏代之當時奉天下鹽利總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增至六百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宋朝元祐間淮鹽與解池等歲四百萬緡比唐奉天下之賦已三分之一紹興末年以來泰州海宇一監支鹽三十餘萬席為錢六七百萬緡則是一州之數過唐舉天下之數

矣

右中興四朝食貨志言紹興間一州鹽利過唐時奉天下之數其說固然矣然考之唐史則至德間鹽每斗十錢而已至第五琦變鹽法而十倍其推然不過每斗為錢一百一十而建炎初商人賈鈔計鹽六石為一袋至輸錢十八千緡而每袋又增貼納錢三千則其時鹽價比之第五琦所推已是三倍有餘而至德之價則又驟絕矣蓋鹽直比唐則愈貴緡錢比唐則愈輕所以其數之多如此要亦未可全歸之征利之苛也

閩廣之鹽自祖宗以來漕司官般官賣以給司存建炎間淮浙之商不通而閩廣之鈔法行未幾淮浙之商既通而閩廣之鈔法遂罷然舊法閩之上四州曰建劍汀邵行官賣鹽法閩之下四州曰福泉漳化行產鹽法

隨稅納鹽也

官賣之法既弊產鹽之法

亦弊鈔法一行弊若可革而民俗又有不便故當時轉運提舉
司申乞上四州依上頂指揮下四州且令從舊及鈔法既罷歲
令漕司認鈔錢二十萬緡納行在所推茶務自後或減或增卒
為二十二萬緡紹興三年詔推免五萬貫五年依舊二十萬
十二年添詔十萬計三十萬二十七年特減八
十二萬

上四州用鈔法以私販多鈔額隨卽停鈔法仍繫官賣
下四州隨產納鹽而州縣苛取每產一文以上至二十文皆
納鹽五斤而昏吏交納錢數又倍之嘉定間臣僚奏乞行下
將產二十文以下合納鹽五斤者並行蠲免從之

二廣之鹽皆屬於漕司量諸州歲用而給之鹽然廣東之俗富
猶可通商廣西之地廣漠而彫瘁食鹽有限商賈難行况自東
廣而出乘大水而無灘磧其勢甚昂自西廣而出水小多灘磧
其勢甚難是廣西之鹽不得與廣東比倫也建炎末鬻鈔未幾
復止然官般客鈔亦屢有更革東西兩漕屢有分合 紹興八
年詔廣西鹽歲以十分為率二分令欽廉雷化州官賣餘八分
行鈔法又詔廣東鹽九分鈔法一分產鹽州縣出賣廣南土廣
民貧賦入不給故漕司鬻鹽以其息什四為州用可以粗給而
民無加賦若客鈔既行州縣必致缺之

孝宗乾道四年罷鹽鈔令廣西漕司自認鈔錢二十萬其後再
行鈔法而州縣間率以鈔抑售於民其害甚於官般乃詔官賣
如故

蜀鹽有隆州之仙井邛州之蒲江榮州之公井大寧富順之井
監西和州之鹽官長寧州之清井皆大井也若隆榮等十七州
則皆卓筒小井而已自祖宗以來皆民間自煮之成都潼川利
路自元豐間歲輸課利錢銀絹總為八十萬緡比軍興所論已
增數倍矣然井有耗淡而鹽不成者官司慮減課額不肯相驗

封閉 高宗建炎三年十一月德音令逐路漕臣躬親按視紹
興二年九月四川總領趙開初憂鹽法做大觀法置合同場收
引稅錢大抵與茶法相類而嚴密過之每斤輸引錢二十有五
土產稅及增添約九錢四分所過稅錢七分住稅一錢有半每
引別輸提勘錢六十其後又增貼納等錢凡四川四千九百餘
井歲產鹽約六千餘萬斤引法初行每百斤爲一擔又增十斤
勿筭以優之其後遞增至四百餘萬緡二十九年十二月詔減
西和州賣鹽直之半先是州之鹽官井歲產鹽七十餘萬斤半
爲官吏柴茆之費半鬻於西和成鳳州歲得錢七萬緡爲西和
州鑄錢本鹽多地狹每斤爲直四百民甚苦之故有是命
初趙開之立推法也令商人入錢請引井戶但如額煮鹽赴
官輸土產稅而已其後鹹脈有盈縮月額有登耗官以虛鈔
赴之而收其筭引法由是大壞井戶既爲商人所要因增其
斤重與之每擔有增及百六十斤者又逃廢絕沒之井許人
增額承認小民利於得井每界遞增鹽課加多而不可售公
私皆病紹熙間楊輔爲總計遣官覈去虛額棧閉廢井申嚴
合同場法

文獻通考卷之十七

宋鄱陽 馮 天馭 應房 枚刊

征榷考 權酌 禁酒

酒誥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彞酒越厥國飲惟祀德將無
 醉初汝剛制于酒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蓋執拘以歸于周
 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始惟放之
 東坡蘇氏曰自漢武帝以來至于今皆有酒禁刑者有至
 流賞或不贊未嘗少縱而私釀終不能絕周公獨何以能
 禁之曰周公無竹利於酒也以正其德而已甲乙皆答其
 子甲之子服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答其子而責之學乙答
 其子而奪之食此周公之所以能禁酒也

周官萍氏掌幾酒謹酒幾者幾察酤賣過多及非時者謹者使民節用而無彞也

五經 崔古 文獻通考卷之十七

漢文帝即位賜民舖五日

舖布也五德布於天下合聚飲食為舖

漢興有酒酤酤禁其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

十六年九月令天下大舖

後九年詔戒為酒膠以廢穀

景帝中元三年夏旱禁酤酒

後九年夏大舖民得酤酒

武帝天漢三年初權酒酤

始帝元始六年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氏所疾苦

乃罷權酤官從賢良文學之議也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外

四錢

顏氏曰占謂自隱度其實定其辭也武帝時賦斂煩多律外而取今始從舊

公非劉氏曰罷酤占租賣酒錢共是一事以律占租者謂

令民賣酒以所得利占而輸其租矣占不以實則論如律

也租即賣酒之稅也賣酒外四錢所以限民不得厚利爾

王子侯表旁況侯啟生貸子孫不占租皆免侯義與此占

租同

先公曰按租字古時恐以為錢貨鈔直之名如食貨志買

誼諫法使天下公得觀租鑄錢顏注顧備之直或租其本

是也

王莽篡漢始立法官自釀酒賣之

義和魯匡言山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榦在縣官唯酒酤

乃猶未幹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沽酒不食二者非相反

也夫詩據承平之時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

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成是以疑而勿食今絕天

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亡限則費財傷民請法古令

王莽篡漢始立法官自釀酒賣之

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一盧以賣如淳曰盧肆地臣瓚曰盧
 酒其一邊高形如鐵象蓋故取名耳雖五十釀為準一釀用
 麴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
 斛拜計其賈而參分之以其一為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賈
 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及其糟或酢漿也給
 工器薪樵之費義和置命士督五均六幹都有數人皆用富
 賈洛陽薛子仲張長叔臨菑姓常等常姓名乘傳求利交錯
 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藏不實百姓愈病莽知民
 苦之復下詔曰夫鹽食肴之將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咸用
 農之本名山大澤競衍之藏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印以給
 贍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
 家作必仰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先
 聖知其然故幹之每一幹為該科除防禁犯者罪至死或吏

積民並侵眾庶各不安生

東漢和帝永元十六年詔充豫徐冀四州雨多傷稼禁酤酒
順帝漢安二年禁酒

桓帝永興二年以旱蝗飢饉禁郡國不得賣酒祠祀裁足
漢末曹操表奏酒禁孔融爭之

趙石勒以民始復業資儲未豐更制禁釀行之數年無後釀者
 致堂胡氏曰用兵以食為尤急故禁酒為其廉米穀也而
 後世當尚武之時取利於酒奪民酌而權之官比承平時
 賈利加倍而軍屯所在又許之置場自釀爭多競務謂足
 以克軍費省民力豈古今世變之異歟不然何曹操石勒
 能行之而後之君子不能也

宋文帝時揚州大水主簿阮亮建議禁酒從之
 後魏明帝正光後國用不足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

河省米五萬三千五十四斛九斗蘆穀五千九百六十斛粟三十萬五百九十九石其四時郊廟百神羣祀儀式供管遠蕃容使不在虧限

陳文帝時虞荔以國用不足奏立榷酤之科天嘉二年從之

隋文帝開皇三年先時尚依周末之弊官置酒坊收利至是罷酒坊與百姓共之

唐初無酒禁乾元元年京師酒費兩宗以廩食不足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麥熟如初二年饑復禁酤非先祿祭祀蒸蕃容不御酒

代宗廣德二年勅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稅此外不問公私一切禁斷

大曆六年量定三等逐月稅錢並充市調進奉

德宗建中元年罷酒稅三年復制禁人酤酒官自置店酤收利以助軍費斛收直三十州縣總領薄私釀者論其罪尋以京師四方所湊罷榷

致堂胡氏曰善政建於古聖王者後世鮮克遵之以謂時異事殊不可膠柱而調瑟也不善之政興於聚斂之臣者後世多不肯改以為彊兵足用不可既有而棄之也權酒

若算舟車筦山澤古聖王所不為而後世以為大利之源置官立法防之嚴取之悉其於常賦一有侵弛立見闕置不知三代之天下亦後世之天下亦彙官吏亦用軍旅亦

賑水旱亦交四羨均仰者獨貢助什一而足是何道也故取之有制用之有節量入以為出無後廢妄費則貢助什一不啻足矣費出無涯征求無藝貢助常法所不能及則必權之又權算之又算筦之又筦稱貨於富家稅陌於大

旅多至於倍蓰如至於什百於是財竭下叛洋國而失之

是故知治體者欲罷官榷酒使民自為之而量取其利雖未盡合古制亦裕民去奢之漸也德宗蓋罷之善矣已而

俾利最急故知盡罷之未若勿榷而以予民之為善也

貞元二年後禁京城畿縣酒天下買肆以酤者每斗榷百五十錢其酒戶與免雜差役獨淮南忠武宣武河東榷麴而已

按昔人舉社子美詩以多喜酒價每斗為錢三百今榷百五十錢則輸其半於官矣

憲宗元和六年京兆府奏榷酒錢除出正酒戶外一切隨兩稅青苗錢據費均率從之

十二年戶部奏准勅文如配戶出榷酒錢處即不得更置官店榷酤其中或恐諸州府先有不配戶出錢者即須榷酤請委州府長官據當處錢額約未麴時價收利應額足即止

太和八年遂罷京師榷酤凡天下榷酒為錢百五六十萬餘緡

而釀費居三之一貧戶逃酤不在焉

會昌六年勅揚州等八道州府置榷麴并置官店酤酒代百姓納榷酒錢并充資助軍用各有權許限揚州陳許汴州襄州河東五處榷麴浙西浙東鄂岳三處置官店酤酒如聞禁止私酤官司過為嚴酷一人違犯連累數家閭里之間不免咨怨宜從今以後如有百姓私酤及置私麴者但許罪止一身同謀容縱任據罪處分鄉井之內如有不知情並不得追擾兼不得沒入家產

昭宗世以用度不足易京畿邊鎮麴法後榷酒以贍軍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方顯其利按兵請入奏利害天子遽罷之

梁開平三年勅聽諸道州府百姓自造麴官中不禁

後唐天成三年勅三京鄴諸道州府鄉村人戶自今年七月後於夏秋田苗上每畝納麴錢五文足陌一任百姓造麴醞酒供

家其錢隨夏秋徵納並不折色其京都及諸道州府縣鎮坊界及關城草市內應逐年買官麴酒戶便許自造麴醞酒貨賣仍取天成二年正月至年終一年逐月計算都買麴錢數內十分祇納二分以克權酒錢便從今年七月後管數徵納權酒戶外其餘諸色人亦許私造酒麴供家即不得衷私賣酒如有故違便仰糾察勒依中等酒戶納權其材坊一任沽賣不在納權之限

吳氏能改齋謾錄曰今之秋苗有麴腳錢之類此事起於五代後唐當時雖納麴錢而民間却許自賣酒時移事變麴錢之額遂為定制而民間則禁私酤矣

長興元年赦節文人戶秋苗一畝元徵麴錢五文今後特放三文止徵二文

二年放麴錢官中自造麴逐年減舊價一半於在城貨賣除在

城居人不得私造外鄉村人戶或要供家一任私造令下人甚便之

其年七月以課額不迫准前禁鄉村百姓造麴其已造到者令納官量支還麥本

周顯德四年勅停罷先置賣麴都務應鄉村人戶今後並許自造米醋及買糟造醋供食仍許於本州縣界就精美處酤賣其酒麴條法依舊施行先是晉漢以來諸道州府皆權計麴額置都務以沽酒民間酒醋例皆滴薄上知其弊故命改法

吳氏能改齋謾錄曰魏名臣傳中書監劉放曰官販苦酒與百姓爭錐刀之末請停之苦酒蓋醋也醋之有權自魏已然乃知不特近世也

宋朝之制三京官造麴聽民納直諸州城內皆置務釀之縣鎮鄉間或許民釀而定其歲課若有遺利則所在皆請官酤

陳滑蔡穎隨郢鄧金房州信陽軍舊皆不禁太平興國初京西轉運使程能請權之乃置官吏局署取民租米麥給釀以官錢市樵薪及吏工俸料歲計獲利無幾而主吏規其盈羨又醞齊不良酒多滴壞至課民婚葬量戶大小令酤民甚苦之歲儉物貴殆不償其費太宗知其弊淳化五年詔募民自釀輸官錢減常課三之二使易辨民有應募者檢視其資產長吏及大姓共保之後課不登則均償之是歲取諸州歲課錢少者四百七十二處募民自酤或官賣麴收其直其後民應募者寡猶多官釀

陝西雖權酤而尚多遺利度支員外郎李士衡請增課以助邊費乃歲增十一萬餘貫兩制舊制募民掌權雍熙初以民多私釀乃蠲其禁其權酤歲課如麴錢之制附兩稅均率雍熙二年詔杭州更權法以來城郭富豪之家坐收酤醞之利

鄉村貧弱之戶例納配率之錢非便可仍依江南例官造酒減價酤賣其所均錢並罷納天禧四年轉運使方仲荀言本道酒課舊額十四萬遺利尚多乃歲增課九萬八十貫

川陝承偽制賣麴價重開寶二年詔減十之二既而頗興權酤言事者多以為非便乃罷之仍舊賣麴

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元年詔先是募民掌茶鹽權酤民多增常數求掌以規利歲或荒儉商旅不行致虧常課多籍沒家財以償甚乖仁恕之道今後宜並以開寶八年額為定不得復增真宗景德四年詔曰權酤之法素有定規宜令計司立為求式自今中外不得復議增課以圖恩獎

時承平日久掌財賦者法禁愈密悉籠取遺利凡較課以祖額前界逾年相參景德初權務連歲有羨三司即取多收者為額上以其不俟朝旨或致培克乃詔增額皆奏裁

至道二年兩京諸州收權課銅錢一百二十一萬四千餘貫鐵
 錢一百五十六萬五千餘貫京城賣麴錢四十八萬餘貫天禧
 末權課銅錢增七百七十九萬六千餘貫鐵錢增一百三十五
 萬四千餘貫賣麴增三十九萬一千餘貫漢初犯私麴者並棄
 市周祖始令至五斤死建隆二年四月以周法太峻令民犯私
 麴者至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處極典其餘論罪有
 差私市酒麴者減造者罪之半三年三月再下酒麴之禁凡私
 造差定其罪城郭二十斤鄉閭三十斤棄市民敢持私酒入京
 城五十里西京及諸州城二十里者至五斗死所定里數外有
 官署酤酒而私酒入其地一石棄市乾德四年詔比建隆之禁
 第減之凡至城郭五十斤以上鄉閭一百斤以上私酒入禁地
 二石三石以上至有官署處四石五石以上者乃死法益輕而
 犯者鮮矣

熙寧十年以前天下諸州自課歲額
 四十萬貫以上

東京 成都二務

三十萬貫以上

開封三務 秦八務 杭一務

二十萬貫以上

京兆三務 延二務 鳳翔二務 渭二務

蘇七務

十萬貫以上

西京二務 北京七務 齊六務 鄆一務

徐七務 許三務 滄三務 真定八務

定六務 華十務 慶三務 鎮戎六務

太原十一務 毫十二務 鄜六務 宿十二務

正權 宦估 文狀通考卷之七 周明

楚務五

湖務六

常務九

邛務九

五萬貫以上

南京務九

淄務七

單務四

孟務五

鄭務八

博務四

濱務八

深務八

泗務七

葵務九

江陵務十五

果務二

青務十

淮陽務四

濮務七

蔡二務十

澶務九

棣務十三

相務七

趙務七

真務七

秀務七

綿務四

梓務八

密務五

充務九

襄務八

陳務六

冀務四

德務六

邢務二

河中務七

越務十

江寧務六

漢務九

閩務三

萊務四

齊務六

鄧務八

穎務七

瀛務十

恩務一

洛務一

陝務五

同務一
環務二
階務五

儀務七
揚務九
舒務九

溫務七
宣務七
鼎務五

嘉務三
建務十二

五萬貫以上

沂務六

耀務五
保安務二

德順務八
絳務八
泰務八

無為務十
台務八
信務八

眉務十六
遂務四

合務九
蜀務八
潭務八

分務五
涇務六
通遠務八

隕務八
壽務六
潤務六

衢務四
衡務四
鄧務八

彭務八
興元務三

光化務一

正權

確估

文獻通考卷十七

曹務四

光化務一

彭務

汝務十	磁務十二	通利務六	坊務四	忻務二	石務二	和務五	高郵務三	饒石頭務九	豐務二	懷安務十二	廣濟務一
滑務四	衛務五	解務四	鳳務五	嵐務四	海務四	光務七	太平務六	在城興利縣務五	岳務四	劍務三	隨務二
末靜務六	祁務三	號務六	岷務四	保德務一	通務四	黃務八	江務六	興國務三	簡務十五	均務三	金務一
懷務十	保務一	商務八	乾務七	岢嵐務二	蘄務八	連水務一	洪務七	安務五	資務十六		

三萬貫以下

鄧務三	乾寧務二	廣信務一	熙務一	代務七	憲務一	濠務七	廣德務二	筠務一	漢陽務三	昌務四	廣安務三	蓬務七
唐務五	灞務四	順安務一	成務三	威勝軍務八	慈務三	處務八	虔務十三	臨江務三	陵井監務二十	普務四	利務六	興務一
莫務四	安肅務一	丹務三	路務十	平定軍務四	遼務三	歙務六	池務六	建昌務三	永康務八	榮務六	南劍務十五	洋務五
雄務一	求寧務二	北平務一	府務一	澤務五	滁務六	南康務四	撫務一	衡務六	荆門務一	渠務一	三泉務一	

一萬貫以下

登務三

信陽務二

信安務一

保定務一

房務三

慶成務三

寧化軍務一

南安務二

吉務九

袁務四

永務三

邵務二

峽務一

歸務一

雅務七

瀘務一

巴務十四

邵武務四

文務一

五千貫以下

原務十一

開寶監

火山軍務一

道務一

柳務一

全務一

桂陽務六

戎務三

富順監務一

龍務三

集務二

壁務二

無定額

大寧監務一

渝務四

萬務一

萊蕪監

利國監

河

康定軍

沙苑監

太平監

司竹監

大通監

麟

豐永平監

辰

沅

涇州監

黎

茂

威

無權

黔

達

開

夔

涪

雲安

梁山

施

汀

泉

漳

福

興化 廣南東西兩路州軍

右會要所載熙寧以前天下酒課歲額以大數為之第
等如此內大郡課多者除錢之外又有絲絹布之類不
悉錄

止齋陳氏曰國初諸路未盡禁酒吳越之禁自錢氏始而

京西禁始太平興國二年閏廣至今無禁大抵祖宗條約酒課大為之防淳化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勅令諸州以茶鹽酒稅課利送納軍資府於是稍嚴密矣咸平四年五月四日勅諸州麴務自今後將一年都收到錢仍取端拱至淳化元年三年內中等錢數立為祖額比較科罰則酒課立額自此始然則藏之州縣而已慶曆二年閏九月二十四日初收增添鹽酒課利錢歲三十七萬四千一百三十餘貫上京則酒課上供始於此從王琪之請也今戶部所謂王祠部一文添酒熙寧五年正月四日令官務每升添一文不入錢是也熙寧五年正月四日令官務每升添一文不入緊省文帳增收添酒錢始於此則熙寧添酒錢也崇寧二年十月八日令官監酒務上色每升添二文中下一文以其錢贍學四年十月量添二色酒價錢上色升五文次三文以其錢贍學則崇寧贍學添酒錢也五年二月四日政

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令諸路依山東酒價升添二文六分入無額上供起發則政和添酒錢也建炎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曾紆申請權添酒錢每升上色四十二文次色十八文以其錢一分州用一分克漕計一分提刑司樞管則建炎添酒錢也紹興元年五月六日令諸州軍賣酒虧折本錢隨宜增價不以多寡一分州用一分漕計一分隸經制前此酒有定價每添一文皆起請後行之至是州郡始自增酒價而價不等矣十二月十八日令添酒錢每升上色二十文下色十文一半提刑司樞管一半州用三年四月八日令煮酒量添三十文作一百五十文足以其錢起發五年閏二月二十三日置總制司六月五日令州縣見賣酒務不以上下每升各增五文隸總制而總制錢始於此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令賣煮酒權增升十文以四文州

用六文令項椿管贍軍是為六文煮酒錢七年正月二十
二日令諸州增置戶部贍軍酒庫一所以其息錢三分留
本州克本餘錢應副大軍月椿無月椿處起發是為七分
酒息錢八年六月十日令兩浙諸路煮酒增添十文足并
蠟蒸酒增添五文足內六文隸總制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以都督府申請權添煮酒一十文內四文本州糜費六文
三省樞密院椿管激賞庫拘收是為六分煮酒錢而又有
發運司造船添酒錢每升上色三文次二文提舉司量添
酒錢不以上下色升一文蓋不知所始紹興十一年二月
八日并為七色酒錢隸經制而坊場名課亦數增長與蜀
之折估不與焉則紹興添酒錢也酒政之為民害至此極
矣不可不稍寬也

二宗時河北酒稅務有監臨官而轉運司復遣官比其課浸

以侵民詔禁之既而又請場務稅課三千緡以上者以使臣監
臨帝曰歲入不多而增官得無擾乎乃詔歲課倍其數乃增使
臣時天下茶鹽酒稅歲課有比年不登者詔取一歲中數別為
額後雖羨溢勿復增嘉祐初又詔酒稅場務毋得抑配人戶苛
阻商旅求羨餘以希賞

乾興初言者謂天下酒課月比歲增無有藝極非古者禁羣飲
教節用之義遂詔鄉村毋得增置酒場已募民主之者期三年
他人雖欲增課以售弗聽主者欲自增課委官吏度異時不致
虧負然後上聞既而御史中丞晏殊請酒場利薄者悉禁增課
從之

初酒場歲課不登州縣多責衙前或五保輸錢以克其數嘉
祐治平中數戒止之又詔蠲京師酒戶所負麴錢十六萬緡
皇祐中酒麴歲課合緡錢一千四百九十八萬六千一百九十

帛絲纒芻粟材木之類總其數四萬七百六十治平中乃增一百九十九萬一千九百七十五云

英宗治平四年詔江南近復村酒揚抑民市酒者罷之

神宗熙寧四年三司承買酒麴坊場錢率千錢稅五十儲之以

祿吏七年諸郡舊不釀酒者許以公使錢釀之率百緡為一石

溢額者論以違制律

崇寧二年知連水軍錢景允言建立學舍請以承買醋坊錢給

用詔常平司計其無害公費乃如所請仍令他路準行之

先是元祐初臣僚請罷權醋而戶部以為本無禁文命加約

東至紹聖二年翟思請諸郡醋坊日息用度之餘悉歸之常

平以待他用及是景允有請故今常平司計之

宣和六年戶部奏諸路增酒錢請如元豐法悉充上供為戶部

用毋以入漕司從之

高宗建炎三年張浚用趙開總領四川財賦開言蜀民已困惟

權酷尚有贏餘遂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帑賣供給酒即

舊樸賣坊場所置醋釀設官主之民以米赴官自釀每斛輸錢

三十頭子錢二十二明年徧其法於四路於是歲進增至六百

九十餘萬貫凡官槽四百所私店不與焉於是東南之酒額亦

日增矣

四川制置使胡世將即成都潼川府資普州廣安軍創清酒

務許人戶買樸分認歲課錢四萬八千餘緡自趙開行醋

槽法所增至十四萬六千餘緡紹興元年額及世將改官監所入

又倍自後累增至五十四萬八千餘緡紹興二年額而外邑及

民戶坊場又為三十九萬緡淳熙二年額然醋槽之法始行聽民

就務分槽醞賣官計所入之米而取其課若未病也行之既

久醞賣虧欠則責入米之家認定月額不復覈其米而第取其錢民始病矣

中興後增添酒價錢入漕計及總制司本末見前止齋論

紹興十三年詔准東總所酒止於元置州軍淮西總所止於建康揚州止於本州不得於別州縣村鎮添置其有添置及諸軍開沽並與停閉

十五年罷夔路酒禁夔舊無酒禁為場店一百四十餘所建炎末增至六百餘所約增額錢四萬二千九百餘貫然土荒人少不以為便至是宣撫司與轉運司對數補填遂施其禁 十二月詔南北十一庫並隸左右司克贍軍激賞酒庫

二十一年詔諸軍買撲酒坊特許依舊監官賞格四萬三萬貫以上場務增及一倍減一年磨勘以下者遞賞有差

乾道間又詔諸酒庫除本任旬發窠名錢外能補納前官拖欠者各有賞勸 又詔十萬貫以上場務酒官任滿與減四年磨勘餘等第推賞有差

二十五年罷逐路漕司寄造酒以侍御史湯鵬舉言諸州縣寄造不支本錢專用耗米始於李椿年甚於曹洙故也

三十年以檢點措置贍軍酒庫改隸戶部既而戶部侍郎邵大受等言歲計賴經總制窠名至多今諸路歲虧二百萬皆緣諸州公使庫廣行造酒別置店沽賣以致酒務例皆敗壞乃詔戶部行下提刑司檢察諸州將違法酒店日下住罷其諸州別置酒庫如軍糧酒庫防椿庫月椿庫之類并省務寄酒及帥司激賞酒庫應未分隸經制錢去處並日不立額分隸補趨虧額

三十一年殿帥趙密以諸軍酒坊六十六歸之戶部又見同安郡王楊存中罷殿岩復以私家撲酒坊九處上之歲通收息六十萬緡有奇以十分為率七分起赴行在三分應副漕計蓋自

軍興以來諸帥擅權酤之利由是縣官始得資之以佐經費焉
乾道元年以浙東西六十四所撥付三衙分認課額歲付左
藏南庫輸餘錢充贍軍器等用五年三衙以酒庫還之戶部
孝宗興隆二年右正言晁公武言私酒私麴有禁法也未聞有
犯糯米之罰者乞行禁止

二年臣僚言贛州并福建廣南等處以煙瘴之地許民間自造
酒服藥小民無力醞造權酤之利盡歸豪戶乞將所造酒經官
稅畢然後出賣其稅錢椿發行在從之

八年詳定勅令所以知常德府劉邦翰言湖北之民困於酒坊
至貧之家不捐萬錢則不能舉一吉凶之禮乞將課額令民隨
產業均納其醞造酤賣聽民便然以酒課均分民間卽是兩稅
之外別生一稅他日漁利之臣仍舊酤權而此稅不除反爲民
害乃檢乾道重脩勅令禁止抑買

淳熙三年詔減四川酒課錢四十七萬三千五百餘貫令禮部
給降度牒六百六十一道補還今歲減數自來年以後於四川
合應副湖廣總所錢內截上件錢補足從制使范成大之請也
七年從右正言葛邲之請詔民間買撲酒坊一界旣滿無人承
買雖欲還官而官司不受無以償還虛受刑責仰諸路提刑司
委官體究蠲放

八年兵部侍郎芮輝言潭州自紹興初劇盜馬友行稅酒法一
方便之於官無費歲得錢十四五萬緡昨守臣辛棄疾變權酒
人多移徙乞依舊法

按權酒之課額旣重官自醞造則不免高價抑勒人戶
沽買欲以課額隨民均配而縱其自釀則又是兩稅之
外別生一稅他日必有稅不除而再權酒之事惟有於
要關坊場之地聽民醞造納稅之後從便酤賣實爲公

私兩利但恐各處先立定高大之額則所收稅未必能
及額耳縣官惟務權利而便民之事乃愧於一劇盜何
耶

建炎以來朝野雜錄曰舊兩浙坊場一千三百三十四歲
收淨利錢八十四萬緡至是合江浙荆湖人戶撲買坊場
才百二十七萬緡而已蓋自紹興初槩增五分之後坊場
敗闕者衆故也水心葉氏平陽縣代納坊場錢記曰日前
世鄉村以分地撲酒有課利買名淨利錢恣民增錢奪買
或賣不及則爲敗闕而當停閉雖當停閉而錢自昔官督
輸不貸民無高下枚戶而償雖良吏善政莫能救也嘉定
二年浙東提舉司言溫州平陽縣言縣之鄉村坊店二十
五當停閉二十一有坊店之名而無其處舊傳自宣和時
則然錢之以貫數二千六百七十三州下青冊於縣月取

歲足無敢蹉跌保正賦飲戶不實杯孟之酌罌缶之釀強
家幸免浮細受害窮山入雲絕少醉者鬻樵雇薪抑配白
納而求嘉至有算敵而起反過正稅斯又甚矣且縣人無
沈湎之失而受敗闕之咎十百零細承催乾沒關門逃避
攘及鍋釜子孫不息愁苦不止惟垂裁哀頗加救助伏見
近造僞會子抵罪者所籍之田及餘廢寺亦有殘田謂宜
賜縣就用水利足以相直補青冊之闕釋飲戶之負不勝
大願於是朝廷惻然許之命旣布一縣無不歌舞贊嘆以
紀上恩夫坊場之有敗闕州縣通患也今平陽獨以使者
一言去百年之疾然則昔所謂莫能救者豈未之思歟某
聞仁人視民如子知其痛毒若身嘗之審擇其利常與事
稱療之有方予之有名不以高論廢務不以空意妨實然
後舉措可明於朝廷而惠澤可出於君上此其所以法不

弊而民不窮也

按水心此記足以盡當時坊場之弊祖宗之法撲買坊場本以酬獎役人官不私其利又禁增價攬撲恐其以逋負破家皆愛民之良法也流傳既久官既自取其錢而敗闕停閉者額不復蠲責之州縣至今其別求課利以對補之而後從則凋弊之州縣他無利孔而有敗闕之坊場者受困多矣

獻通考卷之十七

劉備寫

文獻通考卷之十八

宋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 蕪陽 馮 元馭 應房 校刊

征權考 權茶

唐德宗建中元年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為常平本錢時軍用廣常賦不足所稅亦隨盡亦莫能克本儲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詔亟罷之
貞元九年後稅茶先是諸道鹽鐵使張滂奏去歲水災詔令減稅今之國用須有供儲伏請於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克所放兩稅其明年已後所得稅錢外貯若諸州遭水旱賦稅不辦以此代之詔可仍委張滂具處置條目每歲得錢四十萬貫茶之有稅自此始然稅無虛歲遭水旱處亦未嘗以稅茶錢拯贍

致堂胡氏曰茶者生人之所日用也其急甚於酒然玉鉄
楊慎矜常堅以及劉晏皆置而不征猶為忠厚天地生物
凡以養人取之不可悉也張滂稅茶則悉矣凡言利者未
嘗不假托美名以奉人主私欲滂以茶稅錢代水旱田租
是也既以立額則後莫肯蠲非惟不蠲從而增廣其數其
法嚴峻者有之矣至於官盡權之商旅不得貿遷而必與
官為市在私則終不能禁而惟埋惡少竊販之害輒偶有
敗獲姦人猾吏相為囊橐獄迄不直而治所由歷株連伎
蔓致良民破產接村比里甚則盜賊出焉在公則收貯不
虔發泄不時至於朽敗與新斂相妨或沒入竊販無所售
用於是舉而焚之或乃沉之殃民害物咸弗恤也其原則
在於得數十萬緡錢而已夫抱山澤之禁以予民玉政也
必不得已聽商旅貿遷而薄其征茶也首東南折而西北

所無雖曰薄征其入于王府者亦不貲矣自漢嚴禁止訟獄
佐國用其利亦大矣張滂王涯豈足効哉

穆宗即位兩鎮用兵帑藏空虛禁中起百尺樓費不勝計鹽鐵
使王播乃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江淮浙東西嶺南福建
荆襄茶播自領之兩川以戶部領之天下茶加斤至二十兩播
又奏加取焉

右拾遺李珣上疏諫曰權茶起於養兵今邊境無虞而厚
斂傷民不可一也茗飲人之所資重賦稅則價必增貧弱
益困不可二也山澤之饒其出不貲論稅以售多為利價
騰踴則市者稀不可三也

文宗時王涯為相判二使復置權茶自領之使徙民茶樹於官
場權其舊積者天下大怨令狐楚代為鹽鐵使兼權茶使復令
納權加價而已李石為相以茶稅皆歸鹽鐵復貞元之舊

王涯

王涯

文獻通考卷八

七

和

武宗即位鹽鐵轉運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榻地錢故私犯益起大中初鹽鐵轉運使裴休請釐革橫稅以通舟船商旅既安課利自厚又正稅茶商多被私販茶人侵奪其利今請委疆幹官吏先於出茶山口及廬壽淮南界內布置把捉曉諭招收量加半稅給陳首帖子令所在公行更無苛奪所冀招懷窮困下絕姦欺使私販者免犯法之憂正稅者無失利之欺從之

休著條約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論死長行羣旅茶雖少亦死雇載三犯至五百斤居舍僧保四犯至千斤皆死園戶私鬻百斤以上杖脊三犯加重徭伐園失業者刺史縣令以縱私鹽論廬壽淮南皆加半稅稅商給自首之帖天下稅益增倍貞元江淮茶為大模一斤至五十兩諸道鹽鐵使于悰每

斤增稅五錢謂之刺茶錢自是斤兩復舊

按陸羽傳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時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煬突間為茶神有常伯能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其後尚茶成風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羽貞元末卒然則嗜茶權茶皆始於貞元間矣

宋制凡榷貨務六曰江陵府真州漢陽軍無為軍鄆州之鄆口

乾德二年八月始令京師及建安漢陽等軍鄆口置務太平興國二年又於江陵府襄復州無為軍增置務端拱二年又於海州置務淳化四年廢襄復州務其後京又有場十三鄆州曰王城務但會給文抄往還而不積茶貨

又有場十三鄆州曰王

棋石橋洗馬又有黃梅場黃州曰麻城廬州曰玉同舒州曰太湖羅源壽州曰霍山麻步開順口光州曰商城子安又買茶之處江南則宣歙江池饒信洪撫筠袁州廣德興國臨江建昌南康軍兩浙則杭蘇明越婺處溫台湖南則江陵府潭豐鼎岳鄂

鎮歸峽州荆門軍福建則劔南建州虔信郴辰州南安軍皆山折稅課本州買給民用

場之制領園戶受其租餘悉官市之又別有民戶折稅課者其

出鬻皆在本場諸州所買茶折稅受租同山場悉送六樞務鬻

之饒撫洪歙江宣岳州臨江興國軍茶海州務受抗湖常陸越明臨江軍而增南康軍茶鄞口務受潭州興國軍茶凡茶有

二類曰片曰散片茶蒸造實棧模中串之惟建劔則既蒸而研

編竹為格置焙室中最高為精潔他處不能造其名有龍鳳石乳

的乳白乳頭金蠟面頭骨次骨末骨麓骨山挺十五等龍鳳皆

亦有開片者乳以下皆開片以充歲貢及邦國之用洎本路食

茶再江浙湖舊貢新茶牙者三十餘州有歲中餘州片茶有進

寶雙勝寶山兩府出興國軍仙芝嫩蓋福合祿合運合慶合指

合出饒池州泥片出虔州綠英金片出袁州玉津出臨江軍靈

川福州先春早春華英來泉勝金出歙州獨行靈草綠芽片金

金茗出潭州大拓枕出江陵大小巴陵開勝開捲小捲生黃翎

毛出岳州雙上線牙大小方出岳辰豐州東首淺山薄側出光

州總二十六名其兩浙及宣江鼎州止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

五為號散茶有太湖龍溪次號末號出淮南岳麓草子楊樹雨

前雨後出荆湖清口出歸州茗子出江南總十一名江浙又有

以上中下第一至第五為號者凡買價蠟面茶每斤自三十五

錢至一百九十錢有十六等片茶每大片自六十五錢至二百

五錢有五十五等散茶每一斤自十六錢至三十八錢五分有

五十九等歲課山場八百六十五萬餘斤和市江南一千二十

萬餘斤兩浙一百二十七萬九千餘斤荆湖二百四十七萬餘

斤福建三十九萬三千餘斤其買鬻蠟茶每斤自四十七錢至

四百二十錢有十二等片茶自十七錢至九百一十七錢有六

十五等散茶自十五錢至百二十一錢有一百九等至道末賣

錢二百八十五萬二千九百餘貫天禧末增四十五萬餘貫天下茶皆禁唯川峽廣聽民自賣不得出境

太祖皇帝乾德二年詔民茶折稅外悉官買敢藏匿不送官及私販鬻者沒入之論罪主吏私以官茶貿易及一貫五百并持仗販易為官私擒捕者皆死

太平興國二年重定法務輕減主吏盜官茶販鬻錢三貫以上黥面送闕下茶園戶輒毀敗其叢樹者計所出茶論如法

八年詔禁偽茶又詔民間舊茶園荒廢者蠲之當以茶代稅而無茶者許輸他物

淳化三年詔盜官茶販鬻十貫以上黥面配本州牢城

淳熙後用兵乏於饋餉多令商人輸芻糧塞下酌地之遠近不為其直取市價而後增之授以要券謂之交引至京師給以緡錢又移文江淮荆湖給以顆末鹽及茶

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茶鹽

三年八月監察御史薛映秘書丞劉式等上言向者朝廷制置緣江權貨八務以貯南方之茶便於商人貿易今四海無外諸務皆宜廢罷令商人就出茶州府官場算買既大省輦運又商人皆得新茶詔從之遂以三司鹽鐵副使雷有終為諸路茶鹽制置使左司諫張觀與映副之令商確利害二年四月廢緣江權貨八務聽商人就出茶州軍買販大減權務茶價詔既下商人頗以江路回遠非便有司以損其直虧失歲計為言七月復置緣江八務罷制置使副至道初劉式猶固執前議西京作坊使楊允恭上言商人雜市諸州茶新陳相糴兩河陝西諸州風土各有所宜非參以多品則商旅少利罷權務令就茶山買茶不可行上欲究其利害之說令宰相召鹽鐵使陳恕副使判官與式允恭定議召問商人皆願如淳化所減之價不然者即望

仍舊有司職於出納既難於減損皆同允恭之說式議遂寢卽以允恭爲江南兩浙發運兼制置茶鹽使西京作坊副使李廷遂著作郎王子與副之二年遂允恭等請禁淮南十二州軍鹽官鬻之商人先入金帛京師及揚州折博務者悉償以茶自是鬻鹽得實錢茶無滯積歲課增五十萬八千餘貫允恭皆被賞止齋陳氏曰乾德時東南六路閩浙歸職方餘尚未平太祖權法蓋禁南商擅有中州之利故置場以買之自江北皆爲禁地太平興國中樊若水奏江南諸州茶官市十分之八其二分量稅聽自賣踰江涉淮乘時射利紊亂國法望嚴禁之則謂乾德權法也自若水建議其法始密凡茶之利一則官賣以實州縣一則沿邊入中糧草算請以省餽運一則權務入納金銀錢帛算請以贍京師而河東北互市川陝折博又以所有易所無而其大者最在邊備

蓋祖宗以西北宿兵供億之費重困民力故以茶引走商賈而虛估加擡以利之其後理財之臣往往以遺利在民數務更張然大槩無過李諮林特二法二法大槩以抑茶商及邊民耳故林特以見錢買入中錢價交抄而以實錢算茶然猶以五十千或五十五千算茶百千則是去虛估加擡未遠也至李諮復祖劉式之意淳化三年秘書丞劉式起請令商於自就園戶置茶於官場貼射廢權貨務始斷然罷去買納茶本使客自就山園買茶而官場坐收貼納之利行之三年而罷然當時議者徒咎諮法不能惜留在京見錢而不及其刻剝商賈之怨景祐以後西邊事興始復行加擡法嘉祐四年天下無事仁皇慨然一切弛禁當時詔書曰上下征利垂二百年江湖之間幅員數千里爲陷窳以害吾民尚慮幸於立異之人因緣爲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明刑用懲狂

謬自此茶不為民害者六七十載矣此韓琦相業也至蔡京始復權法於是茶利自一錢以上皆歸京師其子蔡絛自記之曰公始說上以茶務若所入厚專以奉人主此京本意而西北邊糧草名曰便糴而均糴結糴貼糴括糴之民起蓋以官告度牒之類等第抑配而邊民不聊生矣京之誤國類如此

凡園戶歲課作茶輸其租餘則官悉市之其售於官者皆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

百姓歲輸稅願折茶者亦折為茶謂之折稅 此收茶之法

凡民鬻茶者皆售於官其以給日用者謂之食茶 出境則給

券商賈之欲貿易者入錢若金帛京師權貨務以射六務十三場茶給券隨所射予之謂之文引願就東南入錢若金帛者計直予茶如京師凡茶入官以輕估其出以重估縣官之利其博

而商賈轉致於西北以致散於夷狄其利又特厚 此鬻茶之法

自西北宿兵既多饋餉不足因募人入中芻粟度地里遠近增其虛估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緡錢香藥象齒謂之三稅而塞下急於兵食欲廣儲峙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及其法既弊則虛估日益高茶益日賤入實錢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錢得券則轉鬻於茶商或京師坐賈號交引鋪者獲利無幾茶商及交引鋪或以券取茶或收畜貿易以射厚利繇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券之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趨邊備日蹙茶法大壞

景德中丁謂為三司使嘗計其得失以謂邊糴纔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利盡歸商賈當時以為至論厥後雖屢

變法以抹之然不能亡弊

天聖元年有司請罷三說行貼射之法

即李諮所陳見上文

景祐中葉清臣上疏言嘗計茶利歲入以景祐元年為率實本錢外實收息錢五十九萬餘緡天下所售受食茶及本息歲課亦祇及三十四萬緡而茶商見行六十五州軍所收稅錢已及五十七萬緡若令天下通商祇收稅錢自是數倍即權務山場及食茶之利盡可籠取又況不廢度支之本不置權易之官不興輦運之勞不濫徒黥之辟臣意議者謂權賣有定率征稅無彝準通商之後必虧歲計臣按管氏鹽鐵法計口受賦茶為人用與鹽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賦民獲善利又去嚴刑口出數錢人不厭取時下其議皆以為不可行至嘉祐中何萬王嘉麟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權貨務以償邊糴之費時韓琦富弼等執政力主其說乃

議苑禁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戶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備以待邊糴自是唯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者尤謂朝廷志於使人欲省刑罰其意良善然茶戶困於輸錢而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州縣征稅日蹙給費不充學士劉敞歐陽脩等頗論其事略言昔時百姓之摘山者皆受錢於官今也顧使納錢於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冒法販茶者被罰耳今悉均賦於民賦不時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先時大商賈為國貿遷而州郡收其稅今大商富賈不行則稅額不登且乏國用時朝廷方排衆論而行之敞等言不從

民之種茶者領本錢於官而盡納其茶官自賣之敢藏匿及私賣者有罪

此國初之法

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并計其數罷官

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茶一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

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謂之貼射此天聖之法
園戶之種茶者官收租錢商賈之販茶者官收征算而盡罷

禁權謂之通商此嘉祐之法也

治平中歲入臘茶四十八萬九千餘斤散茶二十五萬五千餘斤茶戶租錢三十二萬九千八百五十五緡又儲茶錢四十七萬四千三百二十一緡而內外總入茶稅錢四十九萬八千六百緡推是可見茶法得失矣

吳氏能改齋謾錄曰建茶務仁宗初歲造小龍小鳳各三百斤大龍大鳳各三百斤入香不入香京挺共二百斤臘茶一萬五千斤小龍小鳳初因蔡君謨為建漕造十斤獻之朝廷以其額外免勘明年詔第一綱盡為之故東坡志林載溫公曰君謨亦為此耶

神宗熙寧七年始建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

鳳熙河博馬與成都路漕司議合事方有端而王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唯茶耳茶與市即詔趣杞據見茶計水陸運至又以銀十萬兩帛二萬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場餘錢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殖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絹紬綿草各以其直折輸役錢亦視其賦民賣茶資衣食與農夫業田無異而稅額總三十萬杞被命經度即諸州創設官場歲增息為四十萬而重禁權之令其輸受之際往往壓其斤重侵其價直既而運茶積滯歲課不給乃建議於彭漢二州歲買布各十萬匹以折腳費實以布息助茶利亦未免積滯復建議歲易解鹽十萬席雇運回東船載入蜀而禁商販未幾鹽法復難行宗閔乃議川峽路民茶息收十之三盡賣於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沒緣身所有物以待給賞於是蜀茶盡權民始病矣

知彭州呂陶言川峽四路所出茶貨比方東南諸處十不及一諸路既許通商兩川却爲禁地虧損治體莫甚於斯只如解州有鹽池民間煎者乃是私鹽晉州有礬山民間煉者乃是私礬今川蜀茶園乃百姓已物顯與解鹽晉礬事體不同恭惟仁聖卹民之心必不如此又言國家置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然必以一年爲率今茶場司不以一年爲率務重立法盡權民茶隨買隨賣取息十之三或今日買十千之茶明日卽作十三千賣之客旅日以官本變轉殊不休已比至歲終不可勝算豈此三分而已此於市易之條自相違戾又客旅及僧人以糶茶不許私交市共邀難園戶於外預商計裁價園戶畏法懼罪且欲變貨營生窮迫之間勢不獲已則一聽客言斤收實錢七分賣之官餘三分留爲客人買茶之息如此則園戶有三分之虧而官中各得其息自是園戶本錢客人無所費也乞下本路體量更改不報

自熙寧七年至元豐八年蜀道茶場四十一京西路金州爲場六陝西賣茶爲場三百三十二稅息至李稷加爲五十萬及陸師閔爲百萬云
五年以福建茶陳積乃詔福建茶在京京東西淮南陝西河東仍禁權餘路通商

王子京爲轉運副使言建州臘茶舊立權法自熙寧權聽通商自此茶戶售客人茶甚良官中所得唯當茶稅錢極微南方遺利無過於此仍行權法元祐初罷于京事任今福建禁權州軍仍其舊

元豐中宋用臣都提舉汴河隄釐創奏脩置水磨凡在京茶戶擅磨末茶者有禁並赴官請買而茶舖入米豆雜物拌和者有

罰券人告者有賞訖元豐末歲獲息不過二十萬商旅病焉元豐脩置水磨止於在京及開封府界諸縣未始行於外路及紹聖復置其後遂於京師鄭滑州潁昌州河北澶州皆行之哲宗元祐二年熙河秦鳳涇原三路茶仍官為計置末興鄜延環慶許通商凡以茶易穀者聽仍舊毋得踰轉運司和糴價其所博斗斛勿取息

侍御史劉摯上言蜀地權茶之害園戶有逃以免者有投死以免者而其害猶及鄰伍欲伐茶則有禁欲增植則加市故其俗論謂地非生茶也實生禍也願選使者攷茶法之弊欺以蘇蜀民

右司諫蘇轍上言盜賊之法賊及二貫止徒_法年出賞五千今民有以錢八百和買茶四十斤者輒徒一年賞三千立法苟以自便不顧輕重之宜蓋造立茶法皆傾險小人不識

事件且備陳五害詔遣黃廉等體量

紹聖元年陝西復行禁權凡茶法並用元豐舊條

徽宗崇寧元年右僕射蔡京議大改茶法奏言自祖宗立額權之法歲收淨利凡三百二十餘萬而諸州商稅七十五萬置有奇食茶之算不在焉其盛時幾五百餘萬緡慶曆之後法漸壞私販公行遂罷禁權行通商之法自後商旅所至與官為市四十餘年利源寔失謂宜荆湖江淮兩浙福建七路所產茶仍舊禁權官買勿復科民即產茶州縣隨所置場申商人園戶私易之禁凡置場地園戶皆籍名數歲鬻於官吏皆用倉法園戶自前茶租折稅仍舊產茶州軍許其民赴場輸息量限斤數給短引於旁近郡縣便鬻餘悉聽商人於權貨務入納金銀緡錢或並邊糧草即本務給鈔取便算請於場別給長引從所指州軍鬻之商稅自場給長引公路登時批發至所指地然後計稅

盡輸則在道無奇留買茶本錢以度牒末鹽鈔諸色封樁坊場
常平剩錢通三百萬緡為率給諸路諸路措置各分命官詔悉
聽焉俄定諸路措置茶事官置司湖南於潭州湖北於荆南淮
南於揚州兩浙於蘇州江東於江寧府江西於洪州其置場所
在蘄州卽其州及蘄水縣壽州以霍山開順光州以光山固始
舒州卽其州及羅源太湖黃州以麻城廬州以舒城常州以宜
興湖州卽其州及長興德清安吉武康睦州卽其州及清溪分
水桐廬遂安婺州卽其州及東陽永康浦江處州卽其州及遂
昌青田蘇杭越各卽其州而越之上虞餘姚諸暨新昌剡縣皆
置焉衢台各卽其州而溫州以平陽大法既定其制置節目不
可毛舉

四年京復議更華遂罷官置場商旅並卽所在州縣或京師請
長短引自買於園戶茶貯以籠節官為抽盤循第敘輸息訖批

引販賣茶事益加密矣長引許往他路限一年短引止於本路限一季

按京崇寧元年所行乃禁權之法是年所行乃通商之
法但請引抽盤商稅苛於祖宗之時耳

大觀三年計七路一歲之息一百二十五萬一千九百餘緡權
貨務再歲一百十有八萬五千餘緡和京專用是以舞智固權自
是歲以百萬緡輸京師所供私奉培息滋厚盜販公行民滋病
矣

政和二年大增損茶法凡請長引再行者輸錢百緡卽往陝西
加二萬茶以百二十斤短引輸緡錢二十茶以二十五斤私造
引者如川錢引法歲春茶出集民戶約三歲實直及今價上戶
部茶籠節並官製聽客買定大小式嚴封印之法長短引輒窺
改增減及新舊對帶繳納申展住賣轉鬻科條悉具初客販茶
用舊引者未嚴斤重之限影帶者衆於是又詔凡販長引斤重

及三千斤者須更買新引對賣不及三千斤者即用新引以一斤帶二斤鬻之而合同場之法出矣場置於產茶州軍而簿給於都茶務凡不限斤重茶委官秤製毋得止憑批引為定有贏數即沒官別定新引限程及重商旅規避秤製之禁凡十八條若避匿抄割及擅賣皆坐以徒復慮茶法猶輕課入不羨定園戶私賣及有引而所賣踰數保內有犯不告並如煎鹽亭戶法短引及食茶關子輒出本路坐以二千里流賞錢百萬

民聽眩惑

高宗建炎初於真州印鈔給賣東南茶鹽以提領真州茶鹽為名三年置行在都茶場罷合同場一十八處惟洪州江州興國軍潭州建州各置合同場監官一員罷食茶小引建炎三年九月引每引五貫文許販茶六十斤比附短引增添凡茶鹽經從而所重暗虧引錢損害茶法住罷淳熙二年復置

把隘官軍以搜檢姦細為名而騷擾者依軍法施行明年以罰太重減徒

三年捕私茶賞罰依鹽事指揮祖宗應犯權貨並不根究來歷止以見在為坐嘉祐著令今戶部言不繫出產州軍捕獲私販茶鹽可以不究來歷其出產州軍私販者並繫停竈園戶為之一槩不究無以杜私販之弊詔自茶鹽外其餘權貨並不根究來歷他日都省又言應犯私茶鹽不得信憑供指妄有追呼詔從之

紹興二十七年令凡商販淮南長引茶令秤發官司先問客人所指住賣州縣經由場務及合過官渡並背批月日姓名即時放行如不行批引縱放私茶與正犯茶人一等犯罪蓋自權場轉入虜中其利至博淮河私渡譏禁甚嚴然民觸犯法禁自若寧宗嘉泰四年知隆興府韓邈奏戶部茶引歲有常額隆興府

惟分寧產茶他縣並無而豪民武斷者乃請引認租借官引以窮索一鄉無茶者使認茶無食利者使認食利所至驚擾乞下省部非產茶縣並不許人戶擅自認租他路亦比類施行從之四川茶 建炎元年四月成都路運判趙開言權茶買馬五害請用嘉祐故事盡罷權茶而令漕司買馬或未能然亦當減額以蘇園戶輕價以惠行商如此則私販衰而盜賊息矣朝廷遂擢開同主管川陝茶馬二年十一月開至成都大更茶法倣蔡京都茶場法印給茶引使商人即園戶市茶百斤為一大引除其十勿筭置合同場以議其出入重私商之禁為茶市以通交易每斤引錢春七十夏五十市利頭子在外所過征一錢五分引與茶隨違者抵罪自後引息錢至一百五萬緡紹興復提舉官又旋增引錢至十四年每引收十二道三百文視開之初又增一倍矣

自熙豐來蜀茶官事權出諸司之上而其富亦甲天下時以其歲剩者上供舊博馬皆以粗茶乾道末始以細茶遺之然蜀茶之細者其品視南方已下惟廣漢之趙坡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茅雅安之蒙頂土人亦珍之然所產甚微非江建比也 乾道初川秦八場馬額共九千餘匹川馬五千匹秦馬四千匹淳熙以後為額共萬二千九百九十四匹自後所市未嘗及焉

建茶 建炎二年葉濃之亂園丁散亡遂罷歲貢紹興四年明堂始命市五萬斤為大禮賞十二年興權場取蠟場為權場本禁私販官盡權之上供之餘許通商官收息三倍上供龍鳳及京銚茶歲額視承平纔半蓋高宗以錫賚既少思傷民力故裁損其數云

坑冶

周官卅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

物色占其形色之鹹淡也授之教取者之處巡其禁令

齊管仲言鹽鐵之利漢桑弘羊建議權鹽鐵東漢以後鹽

鐵本末並見鹽鐵門不再錄

漢武帝行幸回中詔曰往者朕郊見上帝泰山見金宜更鑄黃金為麟趾裏蹄以協瑞焉

東坡仇池筆記曰王莽敗時省中黃金六十萬斤陳平四萬斤問楚董卓郿塢金亦多其餘三五十斤者不可勝數近世金不以斤計雖人主未有以百金與人者何古多而今少也鑿山披沙無虛日金為何往哉頗疑寶貨神變不可知復歸山澤耶

石林葉氏曰漢時賜臣下黃金每百斤二百斤少亦三十斤雖燕王劉澤以諸侯賜田生金亦二百斤楚梁孝王死

有金四十餘萬斤蓋幣輕故米賤金多也

按如二公之說則金莫多於漢然民間之淘取官府之徵斂史未嘗言之度未必如後世之甚也三代之時服食器用下之貢獻有程上之用度有節未嘗多取於民後之言利者始以為山海天地之藏上之人當取其利以富國而不可為百姓豪彊者所擅其說發於管仲而盛於桑弘羊孔僅之徒然不過曰鹽曰鐵則以其適於民用也金為天地之秘寶獨未聞有征權之事漢法民私鑄鐵者鈇左趾博士使郡國矯詔令民鑄農器者罪至死鐵官凡四十郡而不出鐵者又置小鐵官徧於天下獨未聞有犯金之禁鐵至賤也而權之析秋毫金至貴也而用之如泥沙然則國家之征利無資於金也貨殖傳所載蜀卓氏山東程鄭宛孔氏魯丙氏稱為尤富

然皆言其擅鐵冶之利而未聞有藏金之事然則豪強之致富不由於金也上下之間好尚如此蓋猶有古人不貴難得之貨之遺意云

後漢明帝永平十一年灤湖出黃金廬江太守取以獻

後魏宣武帝延昌三年有司奏長安驪山今昭應縣有銀鑛二石得

銀七兩其秋恒州今代郡安邊馬邑又上言白登山今馬邑郡界有銀鑛八

石得銀七兩錫三百餘斤其色潔白有踰上品詔並置銀官常

令採鑄又漢中舊有金戶千餘家常於漢水沙金年終輸之

後臨淮王或為梁州刺史奏罷之

按酉陽雜俎魏明帝時昆明國貢辟寒鳥常吐金屑如粟蜀都賦金沙銀礫注末昌有水出金如糠在沙中南史夷貊傳林邑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此皆沙金之見於史傳者昔時遐方裔

夷所產今則東南處處有之矣

唐凡金銀鐵錫之冶一百八十六陝宣潤饒衢信五州銀冶五

十八銅冶九十六鐵山五錫山二鉛山四汾州礬山七

貞觀初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帝曰朕之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欲以桓靈俟我耶乃黜萬紀還家

麟德二年廢峽山銅冶四十八

開元十五年初稅伊陽五重山銀錫

天寶五年李林甫為相謂李適之曰華山有金鑛采之可以富國主上未知也他日適之因奏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為愛已薄適之慮事不熟適之自是失恩

和

德宗時戶部侍郎韓洄建議山澤之利宜歸王者自是皆隸鹽鐵使

元和時天下銀冶廢者數十歲采銀萬二千兩銅二十六萬六千斤鐵二百七萬斤錫五萬斤鈇無常數

二年禁采銀一兩以上者笞二十逋出本界州縣官吏節級科罪

開成元年復以山澤之利歸州縣刺史選吏主之其後諸州牟利以自殖舉天下不七萬緡不能當一縣之茶稅

宣帝增河湟戍兵衣絹五十二萬餘匹裴休請復歸鹽鐵使以供國用增銀冶二鐵山七十一廢銅冶二十七鈇山一天下歲

率銀二萬五千兩銅六十五萬五千斤鈇十一萬四千斤錫萬七千斤鐵五十三萬二千斤

後唐長興二年勅今後不計農器燒器動使諸物並許百姓逐便自鑄造諸道監冶除依常年定數鑄辦供軍熟鐵并器物外

祇管出生鐵比已前價各隨逐處見定高低每斤一例減十文貨實雜使熟鐵亦任百姓自鍊巡檢節級勾當賣鐵場官并舖戶一切並廢鄉村百姓祇於夏秋苗畝上納農器錢一分五文足隨夏秋二稅送納

晉天福六年赦節文諸道鐵冶三司先條流百姓農具破者須於官場中賣鑄時却於官場中買鐵今後許百姓取便鑄造買賣所在場院不得禁止攪擾

宋興金銀銅鐵鈇錫之貨凡諸金產金有五曰商饒歙撫州南安軍

至道元年廢邵武軍院二年又廢成州二院饒州舊禁商收算人市販頗至爭訟大中祥符五年從凌策之請除其禁官焉產銀有三監曰桂陽鳳州之開寶本七房治開建州之龍

焙又有五十一場曰饒州之德興虔州之寶積信州之寶豐建

昌之馬茨湖看都越州之諸暨衢州之南山北山金水舊又有靈山場

正准 崔 宋 文獻通考卷六十一 七

大中祥符處州之慶成望際道州之黃富福州之寶興漳州之

興善毗婆大深巖洞汀州之黃焙龍門寶安南劍州之龍逢寶

應王豐杜唐高才贍國新豐巖梅營龍泉順昌邵武軍之焦阮

龍門小杉青女三溪黃上同福礫礫南安軍之穩下廣州之上

雲饒州之樂昌螺阮靈源連州之同官英州之賢德彙山竹溪

恩州之梅口春州之陽江三務曰秦州隴城隴州興元府興國

四年於五臺置治後廢秦州舊有太平監後去其名又賀州有寶盈場及杭州務後並省產銅有三十五場

饒處建英州各一信州南安軍各二汀州三漳州四邵武軍八

南劍州十二饒州曰興利建州曰同德英州曰禮平信州曰鈞

同一務曰梓州之銅采國初坊隴二州亦置場後廢又產鐵有

四監曰大通兗州之萊蕪萊蕪監領杏山阜陽何家魯東文陽

士等治景德中以鐵數不登並廢徐州之利國相州之利成又

有十二冶曰河南之凌雲魏州之麻莊同州之韓山鳳翔之赤

外平儀州之廣石河斬州之回嵐麓窰黃州之龍破袁州之

貴山興國軍之慈湖英州之黃石二十務曰晉磁鳳豐道渠合

梅州各一陝州之集津耀州之榆林坊州之玉華虔州之上平

符竹黃平青堂吉州之安福汀州之莒溪古田龍興羅村二十

五場曰信州之丁溪新溪鄂州之聖水荻洲樊源安樂龍興大

雲建州之晚化南劍州之毫村東陽武夷平林塗阮安福萬足

桃源交溪婁杉湯泉立沙黃溪邵武軍之萬德寶積連州之牛

鼻又有沂州鄆城治饒州苑城治齊州龍山治產鈔有三十六

場務曰越建連英春州各一韶州南安軍各二衢州汀州各三

漳州四邵武軍八南劍州十二並與銀銅產錫有九場曰河南

之長水虔州之安遠南安之城下南康之上猶道州之黃富賀

州之太平川石場潮州之黃岡循州之太任舊信州有產水銀

有四場曰秦階商鳳州產朱砂有三場曰商宜州富順

正續 惟正 文獻通考卷之...

列下

太祖皇帝開寶三年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
上加侵削下益抗敵每念茲事深疚于懷未能捐金于山豈忍
奪人之利自今桂陽監歲輸課銀宜減三分之一

太宗至道二年有司言鳳州山內出銅非定州諸山出銀鑛請
置官署掌其事上曰地不愛寶當與衆庶共之不許

至道末天下歲課銀十四萬五千餘兩銅四百一十二萬二千
餘斤鐵五百七十四萬八千餘斤鉛七十九萬三千餘斤錫二
十六萬九千餘斤天禧末金一萬四千餘兩銀八十八萬三千
餘兩銅二百六十七萬五千餘斤鐵六百二十九萬三千餘斤
鉛四十四萬七千餘斤錫二十九萬一千餘斤水銀二千餘斤
朱砂五千餘斤然金銀除坑冶丁稅和市外課利折納互市所
得皆在焉

開寶五年詔罷嶺南道眉州都採珠 先是劉鑠於海門鑛其

兵能採珠者二千人號媚川都凡採珠者必以索繫石被於體
而沒焉深者至五百尺溺死者甚衆及平嶺南廢之仍禁民採
取未幾復官取容州海渚及產珠官置吏掌之

自太平興國二年貢珠百斤七年貢五十斤徑寸者三八年
貢千六百一十斤皆珠場所採

金銀銅鐵鉛錫之冶總二百七十一金產登萊商饒汀南恩六
州冶十一銀產登號秦鳳商隴越衢饒信虔郴衡漳汀泉福建
南劍英韶連春二十三州南安建昌邵武三軍桂陽監冶八十
四銅產饒信虔建漳汀泉南劍韶英梓十一州邵武軍冶四十
六鐵產登萊徐兗鳳翔陝儀號邢磁虔吉袁信澧汀泉建南劍
英韶渠合資二十四州興國邵武二軍冶七十七鉛產越衢信
汀南劍英韶連春九州邵武軍冶三十錫產商號虔道潮賀循
七州冶十六又有丹砂產商宜二州冶二水銀產秦鳳商階四

州冶五皆置吏主之然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輒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其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仁宗英宗每下赦書輒委所在視冶之不發者或廢冶或蠲主者所負歲課率以為常而有司有請亦輒從之無所吝故冶之興廢不常而歲課增損繫焉皇祐中歲得金萬五千九十五兩銀二十一萬九千八百二十九兩銅五百一十萬八百三十四斤鐵七百二十四萬一千一斤鈔九萬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錫三十三萬六千九百九十五斤水銀二千二百一十斤其後以赦書從事或有司所請廢冶百餘既而山澤興發至治平中或增冶或復故者總六十八是歲視皇祐金減九千六百五十六銀增九萬五千三百八十四銅增一百八十七萬鐵錫增百餘萬鈔增二百萬獨水銀無增損又得丹砂二千八百餘斤今之論次諸冶以治平中所有云

天聖中登萊採金歲益數千兩帝命獎官吏王曾曰採金多則背本趨末者衆不宜誘之

景祐中登萊民飢詔弛金禁聽民自取後歲豐然後復故

吳氏能改齊謾錄曰登萊州產金自太宗時已有之然尚少至皇祐中始大發民廢農桑來掘地採之有重二十餘兩為塊者取之不竭縣官權買歲課三千兩中書備對諸路坑冶金數

萊州金四千一百五十兩 房州金六十六兩

登州金三千九兩 商州金三十九兩

饒州金三十四兩 沅州金一百三十二兩

汀州金一百六十七兩 邕州金七百四兩

神宗熙寧元年詔天下寶貨坑冶不發而負歲課者蠲之

七年廣西經略司言邕州填乃峒產金請置金場後五年凡得

金為錢二十五萬緡

四年以所產薄詔罷貢金

八年知熙州王韶奏本路銀銅坑發詔令轉運市易司共計之以所入為熙河糴本

七月詔近坑冶坊郭鄉村并淘採烹鍊人並相為保保內及於坑冶有犯知而不糾或停盜不覺者論如保甲法

元豐元年是歲諸路坑冶金總計萬七百一十兩銀二十一萬五千三百八十五兩銅千四百六十萬五千九百六十九斤鐵五百五十萬一千九百七十七斤鉛九百九十九萬六千三百三十五斤錫二百三十二萬一千八百九十八斤水銀三千三百五十六斤朱砂三千六百四十六斤十四兩有奇 七年坑冶凡一百三十六所領於虞部

哲宗紹聖二年江淮荆湖等坑冶司言新發坑冶漕司慮給本

錢往往停開不當請令本司同漕司官詳度從之 湖南漕司言

潭州益陽縣近發金苗以碎礦淘金賦權入官請修立私出禁地之制從之

徽宗崇寧四年湖北置旺溪金場監官以其歲收金千兩鈐轄司請置官故也

大觀二年詔金銀坑發雖告言或方檢視而私開淘取以盜論九月銀銅坑冶舊不隸知縣縣令者並令兼監賞罰減正官一等

政和元年張商英言湖北產金非止辰沅靖溪洞其峽州夷陵宜都縣荆南府枝江江陵縣赤湖城至鼎州皆商人淘採之地漕司既乏本錢提舉司買止千兩且無專司定額請置專切提舉買金司有金苗無官監者許遣部內州縣官及使臣掌幹詔提舉官措畫以聞仍於荆南置司

正官 提舉官 劉佑 彭

政和元年詔工部以坑冶所收金銀銅鉛錫鐵水銀朱砂物數置籍籤注歲半消補上之尚書省自是戶工部尚書省皆有籍鉤考然所憑惟帳狀至有額而無收有收而無額乃責之縣丞監官及曹部奉行而更督通年違負之數

九月措置峽西坑冶將彝奏本路坑冶收金千六百兩他物有差詔輸大觀西庫彝增秩官屬各減磨勘年

六年詔承買坑冶歲計課息錢十分蠲一以頻年無買欲優假之故也

五月中書言劉芑計置萬永州產金甫及一歲收二千四百餘兩詔特與增秩

宣和元年石泉軍江溪沙磧焚金許民隨金脉淘採立課額或以分數取之

坑冶國朝舊有之官置場監或民承買以分數中賣於官舊

例諸路轉運司本錢亦資焉其物悉歸之內帑崇寧以後廣搜利穴權賦益備凡屬之提舉司者謂之新坑冶用常平息錢與剩利錢為本金銀等物往往皆積之大觀庫自蔡京始也政和間數罷數復然告發之處多壞民田承買者立額重或舊有今無而額不為損

政和間臣僚言諸路產鐵多民資以為用而課息少請倣茶鹽法權而鬻之於是戶部言詳度官置爐冶收鐵給引召人通市苗脉微者令民出息承買以所收中賣於官毋得私相貿易從之

先是元豐六年京東漕臣吳居厚奏徐鄆青等州歲製軍器及上供簡鐵之類數多而徐州利國萊蕪二監歲課鐵少不能給請以鐵從官興煽計所獲可多數倍詔從其請自是官權其鐵且造器用以鬻於民至元祐罷之其後大觀初涇源

皇城使裴絢上言右河鐵冶令民自採鍊中賣於官請禁民私相貿易農具器用之類悉官為鑄造其治坊已成之物皆以輸官而償其直乃詔毋得私相貿易如所奏而農具器用勿禁於是官自賣鐵唯許鑄鑄戶市之

欽宗靖康元年諸路坑冶苗礦微或舊有今無悉令蠲損凡民承買金銀並罷

高宗建炎三年詔福建廣南自崇寧以來歲買上供銀數浩大民力不堪歲減三分之一

七年工部言知台州黃巖縣劉覺民乞依熙寧法以金銀坑冶召百姓採取自備物料烹煉十分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許坑戶自便貨賣江西運司相度江州等處金銀坑冶亦乞依熙豐法從之

十四年詔見今坑冶立酌中課額委提刑轉運司不得別有抑勒抱認虛數令有力之家計囑幸免切致下戶受弊

孝宗隆興二年鑄錢司言坑冶監官歲收買金及四千兩銀及十萬兩銅錫及四十萬兩鉛及一百二十萬斤者各轉一官知通令丞部內坑冶每年比祖額增剩者推賞有差

寧宗嘉定十四年臣僚言產銅之地莫盛於東南如括蒼之銅廊南筭孟春黃渙峯長拔殿山爐頭山莊等處諸暨之天富永嘉之湖溪信上之羅桐浦城之因獎尤溪之安仁杜唐洪面子坑五十餘所多繫銅銀共產大場月解淨銅萬計小場不下數

千銀各不下千兩為利甚博至今雙瑞西瑞十二岩之坑出銀繁澣大定永興等場銀鉛並產興盛日久又信之鉛山與處之銅廊皆是膽水春夏如湯以鐵投之銅色立變浸銅以生鐵煉成薄片置膽水

槽中浸漬數日上生赤煤取刮入爐三煉成銅大率用鐵二斤四兩得銅一斤淳熙元年七月指揮信州鈔山場浸銅每發二千斤為一綱應付夫以天地之間顯昇坑冶而屬吏貪殘積成

正雀 雀下 文獻通考卷十八 二十三 劉順

蠹弊諸處檢踏官吏大為民殃有力之家悉務辭遜遂至坑源
廢絕礦條湮閉間有出備工本為官開浚元佃之家方於二用
財未享其利而誣徒誣脅甚至黥配估籍寃無所訴此坑冶所
以失陷也

文獻通考卷之十八

文獻通考卷之十九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漸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征權考 雜征斂

周官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野遠

外所斂野之賦謂野之園圃山澤之賦也凡疏材草木有實者也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也

載師漆林之征二十而五疏漆林特重者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也

漢高祖時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於封君湯沐邑

各自為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給費言各收其所賦稅以自供不入國朝之倉庫也

文帝後六年弛山澤

章氏曰漢之山澤園池之稅本以給供養而少府掌之其
後倣古虞衡之意而置水衡乃取少府之所謂山林苑池
之稅而付水衡以平之然他日猶有江海陂池屬少府者

而海丞主海稅果丞主果實二者皆少府屬官猶掌之於少府之下則亦

不盡屬之也惟文帝時稍弛其賦而後世猶有增益其稅

而故為六筭之令其增損行廢固有時耶

武帝元狩四年初算緡錢

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

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而民不齊出南畝商賈滋眾貧

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輜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請

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賈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及商以取利

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賸物多率

緡錢二千而算一諸作有租及鑄以手力所作率緡錢四十

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輜車輜車皆今出一算商賈人輜車二算商賈人有輜車使三老非

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

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敢

犯令沒入田貨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以助

縣官天子乃超拜式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

風百姓而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縱放也

言楊可告緡徧天下如淳曰告緡令楊可所告言也師古曰

此說非也楊可據令而發動之故天下中家以上大氏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

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以億計奴婢

以千萬數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

家以上大氏破民媮其食好衣不事畜藏之業而縣官以鹽

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

東萊呂氏曰卜式為小忠而不知大體者也其願輸家業

半助邊丞相弘以為此非人情不軌之臣然罷報之後此

助縣官之心終不衰則非矯飾也惜其未嘗講學故區區

以輸財為忠是時富豪皆爭匿財惟式獨欲助費事勢相
激故武帝寵式者日厚嫉富豪者日深中家以上大率破
雖假手於桑弘羊輩苟無式以形之未必如是之酷也

元鼎四年令民得畜邊縣得畜牧於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十
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邊有官馬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十母馬還一駒以給用度得充實秦中人故除告緡之令也

先公曰按告緡之令至是行之五年矣武帝之聚斂正為
征伐計也得馬息遂不告緡此漢之所以猶愈於秦也嘗
觀文帝時纔令民實粟塞下便可以減田租武帝時纔令
邊民畜馬取息便可除告緡蓋一事輒有一事之益後世
厲民之政一行則與國俱弊無可哀救雖復縣官百方措
置徒為煩擾而於民間無分毫之益可歎也夫

宣帝五鳳中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白增海租三倍天子從其計

御史大夫蕭望之之言故御史屬徐官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與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未足任宜如故上不聽

元帝元鳳元年令郡國無斂今年馬口錢往時有馬口出斂錢今省武帝時租及六畜

王莽初設六筦之令諸採取名山澤衆物者稅之

王莽末邊兵二十萬人仰縣官衣食用度不給數橫賦斂又
一切稅吏民貲二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
皆保養軍馬師古曰保養不許其死傷吏盡復以予民轉令百姓民搖手觸
禁不得耕桑

後漢和帝永元五年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圃悉以假貧
民恣得採捕不收其稅九月官有陂池令得採取勿收假稅二

歲

九年詔山林饒利陂池漁採以贍元元勿取假稅 十二年十

五年俱有此令不復錄 順帝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謫罰者輸贖號為義錢託為貧人

儲而守令因以聚斂尚書僕射虞詡上疏元年以來貧百姓章

言長吏取受百萬以上者匈匈不絕謫罰吏人至數千萬而三

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錢給貸貧人走卒

五百之類行鞭杖者此言錢司空劾案州及郡縣皆坐免黜令

宜遵前典蠲除權制於是詔書下詔章切責州郡謫罰輸贖自

此而止 靈帝令刺史二千石及茂材孝廉遷除皆責助軍脩宮錢大郡

至二三十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

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又令郡國貢獻先輸中府名為

導行費蓋正貢外別有所 晉自渡江以來至于梁陳凡借贖奴婢馬牛田宅文券率錢一

萬輸估四百入官詳見商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師南侵軍旅大起用度不充王公妃

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等物以助國用下及富室小人亦有

獻私財數千萬者揚南徐兗江四州富有之家貲滿五十萬僧

尼滿二十萬者並四分借一過此率計事息即還 宋孝武帝大明初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

舊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爨辭氣 山封水保為家利自頃以來

顏弛日甚富強者兼領而占貧弱者薪樵無託至漁採之地亦

詔書擅占山澤強盜律論賊一丈以上皆棄市左丞楊希以壬

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

刻

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怨嗟今更刊革立制五條
凡是山澤先恒燠煖力居種竹木薪果為林仍及陂湖江海魚
梁鱮薰七由反常加工修作者並不追舊各以官品占山見官
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
犯者水上一尺以上並計賦依常盜論除晉壬辰之科從之

齊武帝即位詔免逋城錢自今以後申明舊制初晉宋舊制受
官二十日輒送脩城錢二千宋泰始初軍役大興受官者萬計
兵戎機急事有未遑自是令僕以下並不輸送二十年中大限
不可勝計文符督切擾亂在所至是除蕩百姓悅焉

齊武帝時王敬則為東揚州刺史今會稽郡以會稽邊帶湖海人無
士庶皆保塘陂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詳斂為錢以送臺庫帝納
之

竟陵王子良上表曰臣忝會稽粗閑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

官良由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計直人自為用若甲分毀

壞則年一修改乙限堅牢則終歲無役今乃通課此直悉以
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洩散害人損
政實此為劇建元初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一千乃質賣
妻子以充此限所逋尚多尋蒙蠲原而此等租課三分逋一
明知徒足擾人實自弊國愚謂課塘丁一條宜還復舊

唐高宗龍朔三年減百官一月俸賦雍同等十五州民錢作蓬
萊宮

唐肅宗即位時兩京陷沒民物耗弊乃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
淮富商右族訾富什收其二謂之率貸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
錢一千者有稅

德宗時朱滔王武俊田悅背叛國用不給陳京請借富商錢度
支杜佑以為軍費裁支數月幸得商錢五百萬緡可支半歲乃

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代佑行借錢令約罷兵乃償之搜督甚峻民有自經者家若被盜然總京師豪人田宅奴婢之估裁得八十萬緡又取僦匱納質錢及粟麥糶於市者四取其一長安為罷市遮邀宰相哭訴乃以錢不及百緡粟麥不及五十斛者免而所獲裁二百萬緡

時軍用不給乃稅間架算除陌其法屋二架為間上間錢二千中間一千下間五百吏執筆握算入人家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他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間杖六十告者賞錢五萬除陌法者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十錢舊算三十今給加為五十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算之市牙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隨目署記翌日合算之有自貿易不用市牙者給其私簿無簿者投狀自集其有隱錢百者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賞十千出犯人家法既行而主人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家所入不能

半而怨謫滿天下

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時討賊兵在外者衆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纜逾境而止月費錢百二十餘萬緡常賦不能給趙贊乃奏行二法愁怨之聲盈於遠近及涇原兵反大呼長安市中曰不奪爾商戶僦質不稅爾間架除陌矣於是間架除陌竹木茶漆鐵之稅皆罷

致堂胡氏曰當是時天下稅戶三百八萬五千餘戶稅穀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斛而籍兵七十六萬七千餘人是稅戶四穀斛三而養一兵他用不預焉被甲荷戈者既不常飽量入以為出國非其國矣

今按德宗之橫斂諉曰軍興乏用也然瓊林大盈之積特不過假軍興之名而厚賦以實私藏是以餉賜稍不

如意反使涇原驕橫之卒得藉口以為作亂之階然則平時刻剝生民而姑息軍卒竟何益哉

唐貞觀初京司及州縣皆有公廨田供公私之費其後以用度不足京官有俸賜而已諸司置公廨本錢以番官貿易取息計員多少為月料

十二年罷諸司公廨本錢以天下上戶七千人為胥士視防閤制而收其課計官多少而給之

十五年復置公廨本錢以諸司令史主之號捉錢令史每司九人補於吏部所主纔五萬錢以下市肆販易月納息錢四千歲滿受官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言七十餘司更一二載捉錢令史六百餘人受職太學高第諸州進士拔十取五猶有犯禁催法者沉屢肆之人苟得無耻不可使其居職太宗乃罷捉錢令史復給京官職田

開元十八年御史大夫李朝隱奏請籍百姓一年稅錢充本依舊令高戶及典正等捉隨月收利將供官人料錢並取情願自捉不得令州縣牽挽

乾元元年勅長安萬年兩縣各備錢一萬貫每月收利以充和雇

時祠祭及蕃夷賜宴別設皆長安萬年人吏主辦二縣置本錢配納質積戶收息以供費諸使捉錢者給牒免徭役有罪府縣不敢劾治民間有不取本錢立虛契子孫相承為之嘗有毆人破首詣閑廩使納利錢受牒貨罪御史中丞柳公綽奏諸司捉錢戶府縣得捕役給牒者毀之自是不得錢者不納利矣

寶應元年勅諸色本錢比來將放與人或府縣自取及貧人將捉非唯積利不納亦且兼本破除今請一切不得與官人及窮

百姓并貧典吏揀擇當處殷富幹了者三五人均使翻轉回易仍放其諸色差遣庶得永存官物又冀免破人家

貞元元年勅自今後應徵息利本錢除主保逃亡轉徵隣近者放免餘並準舊徵收其所欠錢仍任各取當司闕官職田量事糶貨充填本數

元和二年宰臣上言聖政惟新事必歸本疎理五坊戶色役令府縣卻收萬人欣喜恩出望外臣等輒釐革舊弊率先有司其兩省納課陪廚戶及捉錢人總一百二十四人望令歸府縣色役從之

元和十一年御史中丞崔從奏捉錢人等比緣皆以私錢添雜官本所防耗折裨補官吏近日訪聞商販富人投身要司依托官本廣求私利可徵索者自充家業成逋欠者證是官錢非理逼迫為弊非一今請許捉錢戶添放私本不得過官本錢勘責

有剩並請沒官

十四年御史中丞蕭俛奏諸司諸軍諸使公廨諸色本利錢等伏緣臣當司及秘書省等三十二司利錢準赦文至十倍者本利並放展轉攤保至五倍者本利並放緣前件諸司諸使諸軍利錢節文並不該及其中有納利百姓見臣稱訴納利已至十倍者未蒙一例處分求臣上達天聽伏以南北諸司事體無異納利百姓皆陛下赤子若恩澤均及則雨露無偏乞特賜準赦放免

會昌元年正月赦節文每有過客衣冠皆求應接行李苟不供給必致怨尤刺史縣令但取虛名不惜百姓夫畜皆配民戶酒食科率所由蠹政害人莫斯為甚宜委本道觀察使條流量縣大小及道路要僻各置本錢逐月收利或前觀察使前任臺省官不乘館驛者許量事供給其錢便以留州留使錢充每至季

終申觀察使如妄破官錢依前科配並同入已贓論仍委出使御史糾察以聞

按捉錢之事惟唐有之蓋以供諸司公用之費雖曰官出本錢令其營運納息非鑿空之橫斂及其久也民利於假官之勢則不請本錢白納利息官利於取民之財則所徵利息數倍本錢而其為無藝甚矣故述其事附之雜征斂之後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詔除滄德棣淄齊鄆乾慶三十九處所算錢或水漲聽民置渡勿收其算

五代時有津渡之算水或枯涸改置橋梁有司猶責主者備償至是詔除此後諸州有類是者多因恩宥蠲除陳州私置蔡河鎖民船勝百斛者取百錢有所載倍其征太平興國中詔除之

建隆二年詔自今宰相樞密使帶平章事兼侍中書令節度使依故事納禮錢宰相樞密使三百千藩鎮五百千充中書門下公用仍於中書刻石記授上年月已經納者後雖轉官不在更納舊相復入者納如其數時中書門下言唐制凡視事於中書者納禮錢三千緡近頗墮廢乞舉行之故也

按朝廷視官制祿所以養賢官莫崇於相則祿賜宜優於百僚今於上日及徵其錢以充公用可乎今考五代會要後唐天成元年門下中書兩省狀準舊例檢校官合納光省禮錢近降勅命除翊衛勳庸藩垣將佐外其餘不帶平章事節度使及防禦團練刺史諸道副使郎中以下并三司職掌鹽院官縣令錄事叅軍判司等凡關此例並可徵收伏緣省司舊例別無錢物祇徵禮錢以克公廨破使遭值離亂致失規繩乞依元行依例徵

正准

雜正效

文獻通考卷十九

九

正准

理自防禦團練刺史至諸道將校押衙各納錢有差則
爲例已久且不止於使相而已又考是年十二月中書
奏准故事應諸道藩鎮帶平章事處各納禮錢五百千
充中書修建公署及添置都堂內鋪陳什物勅從之則
納此錢者似是唐末以來方鎮據土地修貢獻求爲使
相之人恐非盛唐之制然觀建隆之詔則在廟堂爲相
者皆納矣又考梁開平五年勅食人之食者憂人之事
況丞相位尊參決大政而堂封未給且無餐錢朕甚愧
之宜今日食萬錢之半則當時爲相者俸廩尚無之況
修公署置什物乎此所以反有無藝之橫取也
又按所謂修公署備什物之類唐時有諸司捉錢戶捉
官本錢營運納息以供此費至五代之時則不復有之
而今居職者禮任之初自出此錢國初承五代之法遂

亦有之故併附於捉錢之後

太宗淳化元年詔諸處魚池舊皆省司管係與民爭利非朕素
懷自今應池塘河湖魚鴨之類任民採取如經市貨賣乃收稅
先時淮南江浙荆湖廣南福建當僭偽之時應江湖及池潭
陂塘聚魚之處皆納官錢或令人戶占賣輸課或官遣吏主
持帝聞其弊詔除之

又有橘園水磴社酒蓮藕鵝鴨螺蚌柴薪地鋪枯牛骨溉田
水利等名皆因僞國舊制而未除前後累詔廢省

開寶三年今撲買坊務者收抵當

止齋陳氏曰買撲始見此至淳化中而買撲酬獎之法次
第舉矣買撲之利歸於大戶酬獎之利歸於役人州縣坐
取其贏以佐經費以其剩數上供此其大略也自熙寧悉
罷買撲酬獎之法官自召買實封投狀着價最高者得之

而舊章舉廢矣

神宗元豐二年道洛通汴司言綱船為商人附載有留阻之弊今洛水入汴無湍駛請置堆垛場於泗州賈物至者先入官場官以船運至京稍輸船算從之三年詔近京以通津水門外順成倉為場

元豐二年三司言人戶買撲官監及非新酬衙前場務所增收錢並合入三司帳而司農寺以謂官監務外皆是新法拘收錢不當入三司乞留以助募役兼歲入百萬緡於市易務封樁若失此錢恐不能繼爭辨久之乃從司農之請

七年府界諸路坊場錢歲收六百九十八萬六千緡穀帛九十七萬六千六百石匹有奇

新法既鬻坊場河渡司農又并祠廟鬻之募人承買收取淨利官既得錢聽民為買區廟中判應天府張方平言管下五

十餘祠百姓盡已承買闕伯主祀大火火為國家盛德所承微子開國于宋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今既許承買小人以利為事必於其間營為招聚紛雜冗褻歲收甚微實損大體欲乞不賣此三廟以稱國家嚴恭之意上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鬻明年二月中丞鄧潤甫言興利之臣議前代帝王陵寢皆合請射耕墾而司農可之緣此唐之諸陵悉見芟刈聞昭陵已翦伐無遺乞下所屬依舊禁止詔從之

哲宗元祐元年侍御史劉摯言坊場舊法買戶相承皆有定額毋得增價新法乃使實封入狀唯利價高有舊纜百緡而益及千緡者其後類多敗闕請罷實封之法令諸路轉運提舉司會新舊之數酌取其中立為求額召人承買其後詳定役法所度之事請下之諸州若累界有增以次高一界為額增虧不常以

酌中爲額或前次所負及五分縣以聞州州與漕司次第保上

之仍立界滿承買抵當之制餘皆如舊法從之
五年戶部郎中高鑄言場務敗闕者請止損淨息其省額如故
從之又詔無人承買者許自陳損其錢數明諭以召人願增價
者聽若不售則更減之減及八分而不售者提刑司審覈權停

開

徽宗自崇寧來言利之言殆析秋毫其最甚者汧汧州縣創增
鎖柵以牟稅利官賣石炭增賣二十餘場而天下市易務炭皆
官自賣名品瑣碎則有四腳舖牀榨磨等錢水磨錢侵街房廊
錢廟圖錢淘沙金錢不得而盡記也

大觀三年臣僚言比歲諸郡求以坊場增給公帑不啻二十餘
萬緡且慮朝廷封樁寢爲廚傳之費請考元豐舊制詳議行之
詔令戶部以所用封樁及坊場錢數申尚書省

按坊場卽墟市也商稅酒稅皆出焉今考其明言酒稅
者入權酷門明言貨稅者入征商門而汎言坊場者則
以附雜征權之後

牙契 稅契始於東晉歷代相承史文簡略不能盡攷

宋太祖開寶二年始收民印契錢令民典賣田宅輸錢印契稅
契限兩月

止齋陳氏曰元降指揮應典賣物會問隣至有不願卽書
之於帳聽卽兩月批印違者依漏稅法所以防姦僞省獄
訟非私之也慶曆四年十一月始有每貫收稅錢四十文
省之條至政和無所增宣和四年發運使經制兩浙江東
路陳亨伯奏乞准浙江湖福建七路每貫增收二十文充
經制移用通舊收錢不得過一百省紹興五年三月勅每
貫勘得產人合同錢一十文入總制名起發乾道七年戶

部尚書曾懷奏人戶交易一十貫內正錢一貫餘六百九十五文充經制總錢外有三百二十五文欲存留一半餘入總制錢帳令項起發至是牙契今為州縣利源矣

神宗元豐時令民有交易則官為之據因收其息

徽宗崇寧三年勅諸縣典賣牛畜契書并稅租鈔旁等印賣田宅契書並從官司印賣除紙筆墨工費外量收息錢助贍學用其收息不得過一倍

大觀二年以出賣鈔旁息錢事涉苛細罷之

政和中應舉事起乃復行

宣和五年詔諸路所收鈔旁定帖錢除兩浙路隸應奉外餘路並逐州委通判拘收與發運司充糴本

高宗建炎元年赦應今日以前典賣田宅馬牛之類違限印契

合納倍稅者限百日許自陳蠲免

二年初復鈔旁定帖錢請集命諸路提刑司掌之無得擅用

紹興二年右朝奉郎姚沈言諸路曾被兵火去失契書業人許

詣所屬陳理本縣下隣保證實給戶帖從之

五年詔諸路勘合錢每貫收十文足即鈔旁定帖錢

初令諸州通判印賣田宅契紙自今民間競產而執出白契者

毋得行用從兩浙運副吳革請也

革言在法田宅契書縣以厚契印造遇人戶有典賣納紙墨

本錢買契書填緣縣典自掌印版往往多印私賣致有論訴

今欲委逐州通判立千字文號印造每月給付諸縣遇民買

契當官給付

冬十一月詔諸路州縣出賣戶帖令民間自行開具所管地宅

田畝間架之數而輸其直仍立式行下時諸路大軍多移屯江

北朝廷以調度不繼故有是詔既而中書言恐騷擾稽緩乃立

定價錢應坊郭鄉村出等戶皆三千鄉村五等坊郭九等戶皆一千凡六等惟閩廣下戶差減期一等足計綱赴行在即旱傷及四分以上權住聽旨 又用殿中侍御史王縉言詔州縣止以簿籍見在數目出給戶帖務要簡便不擾如容縱乞取重實干法令刑獄使者察之時州縣追呼頗擾乃命通判職官徧詣諸邑面付人戶其兩浙下戶展限二月內諸路簿籍不存者許先納價錢俟造簿畢日給帖

二十六年戶部言印契違日限者罪之而沒其產太重難行徒長告許欲並依紹興法舊限六十日投稅再限六十日費錢請契從之

二十七年詔人戶買賣耕牛並免投納契稅 孝宗乾道七年戶部言每交易一十貫納正稅錢一貫除六百七十五文充給總制錢外三百二十五文存留一半充州用餘

一半入總制錢帳如敢隱漏依上供錢法人戶違限不納或於契內減落價貫規免稅錢許牙人併出產戶陳首將物業半給賞半沒官每正稅錢一百文帶納頭子錢三十一文二分州縣過數拘收公人邀阻作弊並重置典憲從之

臣僚言乞詔有司應民間交易並令先次過割而後稅契凡進產之家限十日繳連小契自陳今本縣取索兩家砧基赤契并以三色官簿夏稅簿 秋苗簿 物力簿今主簿點對批鑿如不先經過割不許投稅詔赦令所參照見行指揮脩立成法

八年詔今後遇赦刪去稅契違限許免倍自首一節監司州郡無得自擅免倍稅契違者坐之

言者謂今之置產者未嘗以稅契為意蓋起於赦恩許其免納而自首況監司州郡不候朝旨免倍稅契所收錢不復分隸案各一切以資妄用故有此令

六年勅令所進呈重脩淳熙法上親筆圈記人戶內驢駝馬船契書收稅諭輔臣曰凡有此條並令刪去恐後世有算及舟車之言

七年臣僚言民間典賣田產必使之請官契輸稅錢其意不徒利也慮高貴之家兼并日增下戶日益朘削是亦抑之之微意今州縣以人戶物力科配空給印紙名為預借契錢殊失法意詔禁止之

寧宗嘉定十三年臣僚言州縣交易印契所以省詞訟清稅賦而投報輸直亦有助於財計今但立草契請印紙粘接其後不經官投報者不知其幾也印契具文過割可廢間有交易已畢遷徙他郡二稅茫無所歸州縣徒費追擾至於改換等色減退畝步者不知其幾也乞申言成法從之

經總制錢

宣和末陳亨伯以發運兼經制使因以為名廢於

靖康而建炎復之紹興初孟庾提領措置財用又因經制之額增析而為總制錢蓋南渡以來養兵耗財為夥不敢一旦暴斂於民而展轉取積於細微之間以助軍費初非強民而加賦也建炎二年冬上在維揚四方貢賦不以期至於是戶部尚書呂頤浩翰林學士葉夢得等言亨伯以東南用兵嘗設經制司取量添酒錢及增收一分稅錢頭子賣契等錢斂之於細而積之甚眾求之於所欲而非強其所不欲如增收印契錢出於兼并之家無傷於下戶增收賣酒錢合於人情而無害於民官吏俸給除頭子錢百分取一靖康初相繼遽罷欲望博延羣議更加討論且亨伯為河北轉運使又行於京東西昨來河北京東西一歲得錢近二百萬緡所補不細今若行於兩浙江東西荆湖南北福建二廣歲入無慮數百萬計况邊事未寧苟不知出此緩急必致暴斂與其暴斂於倉卒曷若取積於細微於是除不

便於民者如免行錢減罷曹官役人錢鈔旁定帖錢院虞以權

添酒錢添賣糟錢人戶典賣田宅增添牙稅錢官員等請給頭

子錢并樓店務增添三分房錢五者令東西八路州軍兩浙江

湖南北福收充經制錢命各路憲臣領之州委通判拘收季終

起發紹興五年閏二月叅政孟庾提領措置財用乞以總制司

為名而總制錢四月臣僚言賦入之利莫大於雜稅茶鹽出納

之間每貫增頭子錢五文歲入不少而財用司言茶鹽已復鈔

價其頭子錢難以增添而諸路州縣出納繫省錢所收頭子錢

依節次指揮每貫共收錢三十三文省內一十文省作經制起

發上供餘一十三文並充本路州縣并漕司支用今欲令諸路

州縣雜稅出納錢於每貫見收頭子錢上量行增添共作二十

三文足除漕司并州舊來合得一十三文省外餘盡併入經制

窠名帳內起發補助軍須尚書省又言省戶長雇錢并抵當庫

楮四分息錢轉運移用錢勘合朱墨錢出賣繫官田舍錢及赦

限內典賣牛畜等印契稅錢進獻納貼錢常平司七分錢茶鹽

司袋息錢並令諸路州縣椿管應辦軍期而總制司又言人戶

稅賦畸零如析居異財絹綿零至一寸一錢者亦收一尺一兩

米零至一勺一抄者亦收一升之類並與折納至於二廣福建

江東西路免役一分寬剩錢若無災傷減閣並令發付行在及

兩浙西路役人雇錢除歲用應副外大軍支用八月江西提舉

司言常平錢物舊例每貫收頭子錢五文足今合依諸錢例增

作二十三文足除五文依舊法支費外餘增到錢與經制司別

作一項窠名起發十一月尚書省言經制錢監司州郡或以軍

期應辦為名輒行借兌拘截取撥者乞依諸路州軍通判已得

指揮施行州縣輒將經制錢擅行應副兌借拘截取撥輒有侵

放罷人吏徒二年各

不以去官赦降原減

紹興十六年戶部侍郎李朝正言諸路每歲所取經總制錢委本路提刑并檢法幹辦官點磨拘催歲終欲通行殿最

增及一分以上減三季磨勘二分四分以上議賞有差虧一分以上展三年磨勘二分四分以上議罰有差

二十六年禮部侍郎賀允中言比年經總制錢以二十六年以前最高者十九年之數立額其當職官既誘以厚賞又驅以嚴責額一不登每至橫斂民受其弊望詔有司立歲額既而倉部郎中黃祖舜乞自十九年之外有稍高年分或少損其數詔從之

三十一年詔諸路州軍未起二十六年二十七年經總制錢特與除放其二十八年以後欠數令提刑司督責補發

孝宗乾道元年詔諸路州縣州納每貫添收錢一十三文省充經總制錢仍將所增錢別項發納左藏西庫補助經費自是公

家出納經制總每千共收五十六文

光宗登極從吏部尚書顏師魯奏減江東西福建淮東浙西路經總制錢共十七萬一千緡

嘉泰初除四川外東南諸州額理經制錢七百八十餘萬四川緡

月椿錢始於紹興之二年也時韓世忠駐軍建康宰相呂頤浩

朱勝非共議令江東漕臣月椿發大軍錢十萬緡以朝廷上供

經制及漕司移用等錢應辦當時漕司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拋既有偏重之弊又於本司移用錢不肯取撥止取於朝廷窠

名曾不能給十之二三上供經制無額添酒錢并淨利錢贖軍省不係省錢皆於州縣橫斂銖積絲累僅能充數一月未畢是朝廷窠名也

而後月之期已逼江東西之害尤甚七年戶部員外郎霍璽言願詔諸路守臣條具所椿實有窠名幾何臨時措畫者若爲而

辦八年侍郎士儂及叅政李光皆言月椿之害 上感動每諭
宰臣若得休兵凡取於民者悉除之九年正月復河南州軍赦
務與民休息令轉運司具逐州見認月椿錢數申朝廷據實科
撥二月詔以州縣大小所入財賦欲斟量適當易於椿辦其日
後殿進呈各有窠名但多為漕司占留遂不免敷及百姓上曰
若所撥科名錢不足從朝廷給降應副不得一毫及民
紹興十七年減江東西月椿錢一十二萬七千緡有奇
光宗登極用吏部尚書顏師魯奏減江浙諸郡月椿錢十六萬
五千緡有奇

江浙轉運趙汝愚上言臣伏自到任以來不住詢訪民間利
害及今來巡歷所至有可以寬裕民力者本司已隨事斟酌
輕重次第罷行獨有諸縣措置月椿錢物其間名色類多違
法最為一方細民之害臣試舉其大者則有日麴引錢白納

醋錢賣紙錢戶長甲帖錢保正牌限錢折納牛皮筋角錢兩
訟不勝則有罰錢既勝則令納歡喜錢殊名異自在處非一
臣嘗詢究蓋已累經朝廷指揮及前後監司約束住罷矣大
抵類能力制於一時而不能保無於後日其弊正如鼠穴左
固則右逸也至詰其所從出入則首以月椿無科名循例措
置為辭甚者姦賊之吏又並緣措克以濟其私預於簿書之
間陰為抵調之計有司熟視不可稽考其間設有能自植立
整齊紀綱者則往往窘於調度拘率牽制困不得逞其豪宗
大姓因得持是數者挾持官吏以漁獵細民流弊萬端不可
殫述其原則始於月椿太重而已臣不勝憤懣因盡考諸縣
月椿出納之數及其初科降之目與夫先後因革之制觀之
其始緣江淮用兵供億萬數朝廷深恐一時乏事遂令本路
計月椿辦大軍錢物而月椿之名始立然其時降到旁通式

內猶許先取無額經制錢不足方取上供錢又不足則取諸司封樁錢其後又增置贍軍七分酒息錢其餘不以有無拘礙錢物皆許移用甚至急闕則朝廷亦時支降茶引度牒之類以濟之是時兵火之初所在皆有餘積公私未告病也今諸司封樁固不得用而無額經制錢州縣皆有定額不盡分隸月樁此外所存名目惟上供錢及七分酒息錢二種而已其餘蓋盡以取足於州縣也況夫比年以來州縣用度日廣財賦日蹙所以予之者歲益加少謂如州縣科檢二稅而取之者歲益加多請如增減頭子錢勘合與州縣贍用之類非作法以取諸民則何以哉臣嘗略計本路月樁之數每歲為緡錢七十萬而格外所入者半之雖其間亦有傳致文法者大抵法外之數什常三四也今朝廷縱未能大有蠲除以盡掃宿弊臣謂宜令有司擇其間最重者稍賑恤之

版帳錢亦軍興後所創也嘉定十六年正月五日兩浙運判耿秉言二浙近在日邊疾苦易於上聞固宜州縣之間雍容為政今百里之寄銓曹見闕至無人願就是安可不思所以救之蓋今縣邑之所苦者不過版帳錢額太重耳額重而收赴不及計無所出則非法妄取以納斛斗則增收耗剩交錢帛則多收糜費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之受賕而課其入索到盜賊不還失主檢校財產不及其卑幼亡僧絕戶不候覈實而拘籍入官逃產廢田不與銷豁而逼勒填納遠債之難索者豪民獻於官則追催甚於正稅私納之為罰者仇家訟於縣則監納過於賦錢賒酒不至於公吏而抑配及保正戶長檢稅不止於商旅而苛細及於盤合奩具今年之賦稅已足而預借於明年田產之交易未成而採契以寄納其他如罰酒料醋賣紙稅醬下奉錢之類殆不可以徧舉亦不能徧知無非違法州郡利其

能辦財賦佯若不聞一旦告發則邑宰坐罪而去後人繼之未免循復前例蓋其太重之額既不減則亦別無他策爾且是法創立經隔已數十年物價有低昂戶口有息耗安可不隨時而加損乞令臣與諸郡從長斟酌將合減之數開具聞奏去其太甚而立為中制庶幾仰副聖天子惠養斯民之意從之於是鎮江府丹陽金壇兩縣一歲通減錢二千八百四十四貫有奇平江府常熟縣每年與減一萬貫崑山吳江縣每年合與減發三千貫自此諸路有陳請亦優減不一矣

葉適應詔條奏曰何謂一曰經總制錢之患昔李憲經始熙河始有所謂經制財用者其後童貫繼之亦曰經制蓋其所措畫以足一方之用而已非今之所謂經制也方臘既平東西殘破郡縣事須興復陳亨伯以大漕兼經制使移用諸路財計其時所在艱窘無以救急故減役錢除頭子賣糖酵以

相補足靖康召募勤王兵益彥國以知江寧兼總制括民財以數百萬計已散者視若泥沙未用者棄之溝壑維揚駐蹕國用益困呂頤浩葉夢得實總財事四顧無策於是議用陳亨伯所收經制錢者其說已為征商雖重未有能強之而使販賣酒雖貴未有能強之而使飲若頭子之類特取於州縣之餘而可供猝迫之用夢得號為士人而其言如此蓋辨目前者不暇及遠亦無怪也然其所取止於一二百萬而已其後內則為戶部外則為轉運使不計前後動添窠名黃子游柳約之徒或以造運船或以供軍興遍添酒稅隨刻頭子趙鼎張浚相繼督師悉用取給而孟庾以執事之重當總制之名者戶長壯丁顧錢始行起發役法由此大壞二制並出色額以數十計州縣之所起辦者本不過數條瓜剖碁布皆以分隸一州則通判掌之一路則提點刑獄督之胥吏疲於磨

算屬官倦於催發酒有柳運副王祠部都督府二分本柄虧折官本茶有秤頭節息油單壓面商稅有增添七分免役有一分寬剩得產有勘合典賣有牙契至於後也僧道有免丁截撥有糜費故酒之爲勝也幾至於二百頭子之去貫也至於五十六而其所收之多也以貫計者至於千七百萬凡今截取以昇總領所之外戶部經常之用十八出於經總制士方其入仕執筆茫然莫知所謂老胥猾吏從旁而嗤之上之取財其多名若是於是州縣之所以誅求者江湖爲月椿兩浙福建爲印版帳其名尤繁其籍尤雜上下焦然役役以度日月者五十年於此向之學士大夫尤有知其不善歎息而不能拯今之新進後出者有智者驚有力者奮視兩稅爲何物而況遠及先王貢賦之法乎臣嘗計之自王安石始正言財利其時青苗免役之所入公上無所用坊場河渡免行茶

湯水磨碓碾之額止以給吏祿而已前無辭向後有吳居厚可謂刻薄矣蔡京繼之行鈔法改鈔幣誘賺商旅以盜賊之道利其財可謂甚矣然未有收拾零細解落貫陌飲人以不貲之酒其患如經總制之甚者蓋王安石之法桑弘羊劉晏之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之所不道而經總制之爲錢也雖吳居厚蔡京亦羞爲之至其急迫皇駭無所措其手足則雖紹興以來號爲名相如趙張者皆安焉又以遺後人而秦檜權伎劫脅一世而出其上及其取於棄餘瑣屑之間以爲國用者是何其無耻之至是也哉故總制錢不除一則人才日衰二則生民日困三則國用日乏陛下誠有意加惠天下以圖興復以報仇怨拔才養民以振國用在一出令而已又曰何謂人才日衰本朝人才所以衰弱不逮古人者直以文法繁密每事必守程度按故例一出意則爲妄作矣當其

風俗之成名節之厲猶知利之不當言財之不當取蓋處而學與出而仕者雖不能合而猶未甚離也今也不然其平居道先古語仁義性與天道者特雅好耳特美觀耳特科舉之餘習耳一日為吏簿書期會迫之於前而操切無義之術用矣曰彼學也此政也學與政判然為二縣則以版帳月椿無失乎郡之經常為無罪郡則以經總制無失乎戶部之經費為有能而已矣夫置守令監司以寄之人民社稷其所任必有大於此者而今也推是術以往風流日散名節日壞求還祖宗盛時豈復可得是則人才日衰者經總制錢使之也何謂生民日困俗吏小人之說必曰經制錢者朝廷所以取州縣之棄餘而版帳月椿各自以力起辦其於民固未嘗明加之賦斂也贏縮多少惟人而已臣請以事驗之知州去民尚遠而知縣去民最近者也月椿版帳多者至萬餘緡少者猶

不下數千緡昔之所謂窳名者強加之名而已今已失之所以通融收簇者用十數爪牙吏百計罔民日月消削蓋昔之號為壯縣富州者今所在皆不復可舉手今之所謂富人者皆其智足以兼并與縣官抗衡又衣冠勢力之家在耳若夫齊民中產衣食僅足昔可以耕穡自營者今皆轉徙為盜賊餓死矣若經總制不住州縣破家生民之困未有已也何謂國用日乏今歲得緡錢千五百萬昔三代漢唐不能進焉所以裕國也而何乏之敢言陛下知夫博者乎其驟為孤注與不博而丐其贏之一二者皆其本先竭者也為國有大計自始至末必有品節條章豈有左右望而羅其細碎不收之物且均之為朝廷出納也又從而刻削其頭子賣酒取數倍之息若此者猶可以為國乎使國不貧宜不至此既至此矣何以能富故經總制錢不除則取之雖多斂之雖急而國用之

乏終不可救也今欲變而通之莫若先削今額之半正其窠名之不當取者罷去然後令州縣無敢為版帳月椿以困民黜其舊吏刻削之不可訓誨者而拔用惻怛愛民之人使稍修牧養之政其次罷和買其次罷折帛最後議茶鹽而寬減之若此則人才不衰生民不困矣夫財用之所以至此者兵多使之也財與兵相為變通則兵數少而兵政舉若此則國用不乏矣陛下豈有愛於多財多兵哉直未得其所以去之之道耳一舉而天下定王業之所由始也

右經總制月椿版帳等錢所取最為無名雖曰責辦州縣不及百姓然朱文公嘗論其事以為自戶部四折而至於縣如轉圜於千仞之坂至其址而其勢窮矣縣何所取之不過巧為科目以取之於民耳而議者必且以為朝廷督責官吏補發非有與於民也此又與掩耳盜

鐘之見無異蓋其心非有所蔽而不知特藉此說以誣誤朝廷耳此至當之論昔太史公論桑弘羊之善理財以為民不加賦而上用足而司馬溫公謂其不過設法陰奪民利然弘羊所謂理財若鹽鐵則取之山澤也若酒酤均輸舟車之算則取之商賈逐利者也蓋山海天地之藏而賈販坐籠不費之利稍奪之以助縣官經費而不致盡倚辦於農田之租賦亦崇本抑末之意然則弘羊所為亦理財之良法未可深訾也至後世則若茶鹽若酒酤若坑冶若商稅官既各有名額以取之未嘗有遺利在民間矣而復別立窠名以為取辦州縣所斂不及民將以誰欺此水心所以言非惟桑弘羊劉晏所不道雖蔡京吳居厚之徒亦羞為之者是也蓋宋承唐之法天下財賦除其供輦送京師之外餘者並留之州

郡至於坊場坑冶酒稅商稅則興廢增虧不常是以未嘗立為定額其留州郡者軍資庫公使庫係省錢物長吏得以擅收支之柄景德以來雖屢有拘轄比算之令然祖宗法度寬大未嘗究竟到底熙豐以後驅磨方密然又有青苗助役市易免行等項錢物則州郡所入亦復不少過江以來軍屯日盛國用大困遂立經總制等案名以取之雖曰增征商之美餘減出納之貫陌而亦所以收州縣之遺利也然倥偬之際不暇審訂故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拋而額之重者不可復輕督迫之餘州縣遂至別立苛橫之法取之於民紹興講和以後至乾淳之時諸賢論之屢矣如趙丞相所奏及水心應詔所言最為詳明然言其弊而不思所以革弊之方則亦未免書生之論蓋經總制等案名皆起於建炎紹興間

而彼何如時也疆敵壓境歲有荐食吞噬之謀翠華南巡未知稅駕息肩之所兵屯日盛將帥擅命而却敵之功無歲無之固非計財惜費之時則何暇為寬征薄歛之事隆興再講和好之後國勢稍張敵患亦息雖曰詰戎兵討軍實不當廢弛然文物禮樂既已粲然承平之舊矣則無名之征權宜之法豈不可講求而蠲削之議者必曰錢物數目浩大而科取各有去着未易盡捐然酒價牙契之利可以增羨則當於坊場要鬧之地人戶湮實之處而明增之不當例立此法而使州縣之凋弊無措者不免加賦於民以取足也官員請俸之給可以剋除則當視其員之太冗者俸之太優者而明減之不當捐留頭錢而使士大夫之受俸於官者不免有口惠而實不至之譏也州郡椿留之財賦可以收取則當擇

其郡計之優厚者於留州錢內明增上供而凋弊之郡則不復責取如此攷覈明白之後則正其名色曰某郡酒坊牙契錢增羨幾何某郡增解戶部上供錢幾何諸郡減除冗官俸錢幾何按期申解而盡削經總制月椿版帳之名則是三者之名已去而三者之利未盡捐也其未盡捐者明以增課減俸等項之所得起解而其名既去則州縣不得借鑿空取辦挨那不敷之說而違法取財以困民上下之間豈不兩利蓋天下之財皆朝廷之財遮藏諱避而暗取之固不若攷核名實而明取之且使牙契酒坊增羨等項既明屬版曹則異日或有起辦不行之處亦未嘗不可明致蠲減之請今朝廷之所以取之州縣者曰經總制月椿版帳錢也而州縣之所藉以辦此錢者曰酒坊牙契頭子錢也或所取不能及額則違法擾民以足之曰輸納斛面富戶詞訟役人承替違限科罰之類是也上下之間名目各不脗合州縣以酒坊牙契不辦訴之版曹則朝廷曰吾所取者經總制錢而已未嘗及此而不知其實取此以辦彼也百姓以斛面罰錢等事訴之朝廷則州縣曰吾已辦經總制錢而已未嘗入已而不知上取其一而下取其十也互相遮覆文不與而實與百姓知之何而不困固不若大行核實擇其可取者正其名而使不失經常之賦其不應取者削其名而可絕並緣之姦豈非經久之計壽皇英主乾淳間賢俊滿而計不及此惜哉

文獻通考卷之十九

正

雜

文獻通考卷之十九

三

文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一

宋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明蘄陽馮天馭應房校刊

市糴考 市

周官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
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
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
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貨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
注見錢幣考

水心葉氏曰熙寧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為市易之司以奪
商賈之贏分天下以債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
之法也天下之為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非周公之法
也周公不為利也其人又從而解之曰此真周公之法也

聖人之意六經之書而後世不足以知之以此嗤笑其辨者然而其法行而天下終以大弊故今之君子真以為為聖賢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後可矣夫泉府之法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其餘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為之息若此者真周公所為也何者當是時天下號為齊民未有特富者也開闢歛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與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則取於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不與則誰與之將無以克其用而恤之也則民一切仰土而其費無名故賒而貸之使以日數償而以其所服者為息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歛之則為不仁然則二者之法非周公誰為之蓋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闢歛散輕

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奪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為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夫學周公之法於數千歲之後世異時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為是法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為深知周公乎且使周公為之固不以自利雖百取而不害而況其盡與之乎然則奈何君子避理財之名苟欲以不言利為義坐視小人為之亦以為當然而無恠也徒從其後頽廢而議之厲色而爭之耳然則仁者固如是耶

愚論見錢幣考

漢武帝元封元年置均輸官

桑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儻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

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准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准天子以為然而許之一歲之中諸均輸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是時歲小早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昭帝時霍光輔政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使丞相御史相與語人疾苦文學曰理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教道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無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均輸與人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行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趨末衆夫末脩則人侈本脩則人懿懿則財用足侈則饑寒生

願罷均輸以進本退末大士曰匈奴背叛數為寇暴備之則勞中國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愁苦為虜所俘乃修障塞飾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不足故置均輸蕃貨長財以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是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罷之不便夫國有沃野之饒而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西之丹砂毛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柎梓竹箭燕齊之魚鹽鹽襄兗荆河之漆絲絺紵養生奉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也文學曰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蓄仁義以風之勵德行以化之是以近者親附遠者說德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夫導人以德則人歸厚示人以利則人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則百姓交於

道而接於市夫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為非況上為之利
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
開利孔為人罪梯也夫古之賦稅於人也因其所工不求其拙
農人納其穫工女效其織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
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作布絮吏恣留難與之為市吏之
所入非獨濟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人間之所為耳行姦賣平
農人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
人並收並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牟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
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
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賈物大夫
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難物多苦惡不償其
費故郡置輸官以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
京師以寵貨物賤則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

利故命曰平準準平則民不失職均輸則人不勞故平準均輸
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也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塗通有無
之用故易曰通其變使人不倦故工不出則農用乏商不出則
珪貨絕農用乏則穀不殖珪貨絕則財用匱故均輸所以通委
財而周緩急是以先帝開均輸以足人財王者塞人財禁關市
執準守時以輕重御人豐年則貯積以備乏絕凶年歲儉則行
幣物流有餘而拯不足戰士或不得祿今山東被災賴均輸之
蓄倉廩之積戰士以奉飢人以振故均輸之蓄非所以賈萬人
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振困乏而備水旱也古之賢聖理家
非一室富國非一道理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
為庖故善為國者以末易本以虛易實今山澤之材均輸之藏
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

先公曰今按桑大夫均輸之法大槩驅農民以效商賈之

為也然農民耕鑿則不過能輸其所有必商賈懋遷乃能致其所無今驅農民以效商賈則必釋其所有責其所無如賢良文學之說矣太史公平準書云今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此說疑未明班孟堅採其語曰今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而相灌輸此說渙然矣蓋作如異時三字是謂驅農民以效商賈之為也東萊呂氏尊遷抑固是以取書而不用志語然義理所在當惟其明白者取之是以通鑑取志語云水心葉氏曰平準書直敘漢事明載聚歛之罪比諸書最簡直然觀遷意終以為安寧變故質文不同山海輕重有國之利按書懋遷有無化居周譏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故子產拒韓宣子一環不與令其詞尚存也漢高祖始行困辱商人之策至武

帝乃有筭船告緡之令鹽鐵榷酤之入極於平準取天下百貨居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使其果出於厚本而抑末雖偏尚有義若後世但奪之以自利則何名為抑恐此意遷亦未知也

王莽篡位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

莽有所興造必欲依古經文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樂語有五均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傳記各有幹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幹者所以齊眾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各名長安東西市及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採金銀銅連錫登龜

取貝者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諸取衆物鳥獸魚
鱉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蠶桑織紵紡績補縫工
匠醫卜及他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居處所在爲
區謁舍今客
舍皆各自占所爲於其所在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
之而以其一爲貢敢不自占占不以實盡沒入所採取而作
縣官一歲諸司市嘗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爲物上中下之
賈各自用爲其市平毋拘他所衆民賣買五穀布帛絲綿之
物周於民用而不售者均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
無令折錢萬物印貴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民其賈低賤
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以防貴庾者庾積也積
物待貴民欲祭祀喪
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無過旬日喪紀
無過三月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產業者均受之除其費計每
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

按古人立五均以均市價立泉府以收滯貨而時其賈
賣皆所以便民也所謂國服爲息者乃以官物賒貸與
民則取其息耳今莽借五均泉府之說令民採山澤者
畜牧者紡織者以至醫巫技藝各自占所爲而計其息
十一分之一以其一爲貢則是直攫取之耳周公何嘗
有此法乎然古人之立法惡商賈之趨末而欲抑之後
人之立法妬商賈之獲利而欲分之

東漢章帝時尚書張林上言宜自交趾益州上計吏來市珍瑤
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謂租賦并雇運之直官總取
而官轉輸於京故曰均輸詔議
之尚書僕射朱暉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
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非明主所宜
行帝不從其後用度益奢

齊武帝永明中天下米穀布帛賤上欲立常平倉市積爲儲六

年詔出上庫錢五十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綾絹布詳見

唐德宗時趙贊請置常平官兼儲布帛於兩都江陵成都揚汴

蘇洪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緡下至十萬積米粟布帛絲

麻貴則下價而出之賤則加估而收之并權商賈錢以贍常平

本錢帝從之屬軍用迫蹙亦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數

德宗時宮中取物於市以中官為官市使置白望數十百人以

鹽敝衣絹帛尺寸分裂酬其直又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有齎

物入市而空歸者每中官出沽獎賣餅之家皆徹肆塞門諫官

御史言其弊而中官言京師百姓賴官市以養帝以為然順宗

即位乃罷之

按京師百姓賴官市以養之語出於中官之口此輩逢

君之惡豈能顧義理之是非生民之休戚然王莽之五

均介甫之市易亦皆以為便百姓而行之且舉周官泉

府之法以緣飾其事然則名為效周公而識見乃此闖

之流耳

宋太宗皇帝太平興國七年詔應劔南東西川峽路從前官市

及織錦綺鹿胎透背六銖歆正龜殼等宜令諸州自今只織買

綾羅紬絹布木綿等餘並罷之

宋朝如舊制調絹紬布絲綿以供軍須又就所產折科和市其

織麗之物則東京有綾錦院初平蜀得錦工百人始置院所織

常停織機百餘今織絹西京真定府青益梓州亦有場院主織錦綺鹿胎

透背潭州舊有綾錦江寧府潤州有織務江寧歲無定額潤州

匹潤州務舊七十二日為一匹王子與制置江淮梓州有綾綺

減一日歲終不如數至被答箠景德三年詔復舊梓州有綾綺

場又益州市買院亦織熟色綾及彭綿漢梓州有綾綺

越湖婺州和市小綾廬壽州折科小綾乾德四年蓬州請以租

絲配民織綾給其工直詔不許舊齊州有機戶十四歲受直織

興國中從轉運使罷延吉之請停務女工五十八悉縱之至道

文獻通考卷三

市籍

元年杭州置織務歲市又亳州市縐紗大名府織縐縠廬壽州亦折科諸州絲給其用後罷廬壽州高郵連水青齊鄆濮淄濰沂密登萊衡永全州市平純廬壽州高郵連水軍亦折又東京權貨務歲入中平羅小綾各萬匹以供服用及歲時賜與諸州折科和市皆無常數唯內庫所須則有司下其數克足而止

五年又詔官中買物有元不出產處毋得抑配擾民

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言本路歲給諸軍帛七十萬民間罕有緡錢常預假於豪民出倍稱之息及期則輸賦之外先償逋欠以是工機之利愈薄請令官司預給帛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從之仍令優予其直自是諸路亦如之或蠶事不登則許以大小麥折納仍免其倉耗及頭子錢吳氏能改齊謾錄曰本朝預買紬絹謂之和買絹按玉壺清話與澠水燕談二書皆以為始於祥符初因王旭知潁

州時大飢出府錢十萬緡與民約曰來年蠶熟每貫輸一緡謂之和買自爾為例而澠水燕談又以為其後李士衡行之陝西民以為便今行天下於歲首給之然予按范蜀公東齋記事稱是太宗時馬元方為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乏絕時預給庫錢貸之至夏秋令輸絹於官預買紬絹蓋始於此以三書攷之當以范說為是蓋范嘗為史官耳予讀詩人袁陟世弼所為墓誌序其當仁宗時為太平州當塗知縣且言江南和市紬絹預給民錢郡縣或以私惠人而不及農者當塗尤甚世弼自為條約細民始均得之乃知太宗之所以惠愛天下多矣而其後以鹽代錢以為緡直又其後也鹽亡而額存然後知左氏所謂作法於涼其說不誣也

國初凡官所須物多有司下諸州從風土所宜及民產厚薄

而率買謂之科率開寶三年今天下諸州凡絲綿紬絹麻布香藥毛翎箭筈皮革筋角等所在約支二年之用不得廣有科市以致煩民淳化五年詔諸州科買物非風土所出課民轉市於他處及調役飛輓不均者件折以聞當議均減

止齋陳氏曰和預買始於太平興國七年然折錢未有定數如轉運使輒加重詔旨禁絕之熙寧理財多折見錢而諸郡猶有添起貫陌不等之弊朝廷隨卽行遣令之困民莫甚於折帛而預和市尤爲無名之斂然建炎初行折帛亦止二貫戶部每歲奏乞指揮未爲常率四年爲三貫省紹興二年爲三貫五百省四年爲五貫二百省五年七貫省七年八貫省至十七年有旨稍損其價兩浙紬絹每匹七貫文內和買六貫五百文綿每兩四百文江東路紬絹每匹六貫文則科折之重至此極矣不可不務寬之也

皇祐中詔曰三司歲下諸路科買多出倉卒故物價踴踴傷民其度民所堪先期告戒若府庫有備勿復收市

嘉祐三年樞密副使張昇請罷民間科率及營造不急之物其庫務物之闕供者在所以官分售之於是置減省司於三司命韓絳陳升之等總其事自是多所裁損矣

初京師有雜買務雜買場以主禁中貿易景祐中嘗詔須庫物有闕乃聽市於雜買務皇祐中帝謂輔臣曰國朝懲唐官市之弊置務以京朝官內侍參主之以防侵擾而近歲非所急物一切收市擾人甚矣乃申景祐之令使皆給實直其後內東門市民間物或累歲不償錢有司請自今悉開雜買務以見錢售之內出金帛欲易錢者舊付雜買場至是又悉請送左藏庫計直易錢詔皆可之至嘉祐中復詔金帛付雜賣場以三司判官監視平估以售毋抑配小民

英宗治平四年三司言在京粳米有餘蓄請令發運司損和糴數五十萬石市金帛上京儲之權貨務備三路軍須從之神宗熙寧三年御史程顥言京東漕司王廣廉和買紬絹增數抑配率錢千課絹一匹其後和買并稅絹匹皆輸錢一千五百詔條折以聞時王安石右廣廉顥言不行

祖宗時官市布帛依時直以濟用度其有預給直俾借歲賦以輸公上謂之和預買然價輕而物重民力浸困其後官不給直而賦取益甚矣

時右正言李常亦言廣廉以陳汝義所進羨餘錢五十餘萬緡隨和買絹錢分配於常稅折科放買外更取二十五萬緡請以顥言付有司行之不從

七月以京東預買紬絹并息錢五十萬緡賜常平倉司

熙寧初王介甫秉政專以取息為富國之務然青苗

則春散秋斂是以有賒貸之息市易則買賤賣貴是以有貿易之息至於和買則官以錢買民之紬絹而已息錢惡從出蓋當時言利小人如王廣廉輩以千錢配民課絹一匹其後匹絹令輸錢一千五百是假和買絹紬之名配以錢而取其五分之息如明道所言可見其刻又甚於青苗矣

四年遣李元輔變運川陝四路司農物帛中書言物帛至陝

西擇省樣不合者買之糴糧儲於邊期以一年畢

五年戶部上其數凡八百十六萬一千七百八十四兩三百四十六萬二千緡有奇

均輸市易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言今天下財用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相知盈虛不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常數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贏年儉物貴難以供億而不

敢不足遠方有倍徙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發運使實總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礬酒稅為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令預知中都帑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令本司具條例以聞而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事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慮其為擾多以為非向既董其事乃請置官設屬帝曰茲事鼎新脫有紛紜須朝廷堅主之使得自擇其屬若委以事而制於朝廷是教玉人彫琢也向於是辟置衛琪孫珪張穆之陳倩為屬又請有司具六路歲所當上供之數中都歲所用及

見儲度可支歲月凡當計置幾何皆預降付司從之

權開封府推官蘇軾言均輸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敝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

諫官李常論均輸不便他日帝語宰執曰朕聞常何以名均輸常言買賤賣貴而已朕諭以禹貢納粟納秸此即均輸之

意豈買賤賣貴哉王安石曰常所言乃平準非均輸也蓋常亦不曉均輸之名耳帝復以手詔褒諭薛向然均輸後訖不能成

元豐二年帝因論薛向建京師買鹽鈔法無成事語侍臣曰新進之人輕議更法其後見法不可行猶遂非憚改均輸之法如齊之管仲漢之桑弘羊唐之劉晏其智僅能推行況其下者乎朝廷措置終始所當重惜雖少年所不快意然於國計甚便姑靜以待之

五年詔曰天下商旅物貨至京多為兼并之家所困宜出內藏庫錢帛選官於京師置市易務先是有魏繼宗者自稱草澤上言京師百貨所居市無常價貴賤相傾富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為天下於是中書奏在京師市易務監官二提舉官一勾當公事官一許召在京諸行舖牙人充本務行人牙人內行人

供通已所有或借他人產業金銀充抵當五人以上充一保遇有客人物貨出賣不行願賣入官者許至務中投賣勾行人牙人與客人平其價據行人所要物數先支官錢買之如願折博入官物者亦聽以抵當物力多少許今均分賒請相度立一限或兩限送納價錢若半年納即出息一分一年納即出息二分以上並不得抑勒若非行人見要物而實可以收蓄變轉亦委官司折博收買隨時估出賣不得過取利息其三司諸司庫務年計物若比在外科買省官私煩費即亦一就收買故降是詔以贖善大夫戶部判官呂嘉問提舉在京市易 賜內藏庫錢一百萬緡京東市錢八十七萬緡為市易本錢其 有交鈔及折博物令三司應副

時三司起請市易十三條其一云兼并之家較固取利有害新法令市易務覺察按置御批削去此條

七月上諭王安石聞市易極苛細人皆怨謗如權貨鬻冰則民鬻雪者皆不售市梳撲則梳撲貴市脂麻則脂麻貴安石皆辨解之以爲鬻冰由園苑梳撲爲兼并者欲占脂麻以不稔自當貴耳上又謂市易鬻菓太煩碎罷之如何安石曰立法當論有害於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

七年詔權三司使曾布翰林學士呂惠卿同究詰市易事先是帝出手詔付布謂市易司市物頗害小民之業衆言誼譁布乃引監市易務魏繼宗之言以爲呂嘉問多取息以干賞商旅所有者盡收市肆所無者必索率賤市貴鬻廣裒贏餘是挾官府爲兼并也王安石具奏明其不然乃更令惠卿偕布究詰之布卽上行人所訴並疏惠卿姦欺狀且言臣自立朝以來每聞德音未嘗不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爲虐固已凜凜乎聞架除陌之事矣嘉問奏近差官往湖南販茶陝西販鹽兩折販

紗皆未敢計息臣以謂如此政事書之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五月乃詔章惇曾孝寬卽軍器監鞫布所究市易事又令戶房會財賦數與布所陳異而呂嘉問亦以雜買務多入月息錢不覺皆從公坐有差未幾布褫職與嘉問皆出守郡魏繼宗仍奪秩勒停初市易之建布實預之後揣帝意有疑遂急治嘉問而惠卿與布有宿怨故卒擠之而市易如故

九年中書言市易息錢并市利錢總收百三十三萬二千緡有奇詔呂嘉問等推恩有差自後凡二年一較十年定上界本錢以七百萬緡爲額不足以歲所收息益之其貸內帑錢歲償以息二十萬緡

元豐二年詔市易舊法聽人賒錢以田宅或金銀爲抵當無抵當者三人相保則給之皆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

更罰錢百分之一貪人及無賴子弟多取官貨不能償積息罰愈滋囚係督責徒存虛數實不可得於是都提舉市易王居卿建議以田宅金銀抵當者減其息無抵當徒相保者不復給自元豐二年正月一日以前本息之外所罰錢悉蠲之凡數十萬緡負本息者延其半年衆議頗以爲愜

按均輸市易皆建議於熙寧之初然均輸卒不能行市易雖行之而卒不見其利何也蓋均輸之說始於桑弘羊均輸之事備於劉晏二子所爲雖非知道者所許然其才亦有過人者蓋以其陰籠商賈之利潛制輕重之權未嘗廣置官屬峻立刑法爲抑勒禁制之舉迨其磨以歲月則國富而民不知所以史記唐書皆亟稱之以爲後之言利者莫及然則薛向之徒豈遽足以希其萬一宜其中道而廢也然所謂徙貴就賤用近易遠則夫

祖宗時以賦稅而支移折變以茶鹽而入中糧草卽其事矣苟時得能吏以幹運之使其可以裕國而不至困民豈非理財之道固不必親行販易之事巧奪商賈之利而後爲均輸也介甫志於興利苟慕前史均輸之名張官置吏廢財勞人而卒無所成謔矣至於市易則假周官泉府之名襲王莽五均之跡而下行黠商豪家貿易稱貸之事其所爲又遠出桑劉之下今觀其法制大槩有三結保貸請一也契要金銀爲抵二也質遷物貨三也是三者桑劉未嘗爲之然自可以富國則其才豈後世所能及然貸息抵當質遷之事使富家爲之假以歲月豈不獲倍蓰千萬之利今攷之熙寧五年賜內藏庫及京東路錢爲市易本共一百八十七萬緡至九年中書言市易息錢并市利錢僅總收百三十三萬二千

緡有奇嗚呼以縣官而下行黠商豪家之事且貿遷圖利且放債取息以國力經營之以國法督課之至使物價騰踴商賈怨讟而孳孳五年之間所得本蓋未嘗相稱也然則是豈得為善言利乎桑劉有知寧不笑人地

下
又按鄭介夫熙寧六年進流民圖狀言自市易法行商旅頓不入都競由都城外徑過河北陝西北客之過東南者亦然蓋諸門皆準都市易司指揮如有商貨入門並須盡數押赴市易司賣以此商稅大虧然則市易司息錢所獲蓋不足以補商稅之虧矣

熙寧三年王韶置秦鳳市易司於古渭城

六年置兩浙市易司於杭州 又置夔路市易司於黔州

十二月置成都市易司

八年置廣州市易司 又置鄆州市易司

熙寧六年詳定行戶利害所言乞約諸行利入厚薄納免行錢以祿吏與免行戶祗應自今禁中買賣並下雜買務仍置市易估市物之低昂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則取辦焉皆從之

鄭俠奏議跋云京城諸行以計利者上言云官中每所須索或非民間用物或雖民間用物間或少闕率皆數倍其價收買供官今立法每年計官中合用之物令行人衆出錢官為預收買准備急時之用如歲終不用即出賣不過收二分之息特與免行所貴於行人不至於急時枉用數倍之價至於破壞錢本此法固善若要深合民心上等行人多出中等助之下等貧乏特與免官中只取足用無冀其餘則善矣洎至立法更不辨上中下之等一例出錢富者之幸貧者之不幸其不願者固多而願者少矣才立法隨有指揮元不係行之

市籍
人不得在街市賣易與納免行錢人爭利仰各自詣官投充
行人納免行錢方得在市賣易不赴官自投行者有罪告者
有賞此指揮行凡十餘日之闈京師如街市提瓶者必投充
茶行負水擔粥以至麻鞋頭髮之屬無敢不投行者適因獻
丞相書言及是又黎東美之前得子細陳述相次聞已有指
揮些少擎負販賣者免投行然已踰萬緡之數三月二十七
日聖旨所先放乃此免行錢也

元豐三年詔免行月納錢不及百者皆除之凡除八千六百五
十四人

哲宗元祐元年外內監督市易及坊場淨利錢許以所入息并
罰錢比計若及官本者並釋之

紹聖四年復置市易務唯以錢交市收息毋過二分勿令貸請
元符三年市易務改名平準務

哲宗紹聖元年戶部言兩浙蠶絲薄今歲和買并稅紬絹請令
四等下戶輸錢易左帑等紬絹用之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尚書省言預買錢多人戶願請比歲例增
給詔諸路提舉司假本司剩利錢同漕司來歲市紬絹計綱赴
京

左司員外郎陳瓘言預買之息重於平常數倍人皆以為苦
何謂願請今復創增雖名濟乏實聚斂之術

大觀元年以坊郭戶預買有家至千匹或四五百匹者令諸路
漕司詳度以聞

政和元年臣僚言兩浙因紹聖中王同老之請和買并稅紬絹
匹有頭子錢又收市利錢四十例外約增數萬緡以分給典吏
等多者千餘緡少者五百緡於是詔罷市利錢

政和六年成都路官戶預買許減其半後河北諸路皆如之既

而臣僚言二浙官戶很多請均和預之數乃詔舊嘗全科者如舊

七年詔和預買絹本以利民比或稍償雜物或徒給虛券為民害多其令漕司會一路之數分下州縣經畫不以錢而以他物不以正月而以他月給者以違制論

高宗建炎三年車駕初至杭州朱勝非為相兩浙運副王琮言本路上供和買紬絹歲為一百一十七萬匹每匹折納錢兩千計三百五萬緡省以助國用詔許之東南折帛錢自此始

折帛和買非古也國初二稅輸錢米而已咸平三年始令州軍以稅錢物力科折帛絹而於夏科輸之此夏稅折帛之所從始也大中祥符九年內帑發下三司預市紬絹時青齊間絹匹直八百紬六百官給錢率增二百民甚便之自後稍行之四方寶元後改給鹽七分錢三分崇寧三年鈔法既變鹽

不復支三分本錢亦無

九月御筆朕累下寬恤之詔而迫於經費未能悉如所懷今聞江南和預買絹其弊尤甚可下江浙減四分之一以寬民力仍俵見錢違寘之法

二年戶部請諸上供絲帛並半折錢如兩浙例於是左相呂頤浩視師右相秦檜奏從之江淮閩廣荆湖折帛錢自此始時江浙湖北夔路歲額紬二十九萬匹江南川廣湖南兩浙絹二百七十三萬匹東川湖南綾羅純七萬匹西川廣西路布七十萬匹成都府錦綺千八百餘匹皆有奇

神武右軍統制張俊置到產業乞蠲免應干和買等事紹興四年詔特依後省言國家兵革未息用度至廣粒米寸帛悉出民力陛下哀憫元元權俾士大夫及勳戚之家與編戶一等科敷蓋欲寬民力均有無今俊獨得免則當均在餘戶是

使爲俊代輸也人心謂何兼方今大將不止俊一人使各援此例求免何以拒之望命有司檢會官戶科敷及和預買等見行條法劄俊使知詔今以次官書行後省又言從俊之請則恩加於將帥而害及於編戶望收還前詔乃所以安俊其命遂寢越數年俊乞免歲輸和買絹俊時爲少傅准西宣撫使三省擬本歲特賜俊絹五千匹庶免起例上以示俊因諭之曰諸將皆無此獨汝欲開例朕固不惜但恐公議不可汝自小官朕拔擢至此須當自飭如作小官時乃能長保富貴爲子孫之福俊皇悚力辭賜絹俊喜殖產其罷兵而歸歲收租米六十萬斛右司諫王璿言軍興以來費用百出州縣科敷有不能免已詔官戶並同編戶所以寬下民也諸寺院之多產者類請求貴臣改爲墳院冀免科敷朝廷優禮大臣特從所請然官戶旣不免墳院豈緣官戶得免哉況今前宰執員數不少所

在僧徒僥倖干請使莊產多者獨免則合科之物歸之下戶非官戶同編戶之意也詔戶部申嚴行下

詔諸路憲臣覈州縣已未支還和買本錢實數來上初魏疇在考功建言州縣和預買絹不給本錢乞就折民間應納役錢使官無受給之弊民無請納之勞尋下轉運常平司議冬十月兩浙轉運司言本路歲用和買本錢七十三萬餘緡無可那撥而常平司言此錢旣充和買則役人無以給之其議遂止

按折帛元出於和買其始也則官給錢以買之其後也則官不給錢而白取之又其後也則反令以每匹之價折納見錢而謂之折帛倒置可笑如此則官價之不給久矣今乃甫詔諸路憲臣覈州縣已未支和買本錢實數來上豈其時上之人元未知耶或官吏肆爲欺弊復以和買名色妄有支破耶魏疇之說固爲當理然役錢

者應納之物也折帛者橫取之物也官惟其乏錢是以不免橫取於民若其可蠲則自當明蠲橫取之折帛錢正不必以應納之役錢比折也

四年十一月初令江浙民戶悉納折帛錢

六年兩浙轉運使李迨始取婺秀湖州平江府歲計寬剩錢二十二萬八千緡有奇依折帛錢條限起發

十七年詔減折帛錢江南每匹為六千兩浙七千和買六千五百綿江南每兩三百兩浙四百自來年始

孝宗乾道四年宰執進呈度支郎官劉師尹奏江浙四路折帛錢紹興初年立價折納至十一年頓增一倍十二年九月赦書

止令折十之一十五年又詔兩浙夏稅紬絹匹減一貫和預買減一貫二百江東西減兩貫緣州縣不盡遵依暗有增添乞裁減以寬民力上曰朕未嘗妄用一毫只為百姓可從之冬十有

二月甲辰詔兩浙江東西路乾道五年夏稅和買折帛錢並權與減半輸納一年如州縣過取一文以上許人戶詣檢鼓院進狀陳訴

淳熙十一年臣僚言浙東和買紹興路偏重浙西臨安府偏重尋詔兩浙漕臣錢冲之臨安守臣張杓條奏

又言和買科取人皆規避田愈多則折戶愈不一其始也數及上戶而中戶不與其後也上戶巧為規避而中戶不得免

乾道二年每物力戶二十一子數和買一匹至淳熙七年十五千數一匹數年後可知也其弊皆由不以田畝均敷其害

至此惟平江一郡和買皆畝均故民之詭名少望先自浙東西行以畝均敷之法則民不偏受其害

汪義端言若和買用畝頭均敷則上戶頓減而下戶頓增蓋下五等人戶元不預和買但每丁有丁絹有丁綿有丁鹽錢

今又以畝頭均受上戶和買則是以一小民之身些小薄瘠之產而納數項之稅賦合將逐縣浮財物力只照舊例均敷於四等以上為是

光宗紹熙元年臣僚言廣德軍兩縣物力不多而和預買絹乃二萬六千餘匹視他郡十倍其數民何以堪戶部看詳紹興三年已減一萬一千一百餘匹後因守臣胡彥國於經界時妄復元數民不勝困於是江東運副林岍奏增復之數姑減一半漕司通融代納三分之一餘二分倚閣今本部更與抱認一分餘一分今本軍措置從之

三年臣僚言今日取民已重未能蠲除使之均平民亦無怨然有甚不均者夏稅和買之有折帛官戶則多納本色秋米之有加耗官戶則止納正數和糴非正賦不得已而取之乃止敷民戶而不及官戶夫有官君子居位食祿正宜率先鄉里以應公

上之須乃恃勢自私如此一不均孰甚焉望申嚴諸州縣應折變加耗科敷之類官民戶並一槩輸納違許內外臺劾奏從之

秘書郎孫逢吉言和買為民間白著之賦雖正月給散本錢之法尚載令甲而人戶鈔旁亦有見錢請給之文然上下皆知其為文具也中興之初絹價暴增匹至十貫高宗念下戶重困乃令上戶輸絹下戶輸錢於是有折帛之名匹折六貫或七貫和議既定物帛稍賤又令輸紬者以八分折錢輸絹者以三分折錢餘輸本色遂為定制朝廷以經費之故未能裁損州縣又於此外苛取民力安得不重困哉

侍御史林大中論江浙四路和買之弊略謂今日東南所入之數較之祖宗時已不啻數倍掌計之人倘循中制取之一歲之入自足以給一歲之用苟為國斂怨所得少而所失多矣

時東南諸路歲起紬三十九萬匹浙東上供八萬淮衣福衣八萬六千江東上供九萬淮福衣一萬七千江西上供九萬二千淮衣五萬二千淮福衣萬五千湖北上供三百皆有奇 絹二百六十六萬匹浙東上供四十三萬六千淮福衣五萬三千天申大禮八千折西上供三十八萬一千淮福衣十三萬八千天申大禮萬四千江東上供四十萬六千淮福衣十三萬九千天申大禮八千江西上供三十萬四千淮福衣六萬七千天申大禮八千已上皆有奇淮東天申大禮五萬九千五百淮西大禮三千七百湖南天申大禮四百廣東天申大禮四千六百廣西天申大禮綾羅純三萬餘匹浙西綾八千七百婺川其淮福六千五百 衣及天申大禮與綾羅紬總五十二萬匹有奇皆起正色他紬絹二百五十六萬餘匹約折錢一千七百餘萬緡而綿不與焉

葉適應詔條奏言何謂和買之患也自州縣而後至於民猶怨州縣而後及於朝廷和買則正取之民而已國以二稅為常賦也豈宜使經用有不足於二稅之內而復有所求哉經用不足則大正其名實可也承平以前和買之患尚少民有以乏錢而須賣官有以先期而便民今也舉昔日和買之數委之於民使與夏稅並輸民自家力錢之外浮財營運生計之具悉從折計且若此者上下皆明知其不義獨困於無策而莫之敢蠲耳陛下斷然出命以號天下曰自今並罷和買之為上供者所用紬絹惟軍衣未可裁損其他官禁官吏時節支賜格令之所應與者一切不行可也和買既罷取民之名正義聲暢於海內矣又曰何謂折帛之患支移折變昔者之弊事固多矣而今莫甚於折帛折帛之始以軍興絹價大踴至十餘千而朝廷又方乏用於是計臣始創為折帛其說曰寬民而利公其後絹價即平而民之所納折帛錢乃三倍於本色既有夏稅折帛又有和買折帛且本以有所不足於夏稅而和買以足之今乃使二者均折於事何名而取何義乎其事無名其取無義平居自治其國且不可而況欲大有為於天下乎雖然折帛之為錢多矣所資此以待用者廣

市籍市
矣陛下必鈎攷其凡目而後可以有所是正若經總制錢不減和買折帛不罷舍目曉之近而游視於八荒此方召不能為將良平不能為謀者也

寧宗嘉泰二年判建康府吳琚奏本府在城上元江寧兩縣昨因兵火遂將營運和買綿絹數在外三縣內句容除元額外增絹二千一十九匹綿二萬一百六十兩繼常請減于朝而時相無田土在句容謂秦獨不與減今欲與盡減續增之綿求除下邑偏重之害本府自行承認減數並可嘉定十一年夏五月臣僚言鄱陽為邑經界之初稅錢額管八千六百四十二貫有畸每稅錢一百文敷和買六尺四寸八分有畸吏緣為姦有增益積至嘉定九年遂及七尺五寸六分又且見寸收尺謂之合零就整去年復頓增三寸以最小崇德一鄉言之嘉定九年分額管五伯貫文有畸敷和買絹九百三十餘匹去年只管九百四

十貫有畸乃增至九百五十五匹可知其他乞明詔有司痛為革絕從之

市舶互市

宋初承周制與江南通市乾德二年不許商旅涉江於建安漢陽蘄口置三權署通其交市開寶三年徙建安權署於揚州及江南平權署仍舊置專掌茶貨

互市者自漢初與南粵通關市其後匈奴和親亦與通市後漢與烏桓北單于鮮卑通交易後魏之宅中夏亦於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際常交戎夷通其貿易開元定令載其條目後唐復通北戎互市此外高麗回鶻黑水諸國亦以風土所產與中國交易

右宋三朝國史食貨志略言歷代互市之槩今錄于此
開寶四年置市舶司於廣州以知州兼使通判兼判官

止齋陳氏曰是時市舶雖始置司而不以為利淳化二年始立抽解二分然利殊薄元豐始委漕臣覺察拘攔已而又置官望舶而泉杭密州皆置司崇寧置提舉九年之間收置一千萬矣政和四年施述奏市舶之設元符以前雖有而所收物貨十二年間至五百萬崇寧經畫詳備九年之內收至一千萬其後廢置不常今惟泉廣州提舉官如

故

北蕃在太祖時雖聽緣邊市易而未有官署太平興國二年始令鎮易雄霸滄州各置榷務命常參官與內侍同掌葷香藥犀象及茶與交市後有范陽之師乃罷不與通

端拱元年復詔許互市二年復禁之淳化二年置榷如舊制尋復罷景德初通好北戎乃復於雄霸州安肅軍置三榷場凡官鬻物如舊而綿漆器梳糯所入有錢銀布羊馬橐駝

歲獲四十餘萬東夷西戎南蠻溪洞皆聽與邊人市易

景德四年夏州納款於保安軍置榷場以繒帛羅綺易羊馬牛駝玉氈毯甘草以香藥堯漆器薑桂等物易蜜臘麝臍毛褐羈羊角硎砂柴胡菴蓉紅花翎毛非官市者聽與民交易

仁宗時詔杭明廣三州置市舶司海舶至者視所載十算其一而市其三海舶歲入象犀珠玉香藥之類皇祐中總其數五十萬有餘陝西榷場二天聖中并代路亦請置場和市許之及元昊反即詔陝西河東絕其互市廢保安軍榷場後又禁陝西並邊主兵官與屬羌交易久之元昊請臣數遣使求復互市慶曆六年從其請復為置場于保安鎮戎二軍歲售馬二千匹羊萬口繼言驅羊馬至無放牧之地為徙保安軍場於順寧寨既而番商卒無至者朝廷亦不詰

英宗治平四年河東經略司言夏人勾通和市初夏人攻慶州大順城詔罷歲賜禁邊民毋得私貿易至是上章謝罪復許之神宗熙寧八年市易司請假奉宸庫象犀珠直二十萬緡於權場貿易至明年終償其直從之

九年詔立與化外人私相貿易罪賞法河北漕司請也河北四權場自治平四年其物貨專掌於三司之催轄司而度支賞給案判官置簿督之至是以私販者衆故有是命

哲宗元祐元年杭明廣三州市舶是年收錢糧銀香藥等五十四萬一百七十三緡匹斤兩段條箇顆臍隻粒支二十三萬八千五十六緡匹斤兩段條箇顆臍隻粒

五年刑部言賈人由海道往外蕃請令以賈物名數并所詣之地報所在州召保毋得參帶兵器或違禁及可造兵器物官給以文憑若擅乘船由海入界河及住高麗新羅登萊州境者罪

以徒住北界者加等

宣和七年以度僧牒給舶司為折博本廣南福建兩浙五百至三百各有差

高宗紹興二年邕州守臣言大理請入貢上諭大臣公賣馬可也進奉可勿許

臣僚言邕欽廉三州與交趾海道相連亡賴之徒掠賣人口販入其國貿易金香以小平錢為約詔監司守倅巡捕覺察四年詔川陝即末康軍威茂州置博易場移廣西買馬司于邕管歲捐金帛倍酬其直然言語不通一聽譯者高下其手吏因緣為姦非守倅廉明則弊倖滋甚凡蠻人將以春二月市馬必先遣數十騎至寨謂之小隊如先失其心則馬不至矣言者謂當厚其繒絲待以恩禮十二年盱眙軍建權場置官監準平搭息不得過三年允賣入官別搭息與北官博易應造軍器之物

及犬馬等並禁其淮西京西陝西權場如之於是沿淮上下東
自揚楚西際光壽禁止私渡凡南客販到草末茶止許本場折
博不得令南北客相見北使所過有博易者許接送伴使應副
十九年罷國信所博易

二十四年詔四川茶馬復置黎州在城及雅州碶門靈門兩寨

博易場詳見

二十九年詔存盱眙軍權場外餘並罷

建炎元年六月詔市舶多以無用之物枉費國用取悅權近自
今有以篤樺香指環瑪瑙貓兒眼睛之類傳買前來及有虧蕃
商者皆重置其罪今提舉按察惟宣賜臣僚象笏犀帶取材舶
司每令揀選堪用者起發凡船舶之來最大者為獨樁船能載
一千婆蘭胡人謂三百斤為一婆蘭也次曰牛頭船比獨樁得
三之一次三木船次料河船遞得三之一也紹興十七年十一

月詔三路船司蕃商販到龍腦沉香丁香白荳蔻四色並抽解
一分餘數依舊法先是十四年抽解四分蕃商訴其太重故也
上因問御史臺檢法張闡舶歲入幾何闡奏抽解與和買歲
計之約得二百萬緡上云如此卽三路所入皆常賦之外未
知戶部如何收附如何支使令輔臣取實數以聞

隆興二年臣僚言熙寧初創立市舶以通貨物舊法抽解有定
數而取之不苛納稅寬其期而使之待價懷遠之意實寓焉邇
來抽解名色既多兼迫其輸納使之貨滯而價減所得無幾恐
商旅不行乞下市舶司約束從之既而市舶司條具利害謂抽
解舊法十五取一其後十取其一又後擇其良者如犀牙十分
抽二又博買四分真珠十分抽一又博買六分船戶懼抽買數
多所販止是麓色雜物照得象牙珠犀比他貨至重乞十分抽
一之外更不博買且三路船舶各有司存舊法召保給據起發

回日各於發舶處抽解近緣兩浙舶司申請隨便住舶變賣途壞成法乞下三路照舊法施行兼商賈由海道興販其間或有盜賊風波逃亡者回期難以程限乞令召物力戶充保自給公憑日為始若在五月內回舶與優饒抽稅如滿一年內不在饒稅之限滿一年之上許從本司根究責罰施行若有透漏元保物力戶同坐從之

見任官將錢寄附綱首客旅過蕃買物者有罰舶至抽解和買入官外違法抑買許蕃商越訴計贓坐罪

國家三路舶司歲入固不少然金銀銅鐵海舶飛運所失良多而銅錢之洩尤甚民用日以撝法禁雖嚴姦巧愈密商人貪利而暮夜貿遷點吏受賕而縱釋莫問其弊卒不可禁矣六年詔諸市舶綱首能招誘舶船抽解物貨累價及五萬貫補助以上者補官有差監官推賞其後監官等止將海商入蕃興販便作招誘計數該賞者多而發到香貨下色者皆充數紐估乃詔舶司相度措置毋容僥倖

市釋市

文時通老卷二十

三六一

